

 **sakura**
COLOR FILM

 **Konica**
CAMERA

拍人像·最出色



台灣總代理：永準貿易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152號

TEL:(02)393-3151(10線) 321-1550(10線)

台中分公司：台中市文化街38號 TEL:(04)220-3379

高雄分公司：高雄市三多二路170號 TEL:(07)711-8451



八間

[鍾俊陞現地報告]

大陸媽祖

昇天千年大祭

大甲鎮瀾宮
大陸迎媽祖實錄

廖一久
一個奇人和他的道路



維他命B12・泛 維他命D・磷・ 命E・錳・葉酸 鋅・生物素・鐵 ・碘・鈣 維他命C・鎂・銅・



這顆善存含有好多種營養成份……

可能你從未認真考慮過善存，因為你很難想像，這樣小小的一顆維他命，竟然含有21種人體每天必需的營養素。

人體需要的營養種類不僅複雜，更有一定的成份比例，來自美國立達藥廠的善存配方，就是按照這種組合所調配出的完整營養配方，和你常見或家人常吃的維他命不同，補充家人營養，照顧家人健康，一天一粒，非常有益。

胃立暢® 顆粒
藤澤胃腸藥グリーン



胃痛、胃脹、胃灼熱

打開一帖綠的舒暢……

胃立暢有效制酸、消除胃痛、更保護胃腸

現代人的胃腸不適，不僅因胃酸過多所引起，暴飲暴食和繁忙的生活，都會使胃腸受損，導致胃痛、胃脹等各種胃腸不適的症狀，所以請選擇同時具有多種治療成分的胃腸藥，才能完整而有效地治療各種胃腸症狀。

鋁箔包、顆粒狀的藤澤胃腸藥——胃立暢，是由二種顆粒所組成，具有速效和持續的雙重制酸效果，不但能使胃腸立即舒暢，緩解疼痛，並且能保持治療效果。成分中更含胃黏膜保護劑，能從根本上讓胃免受刺激。所以胃立暢的確是符合現代人需要的胃腸良藥。有了胃腸疾病，絕不可延誤治療，除了應立即節制飲食、讓生活正常，選用胃立暢將是正確而有效的治療方式。

藤澤藥品關心您的健康，備有“胃腸保健常識”，歡迎來函索取。

藤澤胃腸藥——
胃立暢® 顆粒

製造：台灣藤澤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核定已實施GMP)
總經銷：台藤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571號3樓A
電話：(02)709-1980

新上市



衛署藥製字第029720號
省衛藥廣字第76090875

台灣氰胺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37號8樓

電話：(02)31222(10線)

總代理 /

曜立股份有限公司

衛署藥字第25608號

台北市光復南路204巷2號2樓之2

電話：(02)7312266 • (04)22403111

• (07)2215423

百服寧®

保護您

適應症：頭痛、牙痛
生理痛及解熱



必美股份有限公司

省衛藥廣字第7605101號

卓別林那細緻到極點的觀察人的秘密在那裡？

卓別林傳

薩杜爾著 邵君牧譯 定價：130元

我追求自由、真正的自由。為了如此，我是有備而來走入這個世界。——卓別林

我們這個時代的真正天才藝術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史懷哲

不是導演藝術，不是手法，不是噱頭，不是喜劇技巧。

一想到卓別林，就首先要探究一下他那奇特的思想體系。按照這個體系，
他以奇特的方式去觀察各種現象，也以奇特的方式對這些現象做出反應。

——電影理論家艾森斯坦

薩杜爾著•邵君牧譯



我害蟲乎？益鳥耶？尚難斷言，有待於歷史鑒定。

第二種忠誠

定價：150元三本合購定價：450元

劉賓雁的報告文學，對台灣讀者而言，也許只看得見他的作品中的反封建、
反官僚和反落發的部分，而看不出在社會主義範疇內的理論和實踐的路線之爭。
關於劉賓雁路線問題的創作意圖，以報告文學的形式，
表現為他的作品的三個基調是愛國主義、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汪立峽

人妖之間

應當允許作家講真話清醒地反應生活的實態。

讓一個作家只代表他自己，讓他又責自負，給他觀察，判斷、認識生活
和提出問題的自由，對黨和對社會是有好處的。——劉賓雁

人血不是胭脂

他堅持寫真人真事，認為報告文學能發揮小說無法發揮的作用，
能直接地對生活過程發生一點影響，能造成一點震撼——有時候，讓你簡直覺得
像是一種能摸得著的物質一樣的東西。——賀興安

我們不僅僅為文化說話 / 這是有關現實主義的論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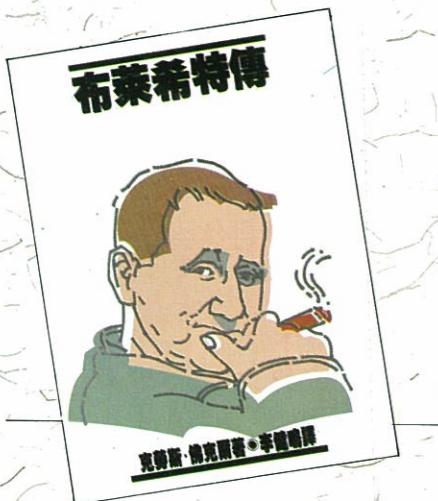
布萊希特傳

克勞斯·佛克爾著 李健鳴譯 定價：210元

在生活中，我是個軟弱的人。在鬭爭中，我是個恐懼的人。在劇場中，我是一個不得不去克服軟弱和恐懼的人。——布萊希特

布萊希特是個福音者——要在完全不可能裡面進行改變的人。——沙特

聖徒與革命都不能拯救我們，除非這兩者能够結合。布萊希特的詩歌與戲劇便是企圖做這種結合的優秀藝術品。——田納西·威廉斯



世紀的沈默啊，不是喧囂地述說了千萬冊書所不能盡載的嗎？

趙南棟及陳映真短文選 增訂再版

陳映真著 定價：100元

五十年代題材的描寫，記錄了那段白色恐怖的歷史，給八十年代資本主義社會下墮落的趙南棟的一代，重新認識了前人所走的路，因而找到前行的路。——藍博洲

題材的魄力遮掩了作者本身努力上的瑕疵。懷舊的情懷往往使得知識份子尋求宗教上的救贖，但這篇小說仍然是台灣現階段的重要作品。——王浩威

強烈和鮮明的社會變動背景，索漠而動人的現實主義小說

金水嬌

王拓著 定價：150元

金水嬌代表著漁村中張張飽受風霜的臉龐，佈滿了海水浸蝕的痕跡，映射著窮苦歲月的摧殘，給人深刻而強烈的震撼力。這本書中沒有少年的夢囈，沒有娘娘腔，更沒有自憐的感傷，充份表現了人性在現實中的掙扎與奮鬥，冷靜、客觀地揭開人類底真面目。

發行人 / 陳永善 (陳映真)
總編輯 / 高信疆 (高上秦)

八間

26

社長 / 王拓
總編輯 / 陳映真
文字編輯 / 陸傳傑
圖片編輯 / 蔡明德
攝影採訪 / 林柏樑
文字採訪 / 官鴻志
特約採訪 / 陳列
資料管理 / 李翠瑩
管理部
經理 / 王拓
副理 / 曾伯堯
發行副理 / 廖為民
辦事員 / 蔣德香
廣告部
經理 / 郭秀貞
代表 / 陳映三
黃曼娜
視聽部 / 王菲林
出版部 / 賴明烈
會計部 / 吳文娜
美術構成 / 蔡雅松
美術協力 / 凌鈺

詹宏志 蔣勲
吳靜吉 黃春明
林懷民 尉天聰
郭楓 阮義忠
張照堂 蘇俊郎
關曉榮 林俊義
吳嘉賓 徐國士
王鑫 韓正居
馬以工

總編輯 / 陳映真
文字編輯 / 陸傳傑
圖片編輯 / 蔡明德
攝影採訪 / 林柏樑
文字採訪 / 官鴻志
王墨林
特約採訪 / 陳列
資料管理 / 李翠瑩
管理部
經理 / 王拓
副理 / 曾伯堯
發行副理 / 廖為民
辦事員 / 蔣德香
廣告部
經理 / 郭秀貞
代表 / 陳映三
黃曼娜
視聽部 / 王菲林
出版部 / 賴明烈
會計部 / 吳文娜
美術構成 / 蔡雅松
美術協力 / 凌鈺

李文吉 賴春標
廖嘉展 曾淑美
官鴻志 王墨林
鍾俊陞

郭娟靜 戴銀芬
郭娟靜 戴銀芬
吳明達 楊恩惠

陳瓊姬 陳世昌
陳瓊姬 陳世昌

吳文娜

讀者信箱

「台灣新生代學生運動的第一梯隊」

很高興能藉著「青春的火焰」之報導，了解大革命會成立的過程及秉持的理想，這是大學生關懷社會改革由點到面，一個具體的改變。

如文所述，從劉一德到吳叡人打天下時期，以及到了「大新社」陳裕鑫呼籲：「校園改革應該和校外劃清界線」，然後自我批判、警覺到必須找到一個「獨立而自主的思想和行動空間」……為下階段的學生運動鋪下了與黨外決裂的警告與覺醒。這個階段到李文忠事件，官先生稱之為「後美麗島時期學生運動的第一梯隊」，本人認為不妥。

因為學生運動既非承襲「美麗島」的意識型態，而且沒有「美麗島」的仇恨恩怨因素。雖然從開始很難擺脫反對勢力的影響，但終究經過「自我批判及重新檢討校園民主運動是否必須依附於政治運動之下？」然後警覺到必須找到一個「獨立自主的思想和行動空間」，因此不如稱之為「台灣新生代學生運動的第一梯隊」，也正可標示出新一代青年追求「獨立而自主的思想和行動空間」的精神及表現。

相信我們都樂見學生運動擴展關懷的層面，同時更加具體而成熟。

另外，24期92頁右上第二行起至第十五行，很明顯地是重複，類似的錯別字、脫字偶有所見，希望貴刊在校對上多加注意改正。

讀者 林嘉芳

舉世恐懼的核電工業

拙作「毒氣之島」承蒙公刊，十分感謝。

我的新書已完成校訂，預計在12

月10日出刊。書的第一章就談到台灣的核電曝害的問題，也提到黃春明、陳映真和鍾俊陞的名字。

10月下旬，我到美國紐約參加了「第一次輻射被害者世界大會」，親自聽取了來自世界各地受到核曝害被害者的見證，至為悲憤。蘇聯車諾比爾電廠事故的後遺症尤為怵目驚心：斯干地那維亞半島上拉奔塔人的生活文化遭到根本性的摧毀；人類各種主食中的輻射量遠遠超過了容許量；丹麥的許多男性呈慘白、食慾不振等症狀。出產核能原料礦的少數民族，顯示高度的因肺癌致死率。核廢料再處理工廠周近的嬰兒顯示高度的血癌罹患率及死亡率。全世界核武器試驗地和核武工廠居民、軍人、工人的曝害人數高達500萬人。如蒙應允，我希望把這次大會的報導整理出來，供「人間」刊出……。

日本 楠口健二

他們是榮家來的嗎？

您好。每個月飲讀貴刊報導，總會為自己帶來一些震撼。近期報紙上對老兵的種種報導，讓自己有話要說。每日在醫院中接觸老病的榮民，有些一送來醫院時，很多都是奄奄一息的，全身髒臭不已，污穢的衣物、瘦骨如柴，翻看衣物，卻見用細草繩捆綁著的破長褲，身無分文，令人不禁懷疑，這是由「榮家」來的嗎？！院道旁，夜裡偶可見夜宿院區準備看病或入院的老兵們。孤單落寞的背影，刻劃於臉上的無奈，四十年來默默承受於心中的種種苦難，並非外人可以體會，只能怪是時代的悲劇。當初老兵一腔熱血赤誠為國而從軍抗戰，而今幾乎已被遺忘……，誰來關心一個

月1200元的榮家榮民或那些流浪在外的老兵呢？欣聞政府已有限度的放寬養育標準。愈來愈多的請願活動，再怎麼說，除我們應給當政者時間來改變外，希望有關當局多重視民「怨」的問題，那是一股不可限度的力量……。

身為有血有肉的中華民國國民，心在泣血之餘，最希望看到的，是政府在有效時刻拿出真正的魄力，而不是教科書的教條化宣言……。

有血有肉的中國人

24、25集的後勁事件

經過了人間的媒體，方才知道台灣的分裂，已經割裂了空氣、空間，高雄和台北。

同是繳了稅，有了身分的台灣人，買到的空氣確差別天壤，比起高雄，台北是應該知足了，平常看到台北市區的灰色流體，已經讓人倒足胃口，那後勁的空氣莫非是黑稠濃密的可怕，唉！不用耽心，這只是癌症的「初期」與「末期」之分，終其結果是殊途同歸的。今天「憐憫」的為他們落淚，明天誰又悲憐予誰？這個嘲諷的現代啟示錄，最後竊笑自己的「僥倖」，也附上這個縹渺的祈禱，給衝鋒陷陣的五勁同胞，如果能採信的話。

主宰「公良」的社會，勞您深思呀！

微不足道的高中生

編輯室手札



目前深入中國大陸採訪的前人間雜誌資深記者鍾俊陞（「祖父的原鄉」見第10頁），在福建莆田的湄洲，正逢「千載難逢」的湄洲媽祖昇天千年祭。我們取得了這項獨家報告，以近30頁的篇幅，刊登30餘張珍貴的照片和現場採訪報告（「湄洲媽祖的千禧之年」見第14頁），以及其他兩篇文章（「湄洲媽祖外鄉」，見第30頁；「把湄洲媽祖迎回家」見第38頁）製作了《湄洲媽祖千禧特集》，獻給讀者。

今年十月，台灣水產養殖科技分野中最受爭議的人物——廖一久博士，在台灣政治走向開放改革的道路上，升任我省最高水產研究機構省水產試驗總所長。官鴻志的「廖一久：一個奇人和他的道路」（見第50頁），生動地報告了一位工作成狂，創業成癡，19年來在一個三級單位中，在落後的法規、組織和官僚系統中，奮力工作，使東港一個枯索的沙灘，成為國際

聞名的草蝦繁殖科技中心的廖一久博士和他的艱難的道路。

這一期的關曉榮廣受注目的蘭嶼報告，披露了台灣在核電廢料處理和惡性囚犯流徙處理上，對於蘭嶼和蘭嶼雅美民族的嚴重歧視，值得一切良心的、保護人權和生態安全的讀者加以密切的注意（「一個蘭嶼，能掩埋多少『國家機密』？」見第90頁）。

緊接上期，我們讀到著名作家陳若曦的西藏紀行。陳若曦公正地看到西藏傳統封建農奴制度的解放與帝國主義對西藏領土和資源的野心等複雜的問題，和此間朝野雙方對西藏問題的奇異輿論相較，自有持平獨到的見解（「西藏：風土・迷惘和希望」見第114頁）。

兩個月以來，不少「人間」的讀者和朋友，不斷熱情地向我們刊登杜邦廣告提出抗議、責備和諍言。我們在虛心、感謝地接受這一切意見。由於刊登契約的關係，我們連登了三期。我們理解到讀者與朋友和責備，完全是因為他們對「人間」的理念有很深的認同，對「人間」的廣告處理，就有最嚴肅的要求。我們虛心接受這些批評意見，並且今後將慎重處理廣告內容。我們深深感謝一切為此向我們提出來批評的讀者和朋友。

不過，為了使您熱愛的「人間」有更大的財政上的力量，嚴肅篩選優良廣告，根本之圖，是更廣泛的讀者用長期訂閱、來支持「人間」，使她在財政上更穩定，更堅強，能夠有充足的餘裕精選善良、優秀、乾淨的產品廣告。





封面解說：大甲鎮瀾宮突破禁忌組團參加福建湄洲島媽祖昇天千年大祭。

■中鎮瀾宮常務董事捧著媽祖像攝於湄洲島。(鍾俊陞攝影)

10

撰文 ■ 鍾俊陞
祖父的原鄉
鍾俊陞的大陸劄記

14

〈媽祖千禧特集〉之一
攝影 / 撰文 ■ 鍾俊陞
湄洲媽祖的千禧之年

媽祖是中國民衆出海捕魚；對外移民；渡台開拓；對外航貿；最終極的精神支柱；是海峽兩岸閩南民衆，超越了政治、黨派和國際權力，互相祝福、互相祈求平安的文化連繫……
第一個從台灣赴大陸探訪的鍾俊陞，為我們做出湄洲原祖千禧的現場報告！



30

〈湄洲媽祖千禧特集〉之二
攝影 ■ 林柏樑 撰文 ■ 林禾

湄洲媽祖蔭外鄉

大陸莆田湄洲媽祖千禧祭儀，和台灣的「大甲媽祖回娘家」的過程，呈現兩地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差異……

38

〈媽祖千禧特集〉之三
攝影 ■ 李文吉 撰文 ■ 王墨林

把湄洲媽迎回家

大甲鎮瀾宮探訪媽祖的故鄉

台中大甲鎮瀾宮在戰後四十年海峽封斷之後，第一個親赴福建莆田湄洲祖廟迎回了湄洲媽祖……

80

〈人間像〉
攝影 ■ 廖嘉展 撰文 ■ 曾淑美

馬赫俊神父

聖高隆會的，年輕的馬神父，來自迢遙的北愛爾蘭。他因為在勞動者當中傳道，令警察、社會為之側目。



90

〈關曉榮蘭嶼紀事系列〉之七
攝影 / 撰文 ■ 關曉榮

一個蘭嶼，能掩埋多少國家機密？

從1979年不知情的「罐頭工廠」開始，從更早的「重刑犯須隔離」開始，以台灣為中心，視蘭嶼為各種遺棄、隔離、掩埋，毒害的邊陲之地。

116

〈人間山河〉
■ 摄影 / Yang Kelin 等 ■ 撰文 陳若曦

雪境 佛國 紀旅
西藏：風土・迷惘和希望

不少的漢人，為了使西藏早日擺脫貧困落後，和民族政策上的顯著改革，有長足的進展。把半生的青春、熱情和夢想獻給了祖國邊境雪國的藏族兄弟……

129

〈副刊人間〉
作者：金介甫 (J. C. Kinkley)
譯者：蕭遙

大陸文學將帶給台灣什麼新視野？

在一片喧嘩的解禁風潮裡，久違、遠隔四十年的大陸，開始在長期孤立的台灣讀者視野中，有了長長短短，或遠或近的里程碑。

撰文 ■ 汪曾祺
故里三陳

撰文 ■ 古華
議價魚
撰文 ■ 古華
綠園人員
撰文 ■ 古華
第三者

本刊圖文版權所有
未經同意轉載者依法追究

出版者 / 人間雜誌社
登 記 證 / 局版臺誌字第4880號
社 址 /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 話 / (02) 7091920~3

中華郵政北字第1726號執照
登 記 為第一類新聞紙
印 刷 所 /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 雨辰書報社 電話：(02) 381189/
裝 訂 廠 / 嘉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照相打字 / 宇晨企業有限公司

零 售 / 新台幣148元
長期訂閱 / 全年新台幣1480元
半年新台幣 750元
歐美全年：(空運) 新台幣2872元
美 金 95.7元
(海運) 新台幣1900元
美 金 63元
亞洲全年：(空運) 新台幣2644元
美 金 88元
(海運) 新台幣1900元
美 金 63元
港澳全年：(空運) 新台幣2404元
美 金 80元
(海運) 新台幣1696元
美 金 56.5元

國外經銷處：
加 州：長青書局
芝 加 哥：士林書苑
香 港：田園書屋
郵政劃撥帳號 / 1008791-0號
國內掛號投遞 (每期另加郵費10元)
• 國內郵資如有調整，國外訂費將隨著調整。
(國外訂費，均含銀行代收手續費)

祖父的原鄉

鍾俊陞的大陸劄記

現在，我在廈門寫這篇短文。想起來真有點不能相信。

長久以來，照相機的觀景窗是我注視世界的另一隻眼睛。從小跟著父親玩攝影，中學時代就和同學一起組織攝影俱樂部；但，一直到近幾年，特別是參與「人

經90歲，卻還常常提醒我：有機會的話，該回去看看祖先的土地是什麼樣子。

身為報導人，揣著照相機的我，很早就開始思索：這百年的鴻溝，難道是不可跨越的嗎？

●
從1986年下半年開始，台灣的政治和社會情勢明顯地鬆動了。今年9月，自立晚報的李永得和徐璐經東京飛往大陸採訪。同為報導工作者，我佩服他們的勇氣，更刺激自己決心去跨越兩岸的鴻溝。

9月下旬，我向雜誌社提出辭呈。社裡問我：為什麼？我說，我要到國外去走一走，搞不好就跑到大陸去玩玩。他們說，你不要光玩，要帶題目回來哟——就這樣辭了，有作品，以自由投擲人的身份交給「人間」發表。

臨行前，我到社裡研讀資料，和編輯部一起討論此去觀察的焦點。結論是，以過去「人間」工作的精神，客觀地做記錄和報告。他們在精神上絕對的支持這趟旅行，使我很感激。



鍾俊陞這次大陸之行正好碰上媽祖昇天千年祭典，圖中他正為一位梳着「媽祖頭」的湄洲婦人拍攝特寫鏡頭。

「人間」的工作後，我對這「另一隻眼睛」介入現實之犀銳度，才有更深刻的體會。

我的祖籍在福建省安溪縣，百年前的曾祖父那一代移居來台灣。我從小就常聽祖父講述唐山老家的事，因此不知不覺對大陸一直有某種單純的感情。祖父現在已



畲族的女子平常也穿着傳統服裝，及美麗的頭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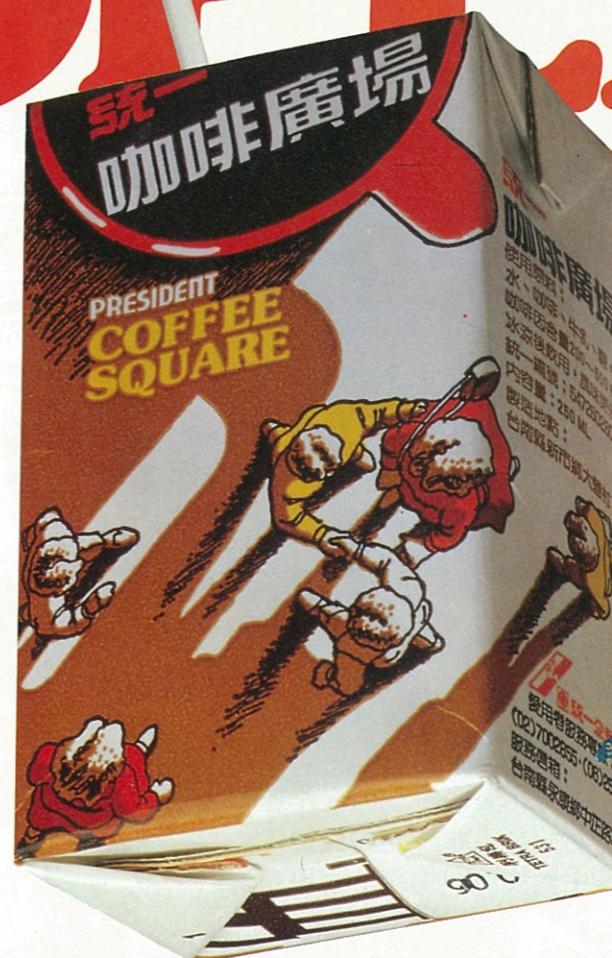
9月30日，飛抵東京。數日內從中共大使館取得大陸的旅行證件；10月3日，從東京飛抵北京。到達北京之後，我不斷接受各報記者的採訪，以致於聲音沙啞。大陸的「人民日報」、「大公報」，和美國的「國際日報」、「中報」、「華僑日報」以及「世界日報」均以頭條或顯著版面報導我到北京的消息。

我自己的採訪方針是以獨立、自由報導人的立場工作，我絕不

與中共官方幹部接觸，更不接受任何中共方面物質支援。身為報導人，我只想誠實地用自己的眼睛和身體，去感觸大陸的脈動；記者的責任就是去親眼看、親身體驗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是如何地生活，並加以報導。我唯一掛心的是，為了減少父母不必要的憂慮，我沒有事先和父母商量。我有一對理解、慈愛的父母，深受兒女的敬愛。這次事先沒有告訴他們，我覺得很歉然。回台灣

撰文 ■ 鍾俊陞

Let's OPEN



**統一咖啡廣場
堂堂登場**



以後再向兩位老人家請罪吧。

● 停留在大陸的兩個半月內，我的概略計劃是這樣的：在福建漳、泉兩州採訪20天，然後去廣東，重點是希望在梅縣、海陸豐，大約停留兩星期。然後去昆明，到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採風，也是停留兩星期。結束雲南活動後，再去西安。大約十二月初到北京。如果可能，再赴東北的哈爾濱、長春、大連採訪。十二月下旬經香港返台北。

來到大陸的初步印象，我覺得大陸好像闊別多年的親戚一樣，雖然過去從未見過面，卻並不陌生。

我常到日本去，雖然他們髮膚的顏色和我們一樣，就覺得那是出國。但，來到這裡，我們都知道大家是同一源流，語言相通，風俗相似，連人的舉止氣質都一樣，我的感覺是到了同一國家裡的不同地方。

我的採訪將以閩南為重心，因為它是台灣的重要源流。台灣有俗話說：「陳林滿天下」，閩南人在台灣的很多。此外，今年是「媽祖」升天一千週年，許多台灣漁民信奉媽祖，這裡媽祖廟與媽祖誕辰盛景將是拍攝的好題材。

台灣有兩百八十萬的客家人。他們的習俗和閩南人不盡相同，卻也是開發台灣的重要族群。所以我想特地到廣東梅縣、海陸豐

去考察客家人的源流。

在「人間雜誌」工作期間，我一直特別專注於做台灣少數民族的報導。在此，我將繼續朝這個方向努力，到西南和東北邊疆實地報告大陸少數民族的現況，並了解兩岸的民族政策對保護少數民族的態度有何差異。最叫我驚異的是：我到閩南安溪探尋鍾家的祖祠，才知道我們鍾家不是漢族，而是畲族！搞了半天，連我自己也是少數民族了；怪不得我對台灣少數民族特別有感情。這件事，我要好好做出一個攝影報告。

我在北京這幾天，看到許多正在大興土木中的現代建築，突兀矗立在市區內。整個大陸似乎正在迫不及待地現代化。在這過程中，可預見的，它必會碰到一個嚴重的問題——公害。

在台灣，從經濟起飛開始，我們已經受了太多公害的傷害：河流死亡、空氣濁劣、土地被重度汙染、噪音干擾……。我誠摯地希望：在台灣和其他地方犯過的盲目現代化的錯誤，大陸能夠避免重蹈覆轍。大陸公害問題，因此將是我此行鏡頭要面對的重要焦點。

● 親愛的阿公，我已經到過您晚年朝思暮想的原鄉了。我真急著要回台灣告訴您，您的原鄉的泥土是什麼味道……。 ◇



湄洲媽祖的 千禧之年

今年10月31日，農歷9月9日，
是中國重要的民間女神媽祖林默娘
羽化登天第一千年的大祭。

一千年來，
媽祖是中國民衆出海捕魚；
對外移民；渡台開拓；對外航貿；
甚至鄭和七使南洋……的
最終極的精神支柱；
是海峽兩岸閩南民衆，超越了
政治、黨派和國際權力，
互相祝福、互相祈求平安的文化連繫……
第一個從台灣赴大陸採訪的鍾俊陞，
為我們做出湄洲原祖千禧的現場報告！

藝閣的表演。演出人用單手托著人，手和腳銜接處，還置水果一只，人人稱奇。

攝影／撰文 ■ 鍾俊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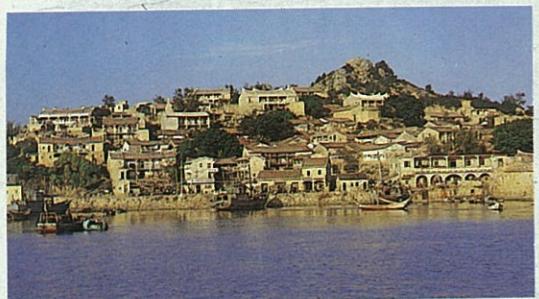


忠信涉波濤 周歷玉州瑤島
神明昭日月 指揮水伯天吳

——錄自福建湄洲祖廟

歷跡肇湄洲 浪靜風平監永赫
天人同感應 慈光普照遍蓬瀛

——錄自雲林北港朝天宮



往湄洲島途中
的船上，回顧
莆田市。

福建省莆田市的湄洲島，是台灣家喻戶曉的媽祖婆林默娘的故鄉。湄洲島，是一座四面環海的離島，像一座狀似一彎眉宇的瑪瑙，鑲嵌在煙波浩渺的湄洲灣口，正與台灣隔海相望。島上巨石嶙峋，與一簇簇的綠化樹相映出離島特有的景色，具有堅實而粗硬的風格。加上四處零星散佈著紅磚瓦的民房，更令人想起了和台灣、福建都咫尺天涯的金門、馬祖兩個島上的風情，甚至島上居民的衣著打扮，也彷彿相識：在

兒時的坪林見過，又像在金門看過，再不就在美濃見過……

「夫人」，「天妃」，「天上聖母」

在島上的北端，有一座前後連立的「湄洲祖廟」，廟裡就祀奉著媽祖林默娘的神像。祂正像在台灣的媽祖廟裡常可見到的媽祖雕塑一樣，端端正正地坐在龍椅上，用慈祥、平和的眼光俯視著芸芸眾生；只是臉頰不像台灣的媽祖像那般豐腴。湄洲這座媽祖廟原是早在宋朝時代，湄洲鄉民為了紀念林默娘升天而立祠祀奉的。在廟後，有一塊數人之高的大石頭，上面刻著「升天古跡」四個大字。據資料上說，在宋朝天聖年間（公元1023-1032年），林默娘「窺井得道」、「海上救親」，而在「羽化升天」之後，經常顯靈護佑當時中國移民、商貿的船隻的神蹟故事漸漸被廣泛流傳，越傳越盛，民間便開始捐金擴建媽祖廟，使這「湄洲祖廟」更增巍峨繁華。自此以後，我國歷代朝廷不只對媽祖默娘迭有敕封，而媽祖的名號榮銜也從「夫人」到「天妃」、「天后」，直至「天上聖母」，不斷「榮陞」。福建的地方官吏，更積極修整這座湄洲媽祖廟。據史實的記載，明朝三保太監鄭和在首次完成了探航西洋回來，因感念媽祖庇佑有功，及最後一次下西洋之前，奉朝廷御旨到湄洲島主持御祭儀



從莆田市的文甲碼頭，搭乘各種船隻，往湄洲島進香的香客。

式，並擴建廟宇。至清朝乾隆時，「湄洲祖廟」建築的群體結構，才基本定型下來。

千年來，在中國沿海各地、在台灣海峽兩岸，和海外華僑聚居的大小埠頭，大凡中國人民出海打漁、移民，飛渡怒海到南洋甚至中南美貿易的地方，都興建有奉祀媽祖的廟宇，其中以湄洲、天津及台灣北港的媽祖廟，堪稱最具代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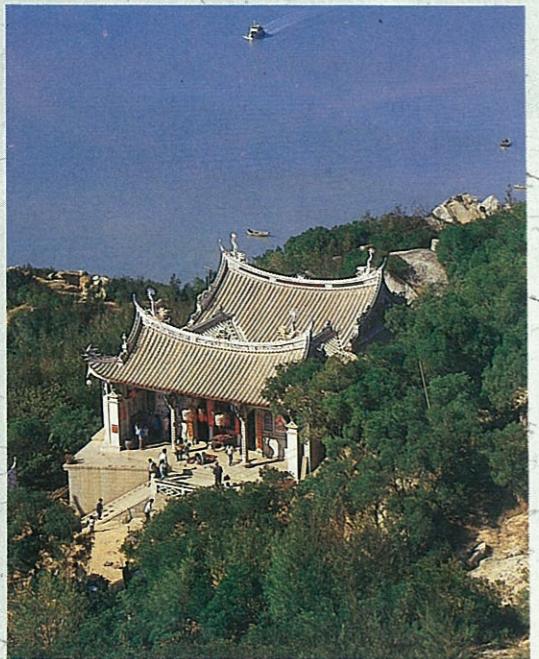
無法隔絕的媽祖信仰

媽祖在四面環海的台灣也是民

間擁有最廣泛信仰的一尊民間神祇。早期由福建和廣東渡台開拓的中國移民，當他們渡海來台時，也把媽祖的信仰從大陸帶到了台灣。鄭成功從荷蘭人手中收復了台灣後，清朝政府宣佈實行「截界」，強迫沿海居民遷離三十至五十里，原鄉困苦，亟欲出外墾拓尋找生路的閩南地區的居民，紛紛渡海遷台，參加鄭成功反清復明的陣營。而這些移民渡海時，都把家鄉的媽祖的分身或香火供奉在船上，以祈求海上平安。他們到了台灣，又立刻在當地建廟



奉祀從家鄉帶出來的媽祖，有的冠上「湄洲媽」，表示從湄洲請來的媽祖，有的冠上「溫陵媽」，表示是從泉州請來的媽祖，漸漸成為來台灣開拓的移民村寨或宗族共同祀奉的守護之神。所以，台灣早期的媽祖也被稱為「開基媽祖」，或是「開台媽祖」。據我過去採訪所知，嘉義新港的媽祖廟所祀奉的媽祖，就被稱為「開基媽祖」；鹿港天后宮在台灣海峽未被封鎖之前，每年媽祖誕辰鹿港人民都要組成龐大的進香團，過海到湄洲謁拜媽祖原祖。鹿港媽祖廟裡，至今還保存清乾隆年間，湄洲進香團所請出的正爐，和光緒年間「湄洲祖廟」分贈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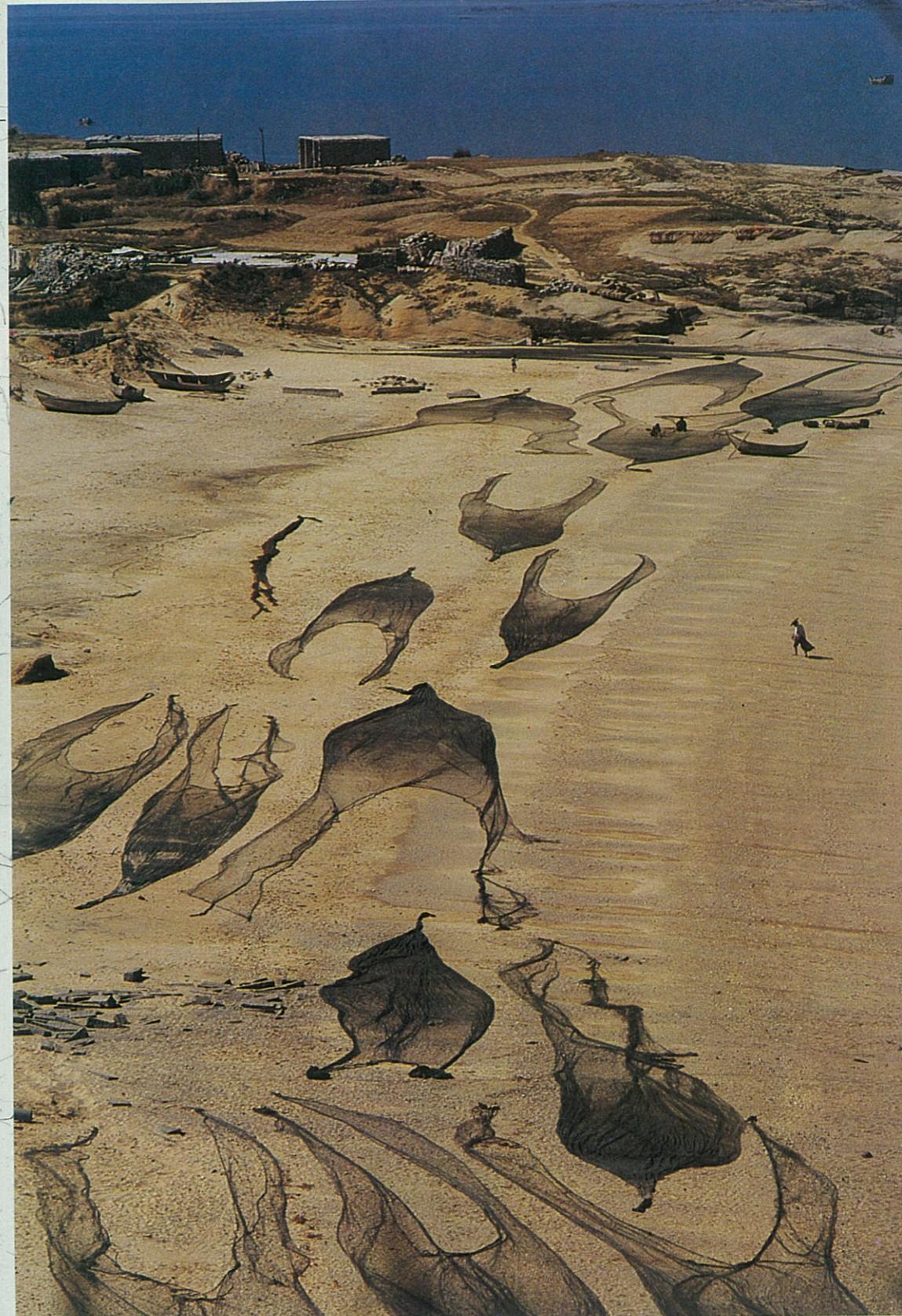
港媽祖廟的寶壇。

1895年後，台灣人民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人民對傳統中國宗教信仰受到高度的壓抑。然而既便是日據時代，台灣民間對媽祖的信仰，不但沒有削弱，反而更為強烈。據「台灣督府」1934年末統計資料記載，全台媽祖共計335座，較1895年前增加了110座。這個事實顯示了民間信仰與集團意識的辯證性的關係：日據時代台灣人民，一直通過對原鄉神祇媽祖的崇拜，來保衛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民的自我人格，強化中華民族的認同。1945年，日本投降，台灣光復，但不幸因國共內戰，國民黨退據台灣，在世界「冷戰／兩極對立」的干涉下，第七艦隊封鎖台海，台灣海峽上形成了遠較滿清更為嚴厲的隔離和分斷，使海峽兩岸造成長達四十年的分裂狀態。但兩岸人民在媽祖信仰上，卻一直互相牽繫著。

據這次在湄洲媽祖博物館的資料：媽祖林默娘原出生於平常百姓之家，是一個實實在在，活生生的人。她的許多濟人救世的故事雖被不斷地神化，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民間對於一位勇敢、善良，深富同情心的女性典型所表示的無限尊崇。這份民間感情，經過長期以來的動亂歷史，不斷再生產，已然成了中國庶民階級超越了政治上的制約，而產生的一種對中國傳統道德認同的共同

〈右〉慶祝媽祖昇天一千年慶典活動，湄洲島的漁民不外出捕魚，將漁網鋪晒在沙灘上，構成美麗圖案。

〈左〉鳥瞰湄洲媽祖廟。





感情。台灣海峽兩岸，在從1950年以來的長期對立下，國土雖被分裂，而這份已與台灣人民的本土文化深深結合的中國民間感情，猶兀自頑強地深植在台灣人民生活之中。據我九十高齡的祖父說，日本投降後，台灣各地的媽祖廟立刻紛紛組團到「湄洲祖廟」進香謁祖，就是一個最具體的說明。1949年台海斷絕以後，台灣的媽祖廟在舉行祭拜時，都以面海遙祭的形式向「湄洲祖廟」拜謁。甚至，有些台灣信徒經過各種管道，不惜冒著政治上的危險，親自到「湄洲祖廟」上香，並送給廟裡許多禮物。這回，我在這湄洲廟，就親眼看到大殿裡擺著一個重達八百斤的大銅鐘和一面大鼓，還有香案上的一些燭台、香爐，及媽祖神像掛著的金鎖，都明明白白地記著是「台灣基隆」的善男信女送給媽祖娘家的見面盛禮。

莆田市最熱鬧的一天



進香團的民藝表演

今年農曆的九月初九（陽曆10月31日），正是媽祖升天一千年紀念日。這是因為傳說宋太宗雍熙四年（公元987年）九月初九，媽祖林默娘向家人說：她要去登山遠遊，離開紛紛擾擾的紅塵俗世，回到天上聖境。就在重陽佳節那天，聖母林默娘登上了湄峰。傳說上說，島上居民於是看見了峰頂有一朵七色彩雲冉冉升起，又彷彿聽見空中傳來一陣陣悅耳的音樂。

文化大革命的動亂過後，莆田市的「湄洲祖廟」，每年逢到三月廿三日的媽祖誕辰日及九月初九的媽祖升天日，都是湄洲島上媽祖信眾辦喜事的大日子。尤其今年，因為正逢媽祖升天羽化第一千年，10月23日（農曆九月初九）這一天，由海外各地華僑僑居地和包括台灣來的進香客，像湄洲灣的潮水一樣，一波一波地湧到這個小島上來。對於像我這樣一個從台灣來的攝影工作者，碰上這「千載難逢」的機會，真是一種不可置信的幸運。

據莆田人告訴我，這一天，是莆田市最熱鬧的一天；市區內最大的兩條馬路，文獻路與中山路的兩側，都掛滿五顏六色的綵旗，在橫跨兩側的大紅布條上寫著「紀念媽祖升天一千週年」，到處瀰漫著一片喜氣洋洋的節慶氣氛。據說從十月三十一日（農曆九月初一）開始，朝拜的來自當地，大陸其他地方和海外僑居的善男



塘頭潭尾進香團的奶奶十音隊。

信女就陸續聚成批到了莆田市，從海外回來的東南亞華僑和台灣人，大都安排住在市中心的華僑賓館。

朝香客們在大清早就要從莆田市啟程；熙熙攘攘坐上游覽車，直達文甲碼頭，湄洲島就在碼頭的對岸。不只是海外的客人，還有更多從福建各地趕來的媽祖信徒，分別搭乘著一批批的輪船或漁船，像趕去參加一個大市集似的，有人提著盛滿供品、香火的籃子，有人捧著回娘家的媽祖神像，更有人撐著大紅大綠的綵旗，尤其看到還有人用扁擔挑著媽祖神像，讓媽祖懸在擔子裡像盪鞦韆一樣幌呀幌的，真是有趣。用擔子挑媽祖，在我的經驗中，是不曾見過的。文甲碼頭上，整條渡向湄洲島的渡船上洋溢著虔敬、興奮、熱鬧、喜氣的空氣。

船快接近湄洲島時，已先聽到喧天雷動的鼓樂聲。步下碼頭，才看見那鼓樂之聲來自一群打扮得花紅柳綠的隊伍，等在碼頭歡迎遠來的客人。一隊是盛裝打扮的可愛的小朋友，每個人的衣領上卻圍著一條紅色的領巾，生氣勃勃地打著腰鼓；一隊是穿土子湄洲島傳統服裝的婦女，有力地揮動手中的綵旗，造成一陣陣的波浪。湄洲島傳統服裝的特色，



這尊「斷臂神女像」，衣紋線條繪畫性較強，其藝術水平在中國大陸現存宋代雕塑中可稱上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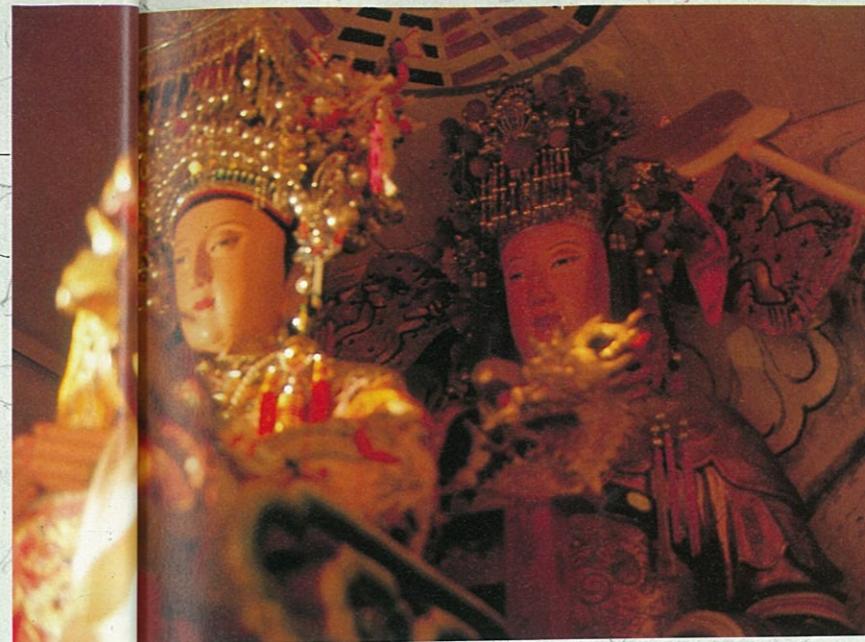
是紫粉紅的斜襟上衣，配上寶藍的長褲子，顏色鮮豔明亮，尤其穿在中年婦人的身上，更流露出一股中國民間朗俊的活力。湄洲島上的人告訴我，媽祖就是這樣一身打扮羽化升天的，因而也被稱為「媽祖裝」；著媽祖裝的婦女還要梳上狀如船帆的髮髻，叫「媽祖頭」。這是湄洲婦女祈求媽祖保護出海的丈夫、兒子在海上捕魚的安全所做的一種虔誠的髮式，那狀如帆船的髮髻，彷彿味著對於親人駕馭的船隻一帆風順，所做最虔敬的祈禱。這個獨特的風俗在島上已流傳千年了。而現在，據說島上年輕的女孩都不這樣打扮了，連賣魚的姑娘也

燙起髮捲，穿著時髦的花襯衫。

海峽和平女神

站在碼頭上，翹首東望，近處有一座山的崖壁，新刻「海峽和平女神」幾個隸書大字。媽祖林默娘從以一介女子，在湄洲灣海上涉波履險，向無數離鄉背井，渡海打漁、商貿、移民的中華兒女，及時伸出救急救難之手的傳奇佳話，逐漸或凝結一種希望、傳統和信仰。

一千年來，中國社會底邊廣泛的勞動人民，靠著對媽祖的信仰與寄托，征服了詭譎多變的海洋；實現了鄭和七下西洋這個世界航海史上的偉大創舉，尤其在海峽兩岸的關係上，媽祖更是歷史上兩岸中國人最生動、最牢固的精神聯繫，而也正是媽祖激勵鄭成功將士從殖民者手中收復台灣。媽祖信仰成為數百年間中國閩粵對外移民渡海來台墾拓，把大陸農業生產方式、土地制度、文化和技術帶到台灣來，而且自南往北逐漸推進，因而大大促進台灣經濟的振興的精神堡壘。據史料記載，清朝政府為了推進台灣的開發與教化，招聘許多人材到台灣興學，其中應聘最多的，是媽祖的同宗「九牧林氏」的後裔。乾隆時台灣府鳳山縣教諭林霈，不但在台灣協助建設媽祖天后宮，還敦請其父林清標編纂「敕封天后志」。媽祖，既是神聖的名號，一個響亮的名字，卻也是一個親



湄州媽祖廟的媽祖像。第一尊出巡用，第二尊固定廟內供朝拜。

切溫慈的名字，以媽祖在歷史上台灣海峽兩岸人民中所起互相親和、休戚相共的精神作用，在中國移民和航運史中所起的鼓舞作用看，媽祖的確遠遠超出了民間信仰，而具有民族團結、民族和平的民族史上的重大意義。被後代子民稱之為「海峽和平女神」應是受之無愧的，如今在中國國土和民族分裂的狀態下，事實上早已經因為虔敬的媽祖信仰，而互相來往。兩岸人民終究因為媽祖的感召，超越了世俗的黨派、政權與政治，互相祝福、互祈平安。我在這兒，親眼目睹台灣基隆的漁民在幾年前鑄送給湄洲祖廟的犬鐘和一座大皮鼓。我也在這兒看見台灣大甲媽祖廟特為媽祖羽化千年大祭，從東京轉道迢遙而來的廟董事一行，心中的感動，不可言喻。

一把媽祖故鄉的泥土

「湄洲祖廟」依山坡而造，廟外的空間並不很大。因此，10月24日以後，一下子湧進了大批海

內外的朝香客，走到那裡都是摩肩接踵的。甚至連大殿、前殿、中軍殿、聖母祠等室內，到處擁擠著來自各地的媽祖信眾，無論是大陸上的信徒、華僑或台灣的善男信女，穿梭其間，都已無法分辨誰是從那裡來的，只有偶而聽到與當地人「興化話」不同的方言時，才可明辨出誰是外地人。

這時候，大殿對面的一座小山峰上，正在舉行媽祖石雕像的奠基儀式。這座媽祖石雕像，據說特別敦請廈門大學藝術教育學院雕塑研究室的李維祀教授設計。福州林則徐紀念館的林則徐雕像就是由他設計的。據資料上說，全部工程，預定在明年農曆三月廿三日媽祖誕辰前完成。現在施工當處，正擺著一座媽祖石雕像的模型，任人參觀。而未來完成的真品，據說約有十公尺的高度。奠基儀式是由現任「湄洲祖廟」董事會的董事長林文豪先生為石雕模型揭幕，新聞記者及遊人的照相機對著這座石雕模型搶鏡頭，就在這一刻，我親眼看見一位從台灣來的信徒擠到奠基石前，慎重地抓起一把泥土，然後又小心翼翼地用紙包起來裝進他的旅行袋裡。抓一把媽祖故鄉的泥土，飄洋過海地帶回家，人對故土的懷念之情，最動人之處能過於此嗎？

回到大殿，香客仍然擠滿一室，幾乎叫人找不到容身處。有人爭先恐後地搶到一塊方寸之地，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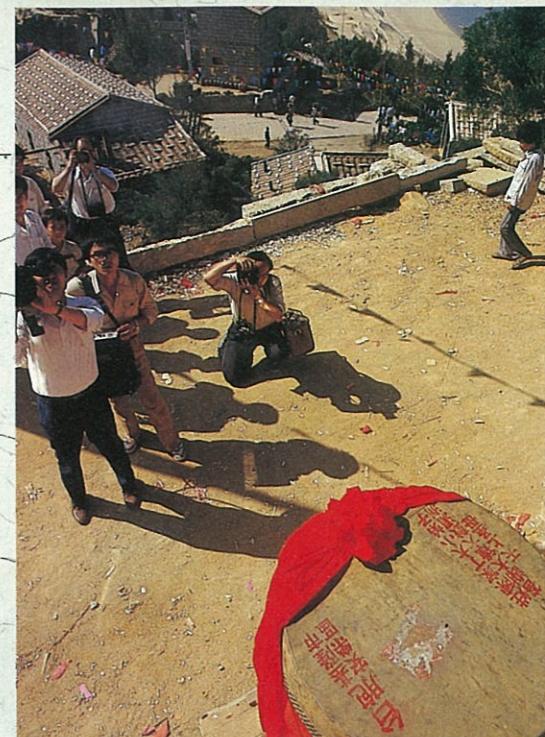


在湄洲島港口列隊歡迎僑胞進香團的孩童。圖中穿西裝者為台灣大甲進香團成員

這口擺在媽祖廟前供人參觀的800斤大鐘是由基隆安樂區陳姓漁民贈送。



即向神台上的媽祖神像俯身跪下，行三拜九叩之禮；香火的煙霧瀰漫於室內，裊裊地繚繞在媽祖神像周圍，就是為了向這尊戴著冕旒、穿著龍袍的媽祖像膜拜。有人千里迢迢從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等地趕來，有人在海峽的阻隔下，突破重重困難繞道而來，他們都只為了踏上這塊媽祖的故鄉，親自在祂的面前上一柱香，以表示一片虔誠的敬意。一位五十多歲的老華僑，聲音中帶著幾許安慰地說，去年他的媳婦與女兒各生下一胎男孩，自己經營的生意也日益興隆。他認為這些都是媽祖保佑的，因此不管怎樣，這次媽祖升天一千年，無論如何都要從新加坡趕來湄洲朝拜。大殿兩旁豎立著媽祖的天兵天將神像——水闕仙班十八將，造型上個個都有不同的特色，栩栩如生，正在接受幾位梳著「媽祖頭」，穿著「媽祖裝」的湄洲當地老婦人跪拜上香。其中一位現任「湄洲祖廟」董事會理事的高春妹說，她從小就跟著父母信奉媽祖。五十幾年來，每次丈夫出海打漁，或家中有人生病，她都向媽祖祈求保佑和治療。如今一家人能平平安安，都是靠媽祖保佑的。她



說：「病疾雖然要靠醫藥延治，沒有媽祖保佑，家裡就不會這樣平安順利。」這種素樸虔敬的信仰，讓我想起台灣的媽祖信眾。只有身在湄洲，來自台灣的我，才切膚地感受到媽祖對中國民族和社會生動而巨大的融合力。

文革後出土的媽祖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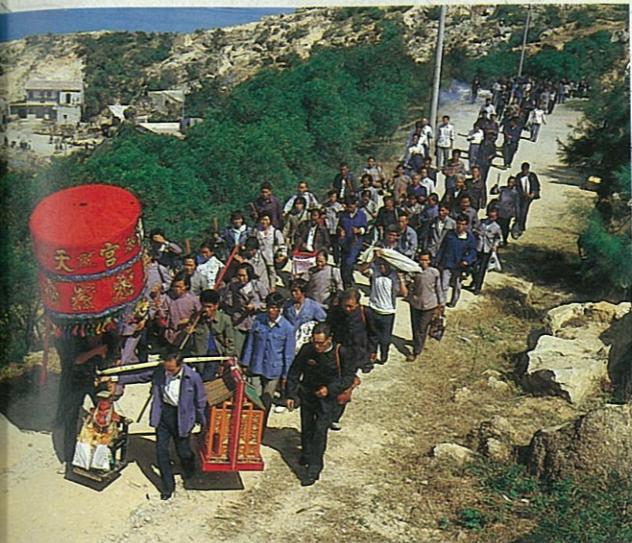
「湄洲祖廟」雖是最古老的一座媽祖廟，是中國媽祖信仰的原點，然而現在大殿裡所供奉的神像，卻不是世上最早出現的祖像。有一尊由祖廟分出去的宋代媽祖神像，現供奉在莆田市的東山行宮裡。據廈門大學美術教育學院的洪惠鎮教授鑑定，這尊被稱為「斷臂神女像」，和另外一尊「夫人像」的木雕，都屬於南宋時代的作品，應該是媽祖像的濫觴之作。這次莆田市為了慶祝媽祖升天一千年，同時在莆田市博物館舉辦了「媽祖信仰源流展」，很有系統地利用照片，拓片和文物，將中國媽祖信仰的產生、發展過



由仙遊鎮來割香
回去的人。據說
，他擁有 8 種傳
統裝扮，他手上
拿著的竹材抬神
用具，是宋代留
傳至今的古物。



26 人間 [1987·12月號]



由莆田市來的進
香團。

程、傳播範圍和學術研究的情況，做了概括的介紹。在這個展覽會裡，我看到許多保存下來的歷史文物，都令人不勝驚喜。原先，不只是我，連大陸上的人都以為這裡的媽祖文物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定破壞殆盡的，卻沒想到我竟然還可以看見從宋代以來所保有的許多有關媽祖的文物。尤其是所展出的歷代木雕媽祖像，從「夫人」的梳著髻子的高貴形象到「天妃」、「天后」各種不同莊嚴法相，每一座都是民間藝術的精粹作品。從這些造型上。不但可以看出歷代奉祀媽祖其不同之精神的、社會的和生活的面貌，同時也呈現了媽祖信仰悠久博大的發展源流。展覽品中，除了珍貴的宋代木雕「夫人」神像外，還有清初工筆彩繪的四幅畫軸，敘述媽祖的事跡和神話故事。我印象較深的另一些文物，是一座清代媽祖雕像；銀帽上垂掛著以翡翠、瑪瑙精工製成的流蘇，以及霞披上精心繡刺的九條蟠龍，手工精巧，神韻生動，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民藝珍品。

到了下午，人潮未退，反而有愈趨汹湧之勢。我看著野台戲、藝閣陣、十音隊等民俗曲藝陸續

登場，這時廟會的氣氛堆砌到最高的沸點，整個湄洲島喧嘩鼎沸，令人深深地感受到民眾中自有一股充沛、開放的生命力。我深深體會到，儘管體制與政治不同，以媽祖為中心的中國人民，在媽祖敬拜的儀式、次文化和生活美學上，畢竟有不少相共相似之點。只是一般而言，由於經濟生活之不同，北港的「迎媽祖」，單就規模、人潮、花費……之龐大，就不是湄洲可以比擬了。

閩中雅樂，遠古遺音

本地的民間戲劇，一般稱之為「莆仙戲」，據說是源於漢代「百戲」，是中國最古老的地方戲種之一，曾於唐宋活躍過一時。「莆仙戲」的表演藝術，古樸典雅，很類似在台灣看到的「子弟戲」，自成一套綜合歌、舞、唸、打的表演程式，具有與其他中國地方戲曲不同的獨特風格。我看他們所演出的劇目，依然是以中國傳統民間故事為主。台下專心在看戲的觀眾，大都是小孩及中年以上的民眾。這種情景跟在台灣的野台戲的情況有些相似。年輕人寧願在場外四處游蕩，或偶而駐足蹠上一眼，對於傳統那一套東西，尤其是「文革」後的新世代，一般地沒那麼投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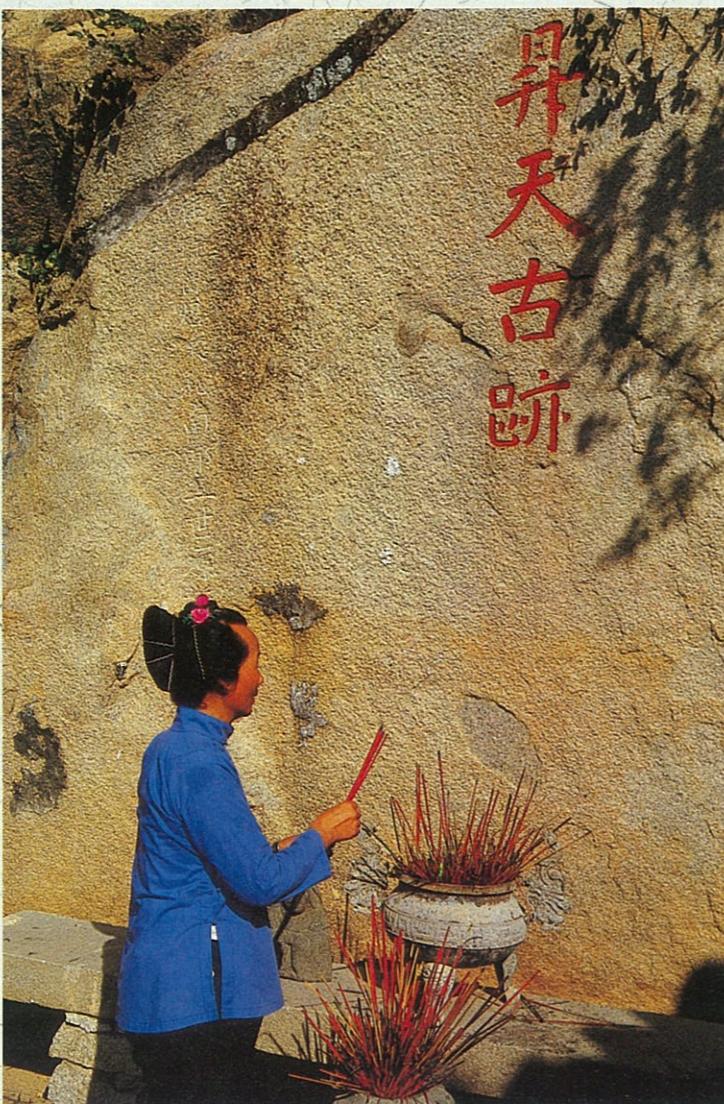
據老一輩的莆田人說，「十音」是莆田與仙游兩個地方所盛行的民間音樂，有「閩中雅樂、遠古遺音」之譽。所謂「十音」，就是集唐代雅樂精華，用十種民俗



樂器演奏。曲調雖然典雅，但通過民間藝人本身的美感經驗，卻表現出相當濃厚的鄉土風味；湄洲島的「十音」尤有趣的特色，是由中年以上的婦女，穿著「媽祖裝」組成「奶奶十音隊」。但演奏起來絲絲入扣，真是「有板

有眼」。

在所有的民俗曲芸活動之中，至今最叫我讚嘆稱奇的，是「藝閣陣」。我看見在花車上，先由一人舉手托著一只白瓷茶壺，茶壺上並置一只蕃茄，在這樣的重心之上卻有一個樊梨花武旦打扮



媽祖昇天的地點。
• 媽祖裝粧扮者
為媽祖故里東菜
村的高春妹。

28



在湄峯施放和平
鴿，掀起慶典活
動的高潮。

的少女，手持長矛，一腳踩著蕃茄，另一腳懸在半空中，而仍能挺立一如在平地，旁邊另有一組同樣的景像與之相襯，若不親眼目睹，只用耳聞，誰會相信竟有如此神奇的功夫呢？

在一連串精采迷人的民間藝術活動之後，「湄洲祖廟董事會」在山頂上，面對台灣海峽施放和平鴿。一時百鴿振翼齊飛，在湄洲島的上空逗著圈子，漸飛漸遠了。和平，是世界上每一個民族所企望的，無論國與國之間的藩籬，或民族之間的對立，只有用「和平」這個共同語言，才能找到彼此溝通之道；而媽祖具有的傳奇色彩，不只呈現出高度的人道精神，中國人對她的信仰更是

不分地域或政治立場的。媽祖信仰中這種人道精神及超越地域、政治立場，賜和平予凡是求告於她的民眾的精神本質，從漫長未來的歷史來看，對於海峽雙岸間民族的和解、理解與團結，必存十分重要的意義的。

站在湄洲島的山頂上，我遙望海峽對面即將歸去的我的家鄉——台北縣坪林鄉，心頭不免湧起一陣思鄉情愁。和平鴿興奮地衝向一晴若洗的天空，群眾之中響起了一片歡呼聲。啊！白鴿，你可別忘了把和平的信息帶到海峽的彼岸呢！而我心中默禱，媽祖婆啊，請祝福我的鄉土；請賜悠久真實的平安與和平予我的國族吧……。

◎



湄洲媽祖 蔭外鄉

如果宗教世界是人間生活的反映，大陸莆田湄洲媽祖千禧祭儀，和台灣的「大甲媽祖回娘家」的過程，呈現了兩地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差異……



北港朝天宮的衆
媽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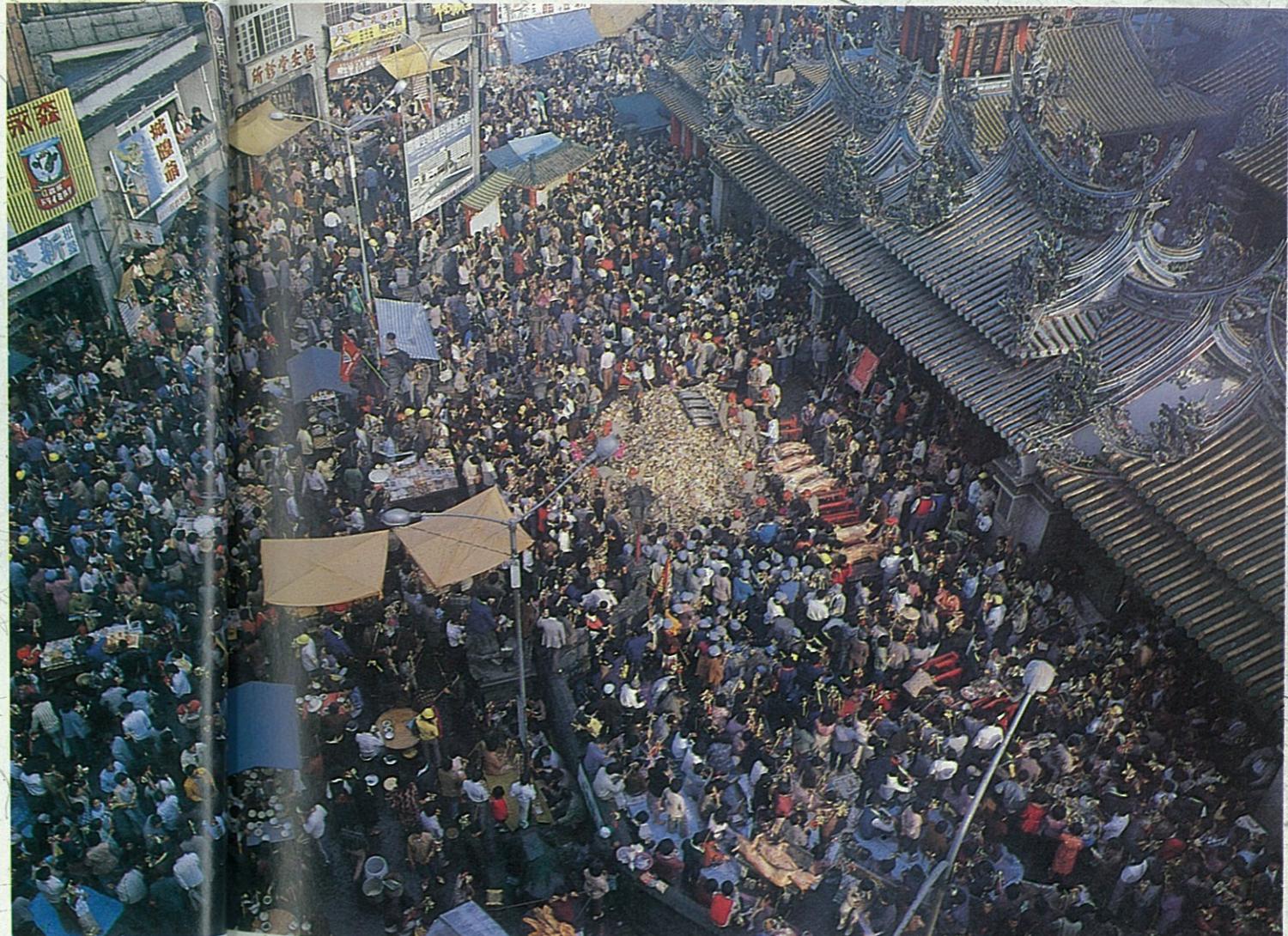
從鍾俊陞拍回來的照片看來，大陸莆田湄洲媽祖千禧祭典，和台灣的「迎媽祖」相較，場面小，服飾樸質卻鮮麗，有明顯的農業社會和民間風格。

首先想到的是，兩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性質不一樣。媽祖信仰的活動，包括廟宇建築、祭祀儀式和活動，都一定程度反應了人的

社會生活。熟悉台灣媽祖信仰的著名作家黃春明說，在他年輕時代，只要看台灣沿海地區的媽祖廟，幾乎就可以立刻判斷這個濱海社區經濟好不好，漁獲好不好。社區經濟好，人民富，媽祖廟就大，就堂皇，「迎媽祖」時就一定比較鬧熱，反之，亦然。

經濟落差下的 「迎媽祖」儀式

大陸上媽祖羽化千年祭這樣大的盛典，在規模上看，還比台灣每年例行的北港「迎媽祖」遜色，一個主要原因，當然是台灣經濟的規模和性質，和大陸福建莆田有很大的落差所致。但是，資本主義發達，教育普及的台灣社會裡，為什麼媽祖信仰愈演愈盛，而不是像西方先進社會中基督教



每年農曆三月二
十三媽祖誕辰，
大甲鎮的信眾總
會擁着鑾轎回北港

朝天宮，為期八
天的「回娘家」旅
程已成為全省知
名的民俗活動。

撰文■林禾
攝影■林柏樑

早晚二次

孕舒麗美容時間

懷孕後第12週開始
請早晚二次

用孕舒麗柔軟按摩你的腹肌
因含珍貴的棉子油和界面活性親和劑
能深入過度擠壓的皮膚纖維質內
舒解緊繃、乾燥
迅速恢復原有的光滑和健美。

市面上一盎司為非賣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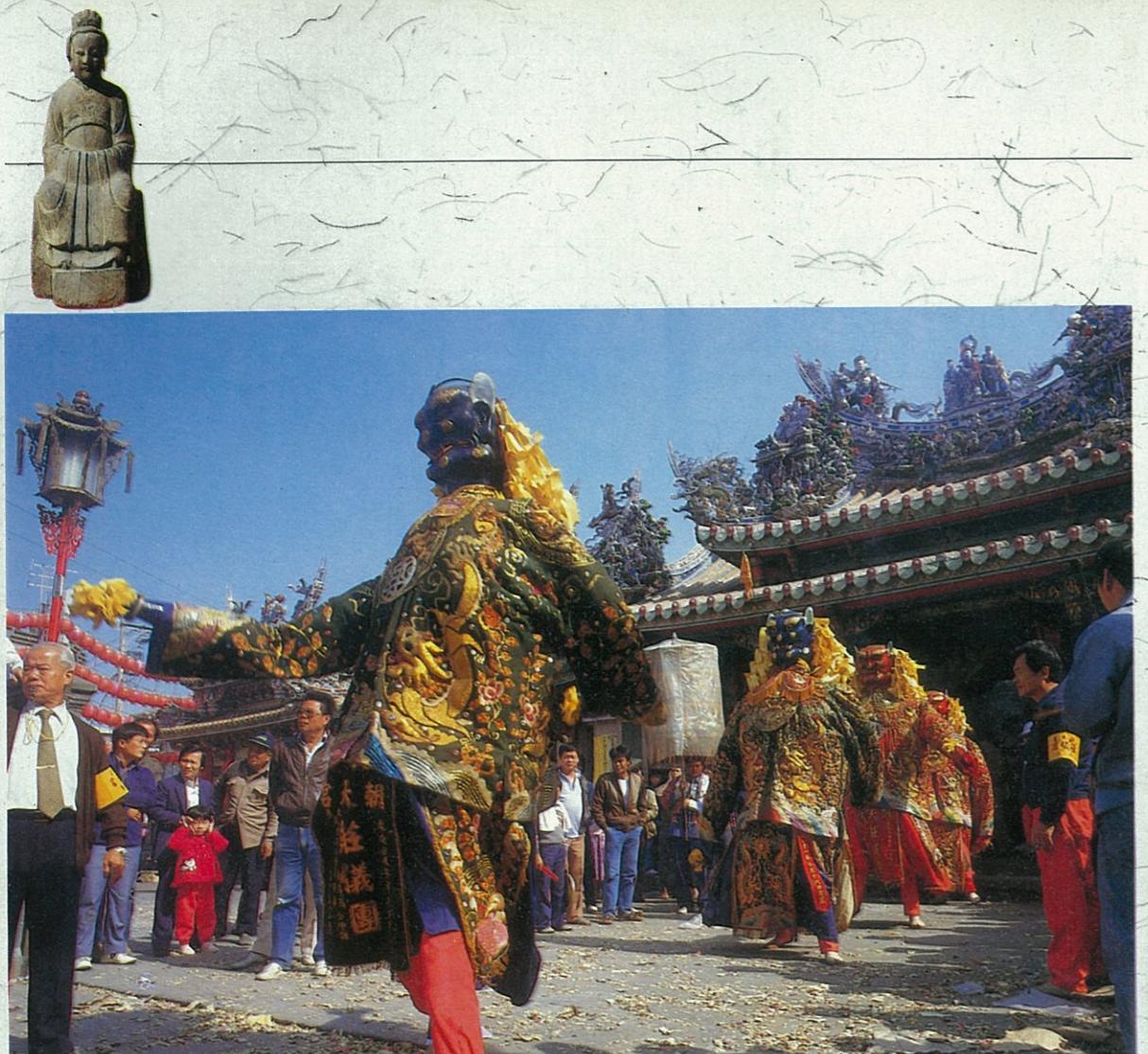


Mother's Friend® 孕舒麗

美國S.S.S.大藥廠榮譽出品！



美國原裝進口
Mother's Friend®
孕舒麗



千里眼、順風耳
是媽祖出巡的先
鋒。

會隨大眾消費社會的展開而一般地日趨萎滯，這倒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潛在台灣民間文化的媽祖信仰根深蒂固；消費社會的奢靡浪費使然，已超出自己的經濟力以奉神的傳統更加誇大；農業資本主義化之後，台灣零細農業的風險大、投機性大所引起的宿命與迷信成風；世俗權力的後進性與農林資本主義合理化行程之不諧調所造成的迷信……都可能是原因之一。不過，終竟是台灣社會的富足化，使包括媽祖廟在內的地方寺廟一旦香火鼎盛，即能非常巨大地增加地方財政的收入。

這種超額「利潤」，使香火興盛的寺廟，成為各地地方勢力和地方資產階級爭相插手的必爭之地。大甲鎮瀾宮迎回湄洲媽祖，除了宗教上之理由，「繁榮地方」，也是主要原因。而各地媽祖廟也紛紛計劃跟進，主要還是想維持各廟寺與大陸「祖廟」間的正統關係，提高它的「正當性」，進而吸引香客，也就吸引了龐大的經濟和財政上的收入。

四十年「社會主義」政治的大陸，在經過「破舊立新」、反對封建主義這些運動以後，包括媽祖信仰在內的中國民間宗教，受

SMILING
DENTAL CREAM with MONOFLUORIDE FLUORATE
中國化學製藥卅五周年
CCPC 35th ANNIVERSARY
GMP 総合藥廠

GMP 藥廠的獻禮
清涼潔白的選擇

百齡保健牙膏

有35年 GMP 優良製造
廠商規範榮譽的中國化學製
藥公司，出品的一—

- 百齡保健牙膏：含單氟磷
酸鈉，能去齒斑、潔白牙
齒確保口腔衛生。
- 百齡保健牙膏：含單氟磷
酸鈉，能強化琺瑯質，確
實防止蛀牙。
- 百齡保健牙膏：含天然香
味，刷後口齒清香，確保
談話禮貌。

來！您也試試看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HEMICAL & PHARMACEUTICAL CO., LTD.

總 公 司：台北市襄陽路23號 電話：(02)3816740-9 轉特品部



現代的藝閣上出
現了白雪公主這
樣的西洋童話人
物，這能不能視
為來自民間的創
造力？

到一定的摧殘。雖然目前講「開
放」、「搞活」連帶在宗教政策
上也做了重大改革，但從畫面上
看來，很難判斷目前的大陸媽祖
信仰的傳統活力與政治、政策宣
傳的比率。

對於台灣讀者而言，湄洲祖廟
用扁擔挑負媽祖而不是用車隊轎
抬媽祖的方式；迎媽祖隊列的服裝，
也有強烈的閩南原鄉色調與
風格；藝閣的絕技；歌仔戲台上
看起來比較多仿「正戲」（京劇）
的成份；演員化裝的化妝品比較
「鄉土」（水粉之類）；全球各
地敬拜媽祖的僑團大量回鄉參加……

等等情形。這也叫人看出國家對
社會生活強力干涉與制約下，傳
統寺廟對社會人民思想、文化、
經濟所起的作用已消退，而只剩
下儀式的、在比較上物質貧困的
條件下的質樸面貌。

隨著經濟的巨大發展，國家也
在台灣的社會生活中取得強大的
支配權。但是，在台灣，政權和
歷代中國權力一樣，總是和地方
民間信仰相結合的。而且越是權
力和民眾的關係不很契合的時候，
權力總是善於利用廣大民間崇
祀的民間神來完成支配。歷史上
看來，媽祖地位，越是在「異族」
支配的元朝和清朝，被敕封的地
位越高。光復後的台灣，地方政府
首長也頗不 於與民間共同敬
拜媽祖。把國府政治視為「異族」





政治，固然是膚淺的看法，但若說光復後政治還遺留著中國封建時代那種以權力崇拜民間最盛之神祇，也怕不為過。

今天台灣的「迎媽祖」過程，大量而顯著地烙印著台灣社會發展的印記。數量驚人、連日不斷、震耳欲聾之炮竹；媽祖身上由信徒奉獻的巨量金飾；表演半裸舞蹈的「電子花車」；藝閣隊伍中出現現代西方的「白雪公主」；布袋戲、歌仔戲的「金光」化，整個迎神賽會中全台灣花費的數目超過數億台幣的金錢……這些



抬着辇轎衝過炮陣，對年輕人而言，似乎是信仰與意志的考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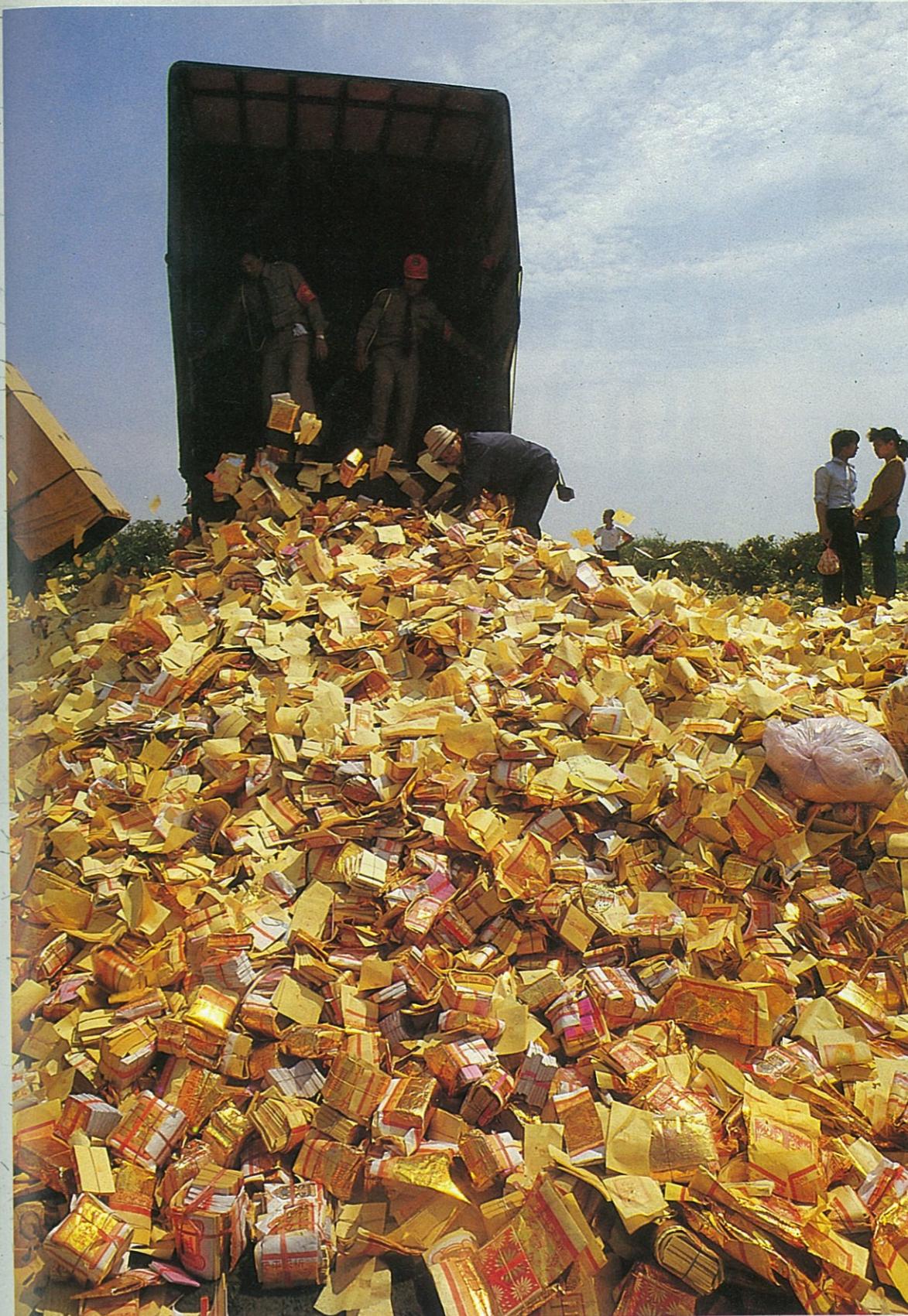
團結與和平的文化象徵

然而，不論媽祖崇拜在台灣社會變遷中如何不斷地世俗化，大陸湄洲祖廟、湄洲原祖在整個媽祖信仰系統中，獨獨無法用金錢去交換。大甲鎮瀾宮迎回了一尊湄洲祖廟分神而來的媽祖，對戰

後香火鼎盛不可一世的北港媽祖廟，和台灣媽祖廟的一般之中，引起不小的波瀾，恰是最好的說明。台灣各媽祖廟執事的董事和廣泛的信徒對唐山原祖的信仰，便鮮活地表現了潛在於民族心靈深部的共同的情感、經驗和價值。中央研究院的李亦園教授，便對於這種兩岸宗教交流，在中國民族和平與民族團結上所起的作用，給予很高的評價。『台灣人民對唐山媽祖的傾慕，不惜冒政治上的風險，到大陸媽祖的故鄉尋根，從民眾的視野來看，和諸如『熱切盼望回歸祖國，祈望祖國早日統一』不相干。』黃春明說，『事實上，民眾對大陸媽祖的感情，層次上，遠遠多於所謂『統戰』的水平。台灣人民的媽祖信仰，早已超越了現世政治與黨派，是一直活在民族心靈中綿延不絕的回聲。在這樣的意義上，媽祖成為中國東南沿海勤奮的人民向外移民，對外航商，海疆國防，漁民勞動生產與民族內部平安，團結與和平的文化象徵。這是值得我們進一步加以研究，並從中取得有益的啟發的。』

早時，台灣流傳著一句俗話：「大甲媽祖蔭外鄉」，和耶穌所說，先知在他的故鄉反而受到輕侮之說，有異曲同工之妙。在台灣媽祖和湄洲媽祖廟媽祖最近交流與互動過程中，我忽然意會了不同的內涵，心中湧起一句饒有興味的話：「湄洲媽祖蔭外鄉。」

堆積如山待燒的金紙。這是在湄洲媽祖千年大祭上也不會出現的排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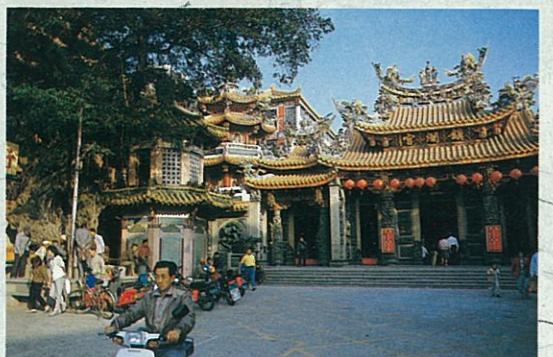




把湄洲媽祖迎回家

——大甲鎮瀾宮探訪媽祖的故鄉

在漫長的台灣媽祖信仰中，各地媽祖廟爭唐山湄洲正統，已非一日。台中大甲鎮瀾宮在戰後四十年海峽封斷之後第一個親赴福建莆田湄洲祖廟迎回了湄洲媽祖……
《為了神明受到處分也甘心啦……》鎮瀾宮的董事說。



嘉義的北港，舊名「笨港」。它曾經是一個萬商雲集的港口，從廈門運載各種貨物來的帆船，聚集在北港等待卸貨。那時候，北港真是一個繁榮的港口啊！從廈門來的船隻，在船上都供奉

撰文 ■ 王墨林
攝影 ■ 李文吉

著一尊海上守護神—媽祖神像。有了媽祖的庇護，渡海營貿的先人，克服了對巨大海洋的恐懼感。船要回航大陸時，船上的人都在媽祖前祭拜一番，既然平安地把貨送到了台灣，更希望能平安地把賺到的錢財帶回大陸家鄉；他們把這種心願寄托在媽祖身上，於是大家更進一步捐錢建立了一座祀奉媽祖的朝天宮，香火隨著北港的日益繁榮而興盛起來。

離北港不遠處的新港，古名也叫「笨港」，鎮上也有一座歷史悠久的媽祖廟。它與北港的朝天宮一樣，宣稱新港這座廟是「真正的開基媽祖」，早期與大陸通商貿易的笨港，就是新港原來的地名。兩地為了爭取正宗開基媽祖的地位，雙方寺廟董事會甚至



大甲鎮瀾宮的進香團在開往湄洲的渡輪上留影。
(攝影 ■ 鍾俊陞)

延請專家學者展開笨港所在地考據調查。

「正宗湄洲媽祖」爭奪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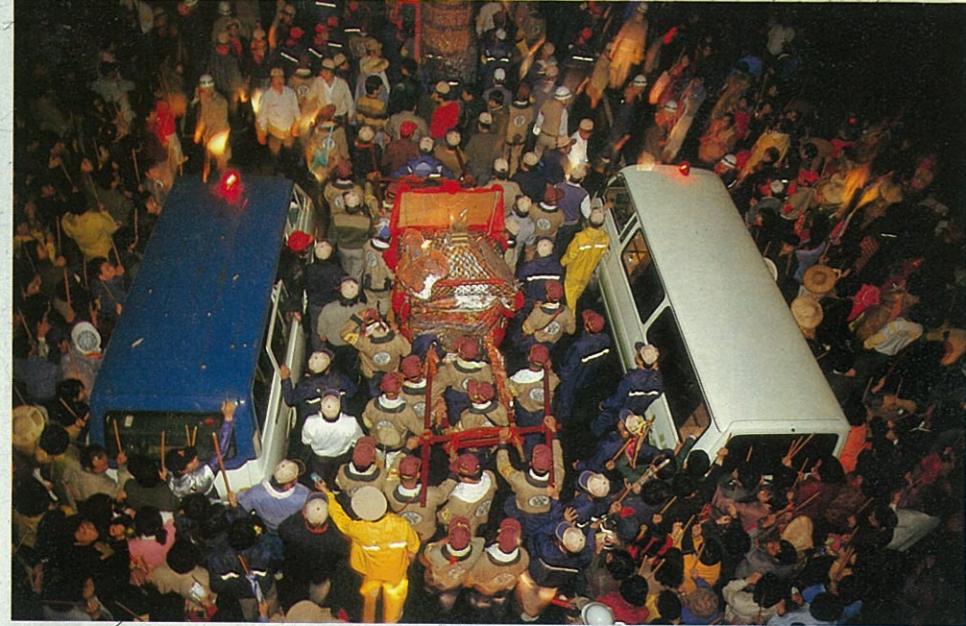
今年是媽祖升天一千年，台灣省政府民政廳找上北港朝天宮合作一切慶祝活動事宜。消息傳出，率先表示異議的是鹿港天后宮，它也認為正宗湄洲媽祖在鹿港，民政廳不能厚此薄彼，不辦活動則已，要辦慶祝媽祖升天一千年慶祝活動的話，非在鹿港本廟不可。於是湄洲媽祖的身份爭奪戰，發展至此，已漸趨白熱化了。

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大甲鎮瀾宮的董事會不動聲色的從大陸

福建莆田湄洲祖廟迎回了一尊「正宗媽祖像」，使得北港朝天宮大為失色。鎮瀾宮在台灣宗教發展史上，也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因為每年農曆三月廿三日盛大舉行「大甲媽祖回娘家」的進香活動，就是鎮瀾宮發動的；這個台灣光復後才興盛起來的宗教信仰活動，曾一度成為各種媒體爭相報導的熱門題材。

著名作家黃春明在七〇年初所拍攝一時膾炙人口的「大甲媽祖回娘家」記錄影片，至今仍是民俗活動記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大甲媽祖雖靠「回娘家」出名，但是對於自己長期以來，被人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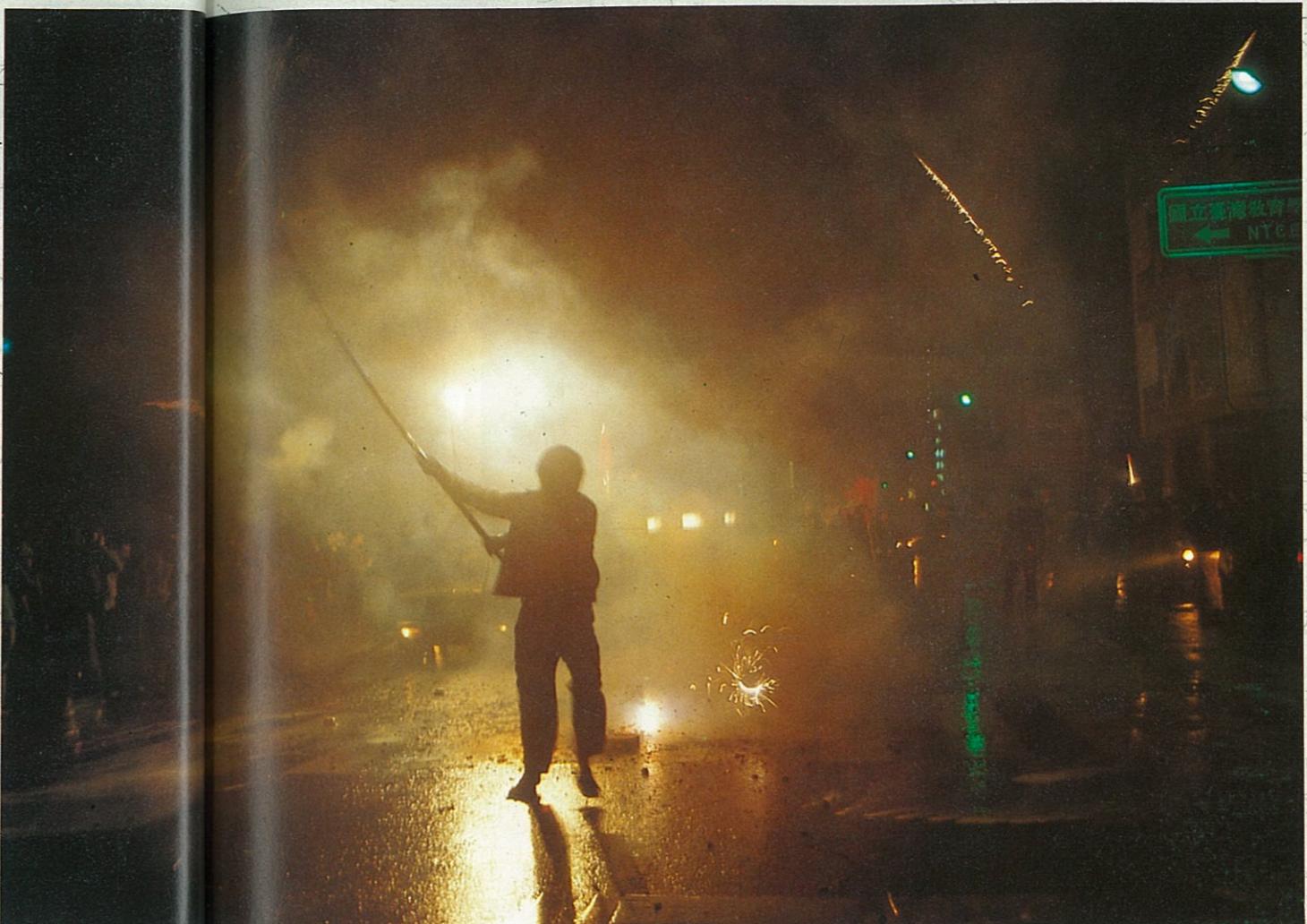
**大甲媽祖進香團
正冒雨連夜趕路**
。(攝影■賴春
標)

為從北港朝天宮「分房」出來的地位，感到委屈。據文獻記載，大甲鎮瀾宮的媽祖，是清初一位姓林的人士，親自從福建莆田帶到台灣來，然後將祂供奉在大甲這座廟裡祀奉。這樣的說法，據說一時還缺少考證和歷史上的支持。宗教雖然走的是形而上的神秘主義路線，但在這個唯心世界裡也自有一套規劃嚴密的物質性運作程式。譬如，若以三牲來祭拜神鬼，就以牲畜的熟度來分別祀奉對象的地位，因而即使在諸神的世界，也不容許胡亂編造神話來「混淆視聽」的，鎮瀾宮的說法當然引不起宗教界的重視。

搶搭「探親巴士」的鎮瀾宮

關於哪一座廟才是真正從福建

「湄洲祖廟」分出來的開基媽祖的爭議，長久以來都無法定讐，然而絲毫影響不到各寺廟的「營運」狀況。北港朝天宮依然人潮澎湃，而且香火鼎盛的程度，與台灣社會快速富足化成超正比的速度膨脹著，到了今天，迎祭之盛，花費之奢，真是到了叫人瞠目乍舌的地步。相較之下，其他各地的媽祖廟也依然平靜如昔。然而，由於媽祖廟的鼎盛，可以為地方帶來每年數十億的財政收入，使得各廟不得不暗中較力。自從台灣陸續有人進出中國大陸，進行返鄉探親的活動，在北港朝天宮這方面的人也動了心，想回到湄洲祖廟娘家探探親，回來後，在正統性上多少能夠壯點聲勢；這個小道消息從北港流傳到各地，



**大甲媽祖進香團
一路上受到民衆
炮竹的歡迎。(**
攝影■賴春標)

一向對自己從朝天宮分房出來的身份只表示質疑，但並不表示立場的大甲鎮瀾宮，卻在此時靈機一動，決定在目前這種「群雄並起」之時，搶先北港跑到大陸福建莆田湄洲島去一窺究竟，把以前的文獻資料找出來，為鎮瀾宮媽祖「驗明正身」。計策既定，先向媽祖筊杯探詢，果然是個大「成杯」！如此一來，回大陸為媽祖尋根的意願就更堅定了。

大甲鎮瀾宮10月下旬不動聲色組成了大陸進香團，經由日本、上海、福州，終於到了湄洲祖廟，順利地參加了當地媽祖升天一千年的慶祝活動。湄洲祖廟的文獻，

據說在「文革」時被燒燬許多，對鎮瀾宮媽祖與湄洲祖廟間源流關係，已無蛛絲馬跡可循，這是鎮瀾宮董事們最感遺憾的事。但，他們卻乘此機會，把自己鎮廟的「原媽」捧來湄洲祖廟「割香」，順便也請回一尊貨真價實的湄洲媽祖，一枚媽祖御璽，一座祖廟香爐，及一對祖廟筊杯。大甲進香團把這些東西帶回來，沒想到竟使現階段的爭媽祖正統的爭執產生新的局面。

「為了神明，即使受處分也甘心」

參加進香團的鎮瀾宮總幹事，



這尊媽祖像就是鎮瀾宮董事會費盡苦心，從湄洲帶回來的「正牌」湄洲祖廟聖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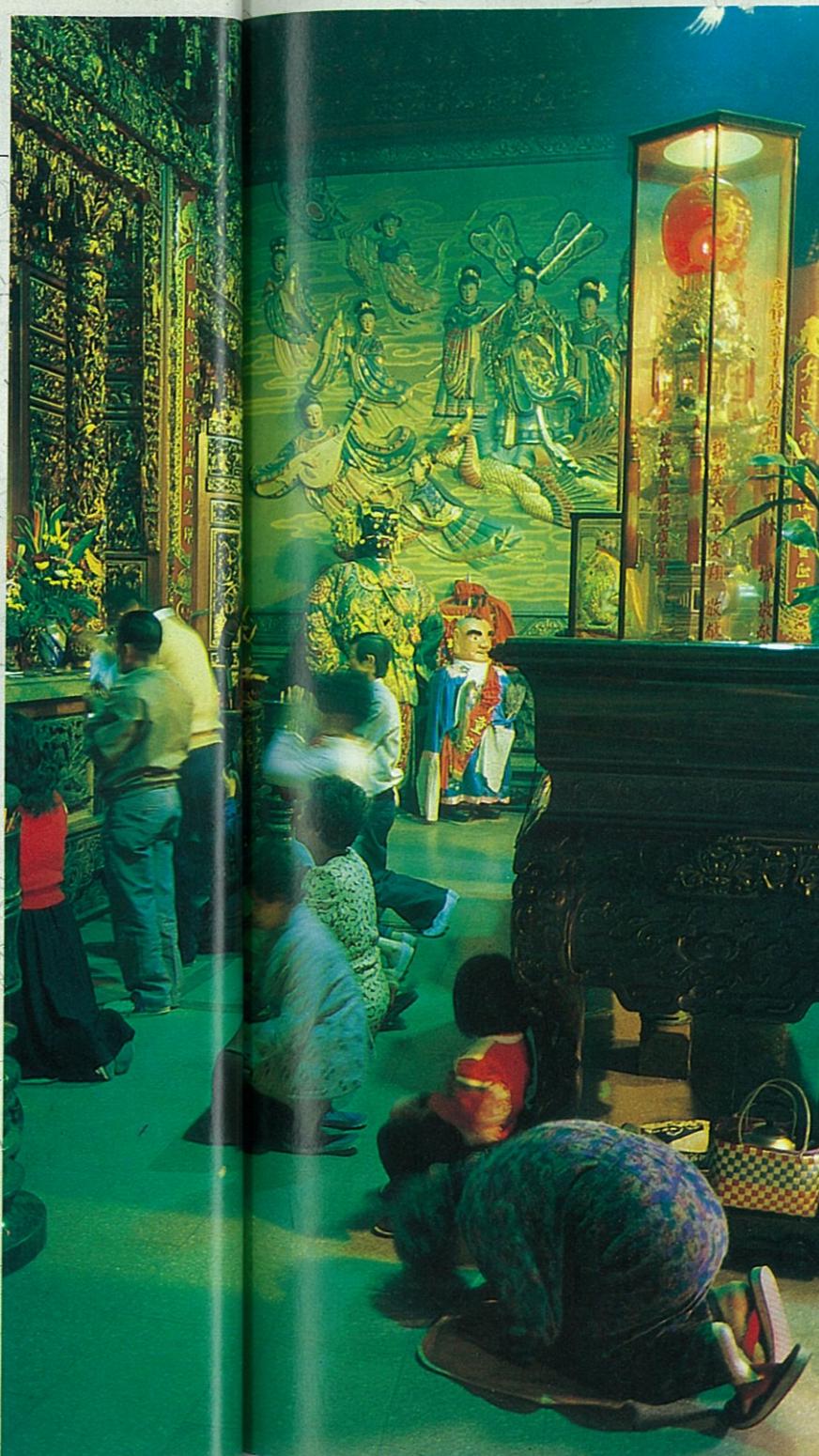


李火塗說：「大甲鎮的信徒都很高興我們終於把湄洲媽祖請回來，但是報紙一直在亂刊這個新聞，事情鬧得太大，引起了別的媽祖廟不服。今後平安沒事當然好，若是政府真要處分我們，為了神明，我們也甘心；大陸也是我們中國人的，應該算是國內，為什麼不能去呢？」

從湄洲祖廟請回來的媽祖神像，與鎮瀾宮原有的開基媽祖，在造型上略有差異；後者的面貌豐腴而厚實，如一位雍容華貴的貴夫人；前者的面貌卻較為清瘦而沈靜，反映出傳說中媽祖的聰慧與勤勉，似乎更接近一個勞動婦女的形象。自從鎮瀾宮安置了這尊湄洲媽祖，香火開始顯著地興盛起來，不只是從台灣各地來的進

香團一湧而至，還有特地趕來先睹原祖真面目為快的觀光客，也不斷地湧進大甲鎮瀾宮，更有人充滿興味地對這兩尊媽祖神像互做比較，品頭論足。最令人感動的景像是看到了幾位老太太虔誠地跪在端坐於大甲鎮瀾宮神案上，新來乍到的湄洲媽祖前，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媽祖，口中一直唸唸有詞地禱告著，好像是在對久別的親人傾訴什麼心事似的。

鎮瀾宮請回大陸湄洲媽祖的事，經過新聞媒體的渲染，不只轟動了島內，也驚動了清治單位。截至目前，記者證實了進香團的團員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壓力和干擾，但是他們仍然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來面對可能發生的任何政治後果。所以，大甲鎮瀾宮的董事會



新近迎回的湄洲媽祖像，明顯地使得鎮瀾宮的香火興旺了起來。

都不願意對外界發表任何看法。鎮瀾宮監事董振雄只說：「政治歸政治，宗教歸宗教，最好不要攬和在一起！」

一份冠冕堂皇的聲明

大甲鎮瀾宮從大陸迎回的正宗湄洲媽祖，一夜之間受到台灣無數媽祖信徒的注目，更讓台灣大小媽祖廟既羨慕又嫉妒。鎮瀾宮當局對外發表了一份冠冕堂皇的聲明：

1、按照預定意願迎回湄洲祖廟媽祖壹尊，香爐壹座、木製筭杯壹副、一顆御璽。

2、率先返大陸祖廟進香，迎回正牌媽祖神像（湄洲媽祖）轟動全省，頃全省各地信徒已紛紛組團蒞臨拜謁神像，香客連日來絡繹不絕，並求賜福。

3、本宮之聲譽已駕凌全省媽祖廟，預料大甲鎮瀾宮的香火必更鼎盛，勢將促進地方更繁榮。

4、本宮神龕內除供奉清雍正八年開基媽祖外，新添本次迎回湄洲媽祖神像壹尊，為全省獨一無二，最具有代表性、權威性媽祖廟。

這份聲明表現既如此鏗鏘有力，字字灼人，廟方又擁有一尊如假包換的「正牌」湄洲媽祖像，想來明年三月二十三日媽祖誕辰日，往年「大甲媽祖回娘家」的壯盛隊伍，也許將成為昨日的歷史了……



人間 報導攝影 冬令營

〈課程表〉

星期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9:30 11:00	人文 攝影 和 精神	傳 統 名 著 選 讀				分組 操作	
11:10 12:30	名 著 選 讀	名 著 選 讀	分 組 操 作	分 組 操 作	分 組 操 作	休 息	
	休 息	休 息					
2:00 3:20	報 導 攝 影 的 面 面 觀		暗 房 實 作 示 範			1. 學員 作 品 討 論 會	
3:40 5:00						2. 結業 領獎	

〈報名費〉4000元

〈主旨〉透過人文攝影的理念，讓照相機成為人們記錄、捕捉人間萬象的眼睛。

〈對象〉對報導攝影有興趣，並希望獲得實際經驗者。

〈時間〉第一梯次77年2月1日至2月6日。
第二梯次77年2月8日至2月13日。

〈地點〉耕莘文教院6樓視聽中心。

〈報名日期〉11月1日起至12月31日。

〈報名辦法〉索取報名表，一律通訊報名。
每期以50人為限，額滿為止。

〈師資〉關曉榮、陳映真、阮義忠、張照堂、郭力忻、黃春明、
蔣勳、梁正居、陳傳興

〈小組老師〉林柏樑、蔡明德、李文吉、廖嘉展、鍾俊陞、賴春標、
王菲林、陳品君、顏新珠

除已安排的課程外，參加學員可以：

- A. 分享「人間」的戶外採訪工作全部實際經驗。
- B. 學習「人間」攝影暗房操作實務內容。
- C. 無限制使用黑白及彩色幻燈底片及沖洗相紙。
- D. 冬季營期間的佳作作品將在「人間」發表。
- E. 使用「人間」提供之暗房及沖洗設備。

〈注意事項〉

- A. 分組操作課程，由各組老師安排採訪，地點或許不在台北地區，不能外宿的學員，請於報名時註明，以便分組作業進行。
- B. 外縣市學員請自行預先安排住宿。「人間」備有簡便公寓住宅，若需要使用者，亦請報名時註明，每日酌收水電費100元。
- C. 學員需自備相機。
- D. 分組活動由各小組老師負責，請學員盡力配合，如遵守暗房規定、守時，對於攝影工作的環境要保持安靜和尊重被攝影者的權益等等。
- E. 周一、二，供應午餐。分組活動時間的交通工具由「人間」提供。

詩人自一粒砂子看見了世間和宇宙
我們在水裡認識了生命和自然的豐



請珍愛我們的大自然水資源。

1 1年期訂戶：

凡訂閱人間雜誌一年，（一般訂戶：1480元，學生訂戶：1380元）除贈送「人間報導攝影精選集」一冊，另贈送彩卷1張，只要在有限期限內訂閱（郵戳為憑），本社在收到您的訂單後，隨即會寄上附有編號之彩卷1張，（存根聯本社留下供抽獎用），在抽獎揭曉後，本社將主動通知中獎訂戶，並將贈品寄上。

2 2年期訂戶：

訂閱人間雜誌二年（訂費：一般 / 2800元，學生 / 2600元），除贈送「人間報導攝影集」1冊外，另贈彩卷3張，供抽獎之用。

3 荣譽訂戶：

榮譽訂戶的訂費為16,000元，可永久享有人間雜誌，於二週年訂閱優待期限劃撥者，除可獲得人間雜誌一年期精美典藏版合訂本外（包括9-12、13-16、17-20、三巨冊），並可獲贈彩卷5張，參加抽獎活動。

4 有效期限：

76年12月31日截止（郵戳為憑）

抽獎日期：

人間二週年抽獎活動，將於77年1月中旬，邀請社會公正人士，公開抽獎，中獎名單，將於77年2月號「人間」上公佈。

頭獎(1名)：可得金庸作品全集典藏版（遠流出版公司）一部，值12000元。

壹獎(1名)：可得Fujica Axi高級單眼相機，值9000元。

貳獎(2名)：可得「自然圖鑑系列」「科學探索」「資訊圖書式目錄」（光復書局）各1套，每套約8000元。

參獎(3名)：可得Fujica HD-S防水相機各一部，每部約7000元。

肆獎(2名)：可得「宇宙的時代」「油畫技法」（光復書局）各1套，每套值5000元。

伍獎(13名)：可得「倪匡科幻小說全集」（遠景出版社）各一套，每套4200元。

陸獎(50名)：可得藝術造型棋「孫子兵團」各一套，每套值2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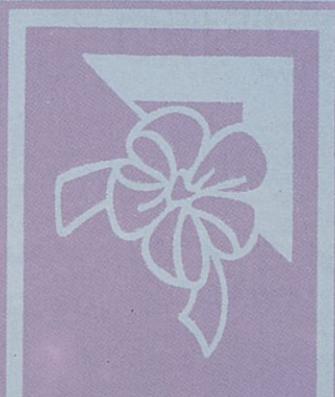
柒獎(46名)：可得「當代中國大陸文學叢刊」（新地出版社）一套10本，每套值1200元。

捌獎(48名)：可得「社會趨勢叢書」（遠流出版社）每5本一套，共48套，每套值625元。

玖獎(246名)：可得爾雅出版社叢書，每4本一套，每套約值450元。「大眾心理學全集」（遠流出版社）每4本一套，每套約值440元。或久大出版社之「傳播叢書」及「話題叢刊」每3本一套，每套約值400元。合計玖獎有246個名額。

紀念人間2周年擴大訂戶大贈獎

50萬元價值 的中獎機會！



「人間」雜誌的刊行，在廣泛讀者和社會各界

最熱烈的評價關懷和支持之下，

在這11月份，以充滿喜悅和感謝的心情慶祝「人間」創刊的兩周歲。

為了紀念這歡悅的日子，「人間」準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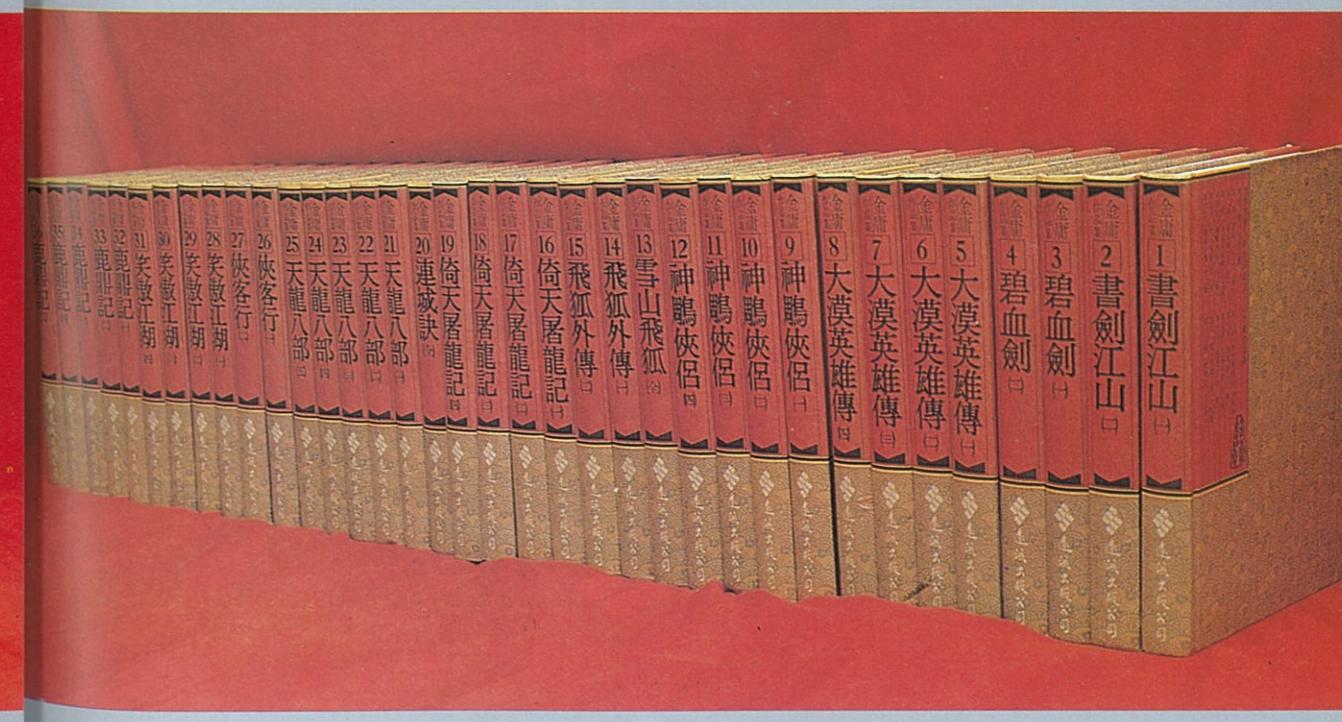
價值50萬元價值高、品質優等的禮物，

以 $\frac{1}{3}$ 的中獎比率，舉行「紀念兩周年擴大訂戶贈獎」，週來酬謝我們的新舊訂戶，希望您接受我們熱情的邀請，踴躍參加訂閱抽獎活動。

在「人間」以更大的熱情與信心邁向我們的第三年時，

「人間」熱切地需要您的續訂和新訂，好讓我們走得更遠、更久，拍回來，寫出來的東西更好、更動人。

應讀者熱烈要求，抽獎活動再延一個月！



的奧微與浩瀚；
饒與神奇。



榮漁牧經濟，豐富人類營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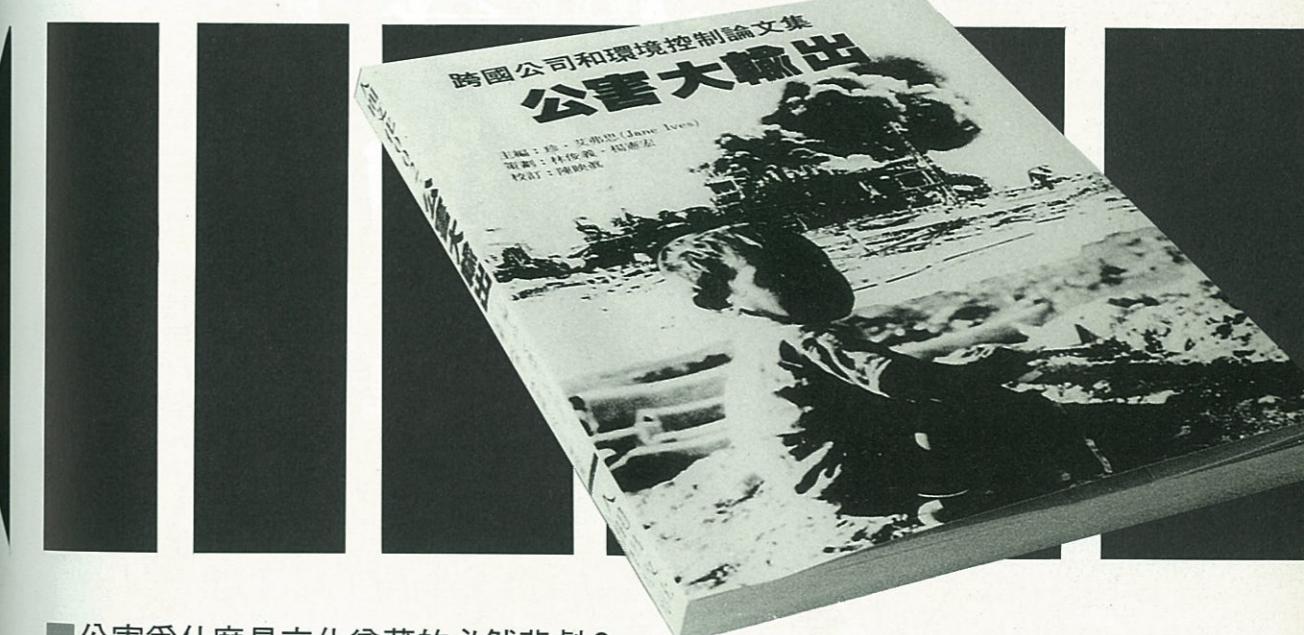
漢洋企業機構
THE HANAQUA GROUP

水產養殖 / AQUACULTURE
養殖規劃・飼料供應・產品行銷・經營服務
公司・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320號11樓
電話・(02)752-3595 (總機)

主編：珍·艾弗思 (Jane Ives)
策劃：林俊義、楊憲宏 校訂：陳映真

公害大輸出

獻給所有希望在健康、安全的環境
世代生活和工作的人們……



■公害為什麼是文化貧薄的必然悲劇？

在楊憲宏(記者)、陳映真(作家)、王浩威(醫師)、林懷民(舞者)、焦雄屏(影評人)……的共同發現中，聯手譯出的「公害大輸出」，叫世人認真去檢視美國「出口危險工業至發展中國家」，長期以來對環境破壞的事實。

●人間攝影●

非洲人間	水禾田著	定價150元
人與土地	阮義忠著	精裝400元 平裝280元
植物之美	陳月霞著	定價500元
讓我牽著你的手	李文吉等著	定價150元
影像新銳	阮義忠等著	定價190元

金水嬸	王拓著	定價150元
台北・台北(上、下冊)	王拓著	定價500元
牛肚港的故事	王拓著	定價200元
在血泊中航行	鍾喬著	定價 80元

●人間文叢●

趙南棟增訂再版	陳映真著	定價100元
劉賓雁報告文學精選集—— (一)第二種忠誠	劉賓雁著	定價150元
(二)人妖之間	劉賓雁著	定價150元
(三)人血不是胭脂	劉賓雁著	定價150元

●人間創意●	沈怡譯	定價320元
--------	-----	--------

●人間文化●	楊憲宏等譯	定價120元
--------	-------	--------

●人間傳記●	卓別林傳 邵君牧譯	定價130元
	布萊希特傳 李健鳴譯	定價210元

人間出版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02)7091920-3
郵撥帳號：1008791-0 人間雜誌社

郵購單冊85折，五冊以上8折，五冊以內
每本請另加掛號費8元，一律掛號寄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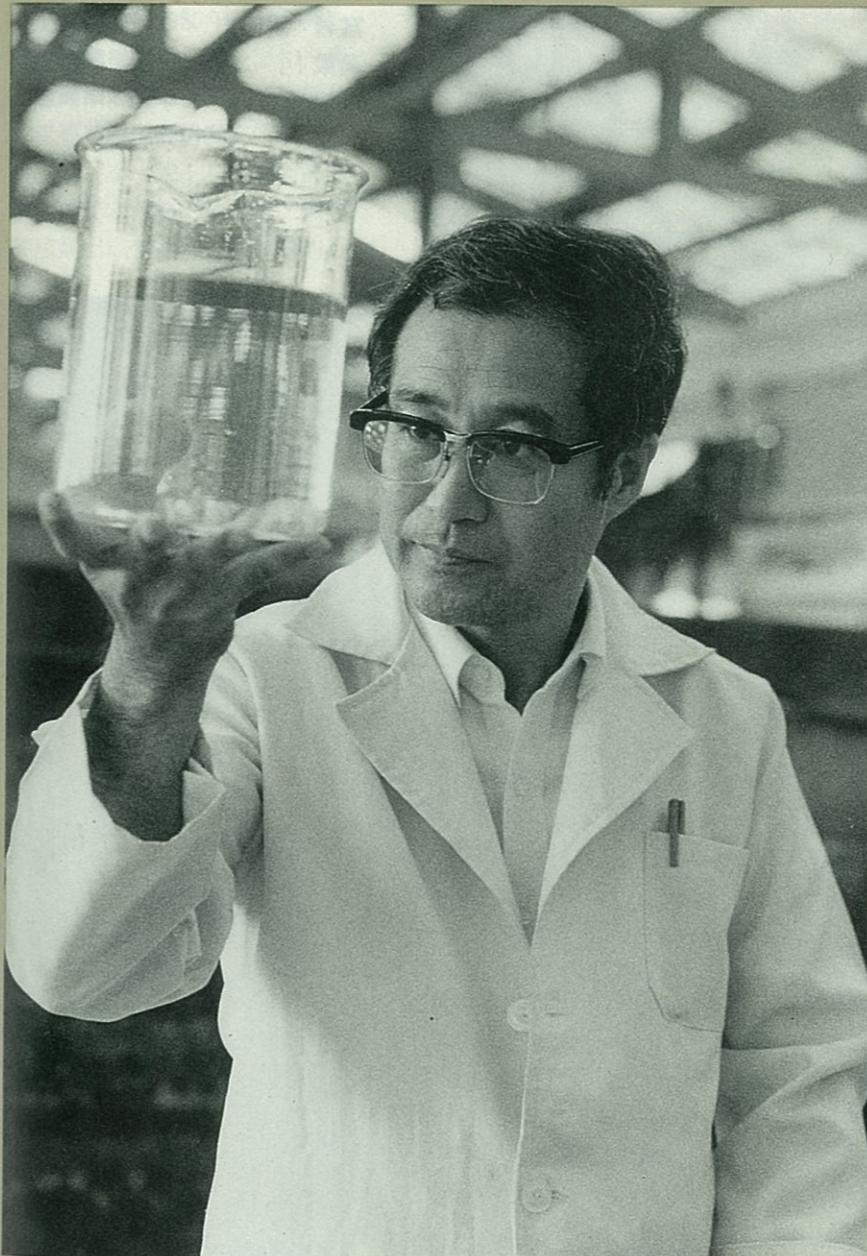
廖一久： 一個奇人 和他的 道路



1962年，廖一久負笈日本東京大學研究，他經常到愛知縣的海邊，挖掘蝦喜歡吃的天然貝類。

19年前，
他從日本學成回到台灣，
使東港一個枯索的海灘變成
國際人工繁殖草蝦科技的中心。
他工作成狂，創業成痴，在官僚體制、落後的法規和
派系恩怨的層層束縛中，在一個三級芝麻大小的單位裡，
熾烈、奮怒、掙扎、亢奮地工作了19年…
今年10月，這位備受爭議的，科技官僚中的奇人，出人意外地坐上了省水試所總所的一把手。明裡、暗裡愛護他的人們，以及明裡、暗裡對他虎視眈眈的人們，都比往時更加專注地凝視著廖一久博士另外一截充滿挑戰的道路…

攝影 ■ 廖嘉展 / 顏新珠
撰文 ■ 官鴻志



「科學家做實驗是不分晝夜的，也沒有所謂的星期日。」廖一久說。



激盪的一年

熟悉內情的人都感受到，今年是台灣水產養殖業界激盪的一年。長年累積的問題等待迫切的回答，台灣水產事業面臨著全面反思、探索和再編，充滿了複雜的困難，卻也顯露一線隱約的生機。

1977年以來，台灣水產養殖業爆炸性地擴充和發展，但是整個漁業法規、行政、組織和人事卻都遠遠跟不上。若干進取的水產養殖資本和漁業科研技術官僚，眼睜睜地看著台灣漁業行政荒廢十年，積弊和問題日漸加深，心焦慮煩，政府相關部門卻至今尚未釐定新的漁業政策。在中央，水產漁業至今幾乎沒有發言地位，行政層次還遠遠停留在民國18年從日本抄來的漁業法規，雖然也經民國59年修訂過，事實上與台灣經濟發展的腳步脫節了一大截。

今年9月2日 執政黨中央常會通過了「現階段農村建設政策綱要」。漁業界人士立刻提出質詢：既然把漁業行政依附於農業體制下，但讀完十六條「綱要」的主文，居然找不到一個「漁」字。農委會答覆竟而是：「把農字改成漁，不就有漁業政策綱要了嗎？」

1968年，廖一久學成即將離開日本時，他的朋友和同學在機場送行，把他昔日穿著的實驗衣撕開，上頭寫著「廖博士萬歲！」除了草蝦的人工繁殖外，虱目魚的人工繁殖也是廖一久1979年在菲律賓首創的世界紀錄。

就目前台灣三大農產出口品：「蝦、冷凍豬肉和鰻魚」來說，蝦和鰻魚兩項就是來自養殖業資本。而且，養殖業的生產總值，高居四大漁業之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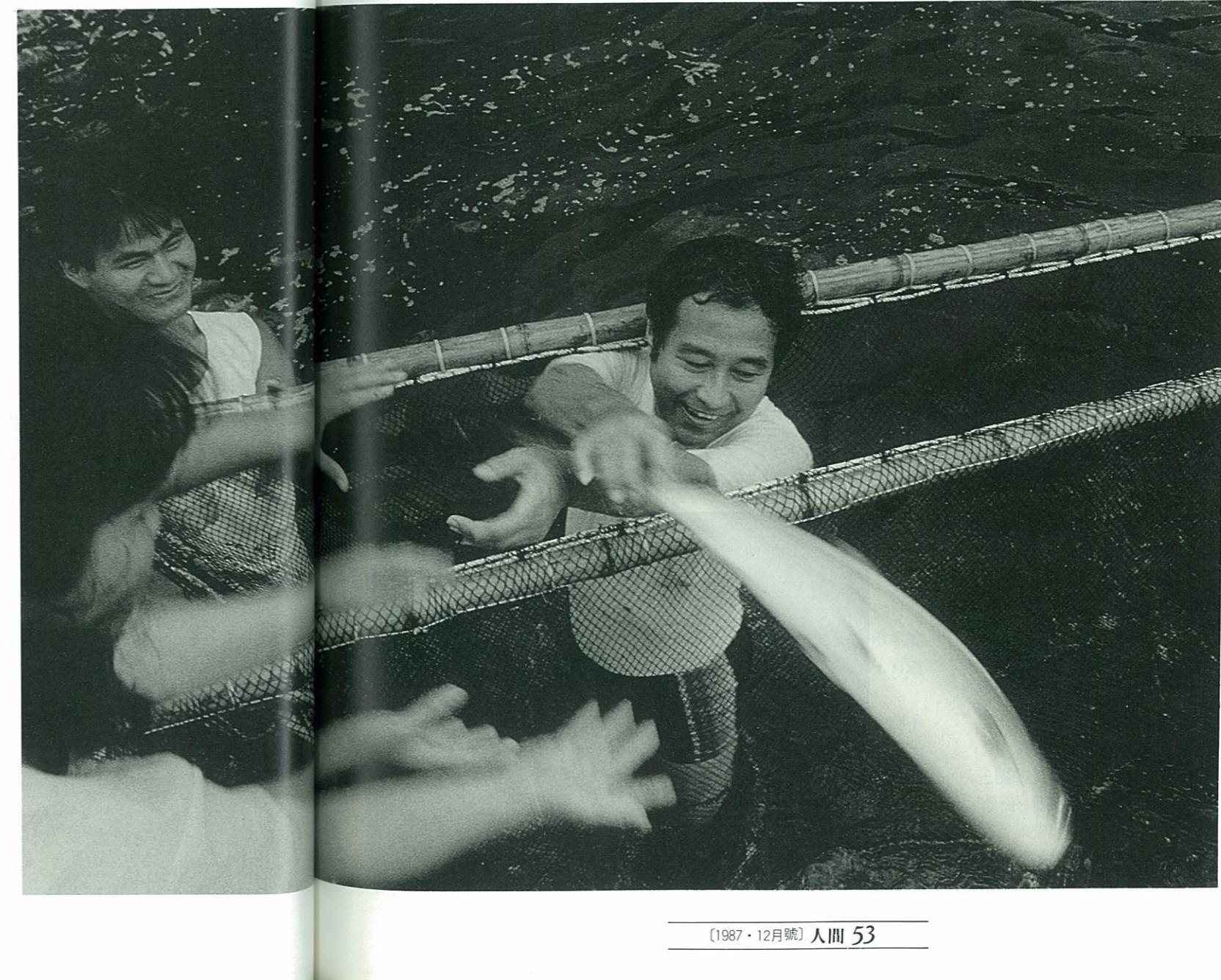
從1980年到1987年間，台灣社會投資的單位、投資金額和投資土地面積最廣的一項企業，就是水產養殖。香港的英文雜誌「遠東經濟評論」說：「在行情高漲及全球需求熱絡的激勵下，蝦類養殖類已成為亞洲成長最快的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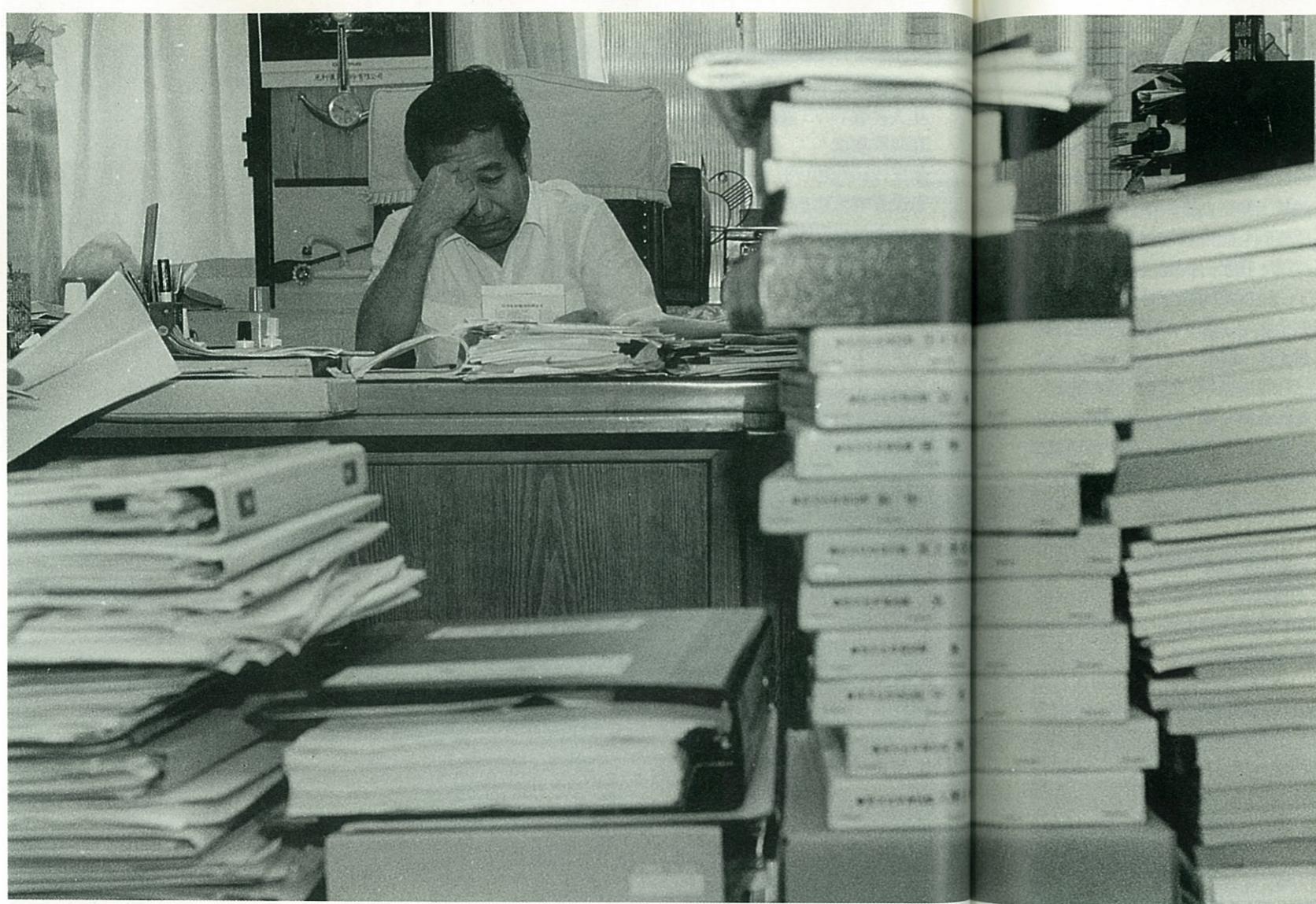
業之一。」1984年，世界糧農組織在羅馬開會，指出了全球性的觀照：「水產養殖是加速漁業的主要策略。預估在西元二千年，將佔世界總漁業產量的20%。」

十年來，台灣水產養殖的技術和資本的發展，不但在世界範圍領先，成績也令世界側目。但是，這個發展也在地層下陷的嚴重問題上付出極為重大的代價。無形中，台灣等於替世界各水產養殖國家繳了一筆昂貴的學費，而被

開發中國家列為前車殷鑑。先進國家也因為台灣的經驗和更早就設立嚴密的法規，而免於破壞性的污染成本。最近，根據報導資料指出：美、日國家已把水產養殖業資本輸出到菲律賓、印尼等亞洲地區，他們只賺利潤，將慘重的社會成本留給貧困國家人民去支付。預計對於「草蝦王國——台灣」將會帶來很大的挑戰。

一方面是台灣水產養殖科研和技術的發展和台灣水產資本的膨





除了會客之外，煩雜的行政事務，使得廖一久無法從事更多的研究。

1976年
10月10日
，廖一久獲頒首屆「傑出科技榮譽獎」。



張，一方面是當前水產漁業法規、機關、觀念的僵滯和十年來水產養殖資本擴張所付出的沈重的社會成本，使台灣水產養殖業逐漸成為以台灣環境崩潰為代價的輸出產業。目前，台灣水產養殖界存在的這些急切的問題所造成的混亂、不安和焦慮，客觀地需要有一個人、一個政策、一個方向來收拾、整頓和解決。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省水產試驗所捅出了大漏子，所長李燦然因瀆職被送交法辦。所長的空缺，暗地裡有人覬覦。希望台



灣水產養殖大刀闊斧改革的人們心裡一直有一個人選，那就是東港水產試驗所的一把手廖一久博士。很多人的心裡嘀咕，那個從來不屑於鑽營攀附的廖一久，這回再不上去當所長，台灣水產養殖部門裡的千千難結，就不能想像還有什麼機會可以打開了。

於是記者想：到底，廖一久是個什麼樣的人？我和嘉展兄於是從今年初開始數度展開廣泛的訪問。

農村的一條新活路

廖一久出生日本，台中縣豐原人。1956年，台灣大學動物系漁業生物組畢業。

1960年3月號的「自由中國」月刊上，有一篇題為「烏煙瘴氣的政治運動在台大」文章中，有這樣的記載：

某夜，有一位同學走過走廊，順手撕去那些政治宣傳標語之際，當場被埋伏在旁邊的便衣警察捉去。那位撕標語的同學是一位天真無邪的理學院學生。他的同學都說，他不僅平日待人很好，並且功課也非常好……。

1987年1月，在厄瓜多爾廖一久獲頒「世界養殖協會榮譽終生會員」。這是世界水產養殖界的最高榮譽。

這位被逮捕的學生，就是日後名滿世界水產養殖科學界的廖一久博士。

這樁意外事件，可以看出青年廖一久耿直、正義、熱情的個性，也使他決心遠離政治圈子，立志做科學家。

1962年他負笈日本東京大學，進入大島研究室取得了農學博士。六年又三個多月後，他果然成為傑出的科技人才，在世界科技史上，首度完成草蝦、烏魚、虱目魚的人工繁殖實驗。更重要的是，在漁鎮東港溪畔一片砂灘上，由他一手創建了「東港海產種苗繁殖中心」，帶著年輕人辛勤工作了十幾年，終於使台灣獲得草蝦王國的美譽，也使台灣成為國際聞名的養殖重鎮和世界養蝦界的「麥加聖地」。

在科技基礎研究與應用科技的岔路上，廖一久選擇後者。「應

用科技，可以立竿見影。」他說，「當年台灣科技的基礎設備也還十分落後。」因此，這樣的情境下，廖一久本質上是一個「科學中立」論的信仰者。在應用科技的道路上，他像飛躍的羚羊，騰躍出最美麗的身姿，滿腦子只知道勇往直前，邁進、再邁進，而終於鍛鍊出他那鋼鐵一般的意志，以及那彷彿永遠不枯竭的體力。1968年7月，他接下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的聘任回台灣，帶著協助台灣水產養殖發展的任務，資助和委託當時的農復會籌設水產養殖實驗中心。

廖一久始終深信，「搞科學研究的人，沒有上班下班。他得不斷的努力工作，勤苦奮鬥。但他卻可能對人類做出無比的貢獻……」

這是他的工作哲學。在東港十九年零四個月以來，他一直懷抱著一個夢想，一片憧憬：如何替

台灣水產養殖界建造一塊有理想、有魅力、有創意的科研園地。他的理想，如今也泰半在他不可置信的毅力和工作中實踐了。但他卻也付出了代價。「好幾次心灰意冷」，「實在很苦。做研究尚且容易。但行政上不向權勢低頭，不肯同流合污，則需要很大的勇氣吧！」他說。

他是一個科學的愛國主義者。1969年，廖一久當選十大傑出青年，在一篇小自傳中，他這樣寫：

「在這段不算長、也不算短的生涯中，我付出個人最大的努力，十四年如一日。以所為家，堅守崗位，秉持正義，一心為這苦難的國家與社會盡一己所能。然而，也受了不少的折磨——行政工作上繁雜的手續，官僚氣息的作威作福，外行人領導內行人，以及人事法令的模稜兩可，想必這些也都是阻礙我國科技發展至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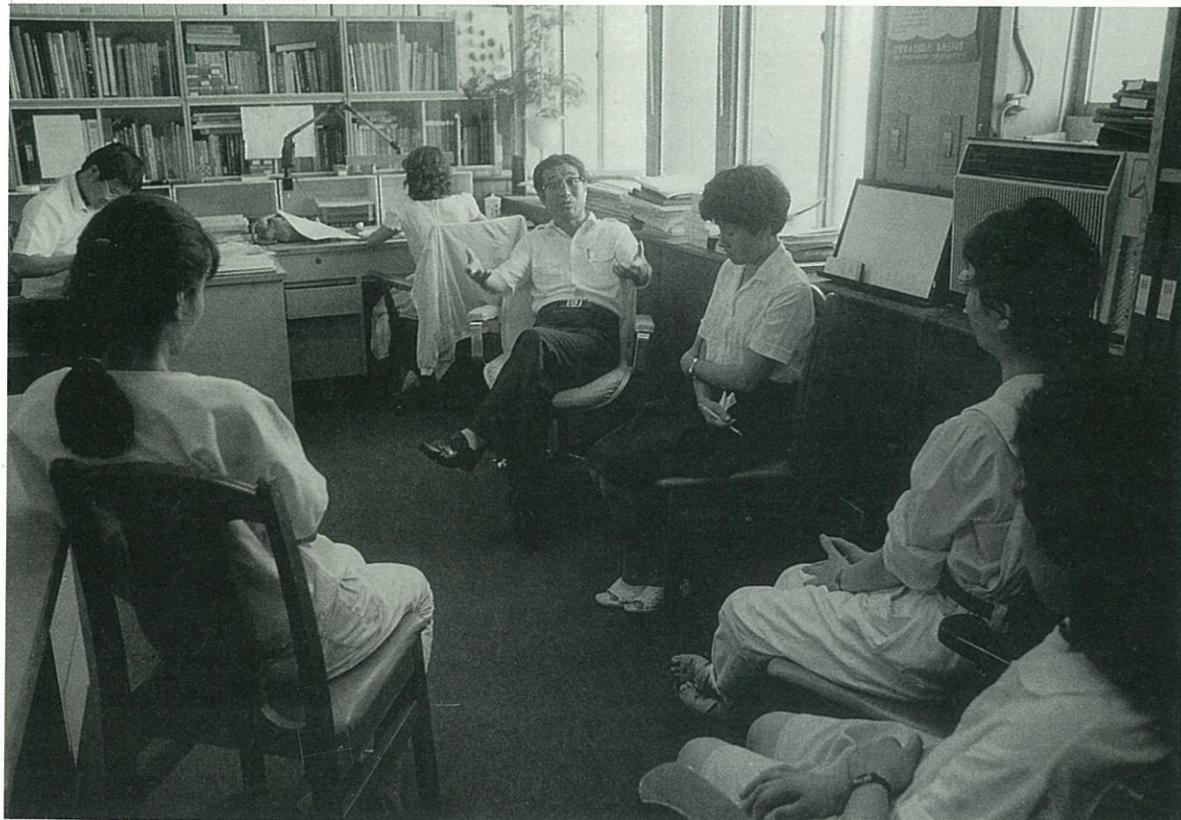
因素吧！」

這只是其中一端。他那漫長、艱難的道路，就必須從1968年他學成歸里的第2天談起。

「回到台灣的第2天，」廖一久回憶的說：「趕去農復會報到。然後，轉搭夜車到水試所台南分所報到。記得那是個傾盆大雨的清晨，我坐竹筏渡河，再登岸走了一段泥濘的塹仔路。這一程，似乎註定了我一輩子艱辛的公務員生涯。」

到職後第3天，他南下到草蝦產地的東港小鎮，下榻華安旅舍。「做草蝦繁殖實驗，第一樁事就是找母蝦。」廖一久說。每天，

東港分所圖書館職員因
「自強旅行」而無人輪
值，回來後遭所長
廖一久責備。



他得清晨4點起床，趕到漁市場去找蝦。這樣過了好幾天卻毫無結果。就這時候，一位老漁民林金生跑過來，好奇的問：

「讀書人在市場蹲了3天，你這是在幹什麼？」

廖一久把原委老實地告訴了林金生，又教他如何在海上抓抱卵的母蝦，如何使用鉛水桶，用手掌拍打空氣，「讓母蝦活存下來，做人工繁殖實驗。」廖一久說。那時候，林金生瞪大眼睛，老半天疑惑不解。「他從未聽說人工養得活蝦子。」廖一久說，在回憶中笑了起來。

廖一久回到台南分所，和老漁民林金生約好的第一通電報打到他的辦公室來。

他即刻跳上竹筏，飛快趕去台南火車站接應。他和林金生約定過，打完電報，馬上騎摩托車到台南來。結果，這次林金生帶來的一隻草蝦，在半路給逃走了。「20年前，說蝦子可以人工繁殖，人們連聽都沒聽過，甭說相信了。」廖一久說。他一邊跟記者說，一邊模擬用手在鉛桶裡拍水以便讓抱卵的草蝦能存活的動作，臉上輝映著當年的興奮。那時候，他就篤定知道，有了第一隻母蝦，他深信陸上養殖業必然是科技應用上的未來趨勢，卻不曾想到，有一天，當台灣農業經濟蕭條，養蝦業會變成了台灣農村的一條新的活路。

再度委託林金生在高雄縣白沙嶺抓到的三隻抱卵草蝦，終於在第2天深夜下卵了，獲得6000尾幼蝦蟲，活存率5%。經過技術上不斷探索，不久，活存率就提高到68%。

養殖業的一次產業革命

這次人工繁殖實驗成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那是台灣養殖業



草蝦的養殖，帶動整個台灣水產養殖的企業化經營，「連日本的蝦民都送我感謝狀，但在台灣不要被罵慘了就不錯了。」廖一久說。

報告上去。理解內情的人說，廖一久的每一篇報告都是他嘔心瀝血之作，足以作為台灣養殖企業史中豐富的社會檔案，可是每一篇報告都石沉大海，「台灣農業過去曾經為工業的發展出過不少力氣，但是，工業卻鮮少回饋農業。此外，農業對外宣稱時常把漁業納入其行列中，但輪到經費分配時，卻又將其忘得一乾二淨。」在某一篇報告中，他這樣寫。

他爭的是經費問題。1981年，廖一久向上級提出預先警告，臺灣母蝦因為捕撈過度，終有枯竭的一天。因此，他提出了「築堤式培養母蝦方案」，向上級申請八千萬元經費。在計劃中，他把東港水試分所的外海圍堵起來，在三公頃的自然海域中培養母蝦，並做好各項母蝦培育的基礎研究，然後把技術下放到民間去。

「這門技術，我確信在三年內可以確實建立！」廖一久說。

可是，計劃年年提上去，上級



博士下鄉，老漁民
興奮的不斷提問
題請教。
農村青
年訓練班
是技術下放
的重要管道，
廖一久和受訓的
學員閒話家常。

單位來的批示總是說「母蝦不會有問題，不必仰賴進口。」廖一久納悶了，他說：「固然，築堤法一旦實行，會鼓勵大財團紛紛投資圍海，而以築堤法養殖破壞了台灣沿岸的天然景觀，那就很糟。但，我們也可以在立法設限，搞好控制和管理。」事實證明，這種因噎廢食，長期不從築堤培養母蝦的政策，終於迫使民間從泰國和印尼走私進口母蝦，付出一尾母蝦黑市價格高達兩萬元的代價。而且，養殖業者趨之若鶩，一窩蜂趕到中正機場接貨，為了防止母蝦在車上排卵，必須身懷數張影印駕照，超速開車，沿路繳罰單。此外由於走私進口母蝦的數量太大，海關檢疫法根本無計可施。「前一陣子，南部養塭池鬧出了瘟病，走私進口母蝦的紕漏，也是原因之一。」廖一久說。

母蝦問題如何解決？徵結還在那筆八千萬經費預算的築堤養殖試驗計劃。如果沒有母蝦，台灣的人工繁殖就等於癱瘓。現在，台灣草蝦養殖面積已經擴展到一萬五千公頃，每年需要走私進口卅萬至五十萬尾母蝦，再怎麼算，總抵不過自己造一座築堤養殖池。「但，有人嫉妒廖一久。單純地因為是廖一久的點子，就找碴，反對，不照顧現實需要。」一位水產養殖界的人說。

不止是這樣，甚至有人在政治安全上盯著廖一久不放。有一回，南部某安全單位幹員跑來查詢。



「聽說東港水試分所的一座噴水池，池子中留下來的插旗孔，恰好跟中共有邦交的國家數目完全相同！」調查局幹員說。

此項嫌疑來路不明，讓東港水試分所的上下員工捏出一把冷汗。「這天大的罪行，當然是衝著我們一把手廖一久來的。」一位中心的研究員說：「天啊，那些插旗孔，是留著在召開國際學術會議時，插上各出席代表國家的國旗用的！」

有人見洞插針，祭出了血滴子。但仔細探究起來，似乎與廖一久在呈上去的報告書中，屢次批評在研究發展上，某些「科技保密」之不必要有密切關係。他在報告書中這樣寫：「所謂科技保密，實在是一樁毫無意義之規定」。「今天在世界各個角落裡，有不下於千位的台灣養蝦技術人員活躍著，他們有的是公家派遣出去，但大都是以觀光名義出國，為的是在「科技保密」政策之下，無法以正式名義出國。這種逼人作假，毫無實質意義的規定，還要延用多久？」

前不久，他開始爭取成立「養蝦研究所」，以便確保台灣養蝦技術的領先地位。廖一久一貫認

為，台灣應該努力在養蝦科技上領先，把汰舊的技術賣出去，而不是汲汲於消極地搞「科技保密」。長期下來，在水產養殖界各派系傾軋之間，他屢屢呼籲上級單位，「決策上要承認養蝦對台灣的重要性，就必須一改過去的作法。」「必須積極投入人力、財力、加倍重視研究發展，把目前擁有之技術視為第一代，並力求第二代、第三代技術之發展，才是上策。」

愈挫愈勇，是廖一久在複雜的利益、官僚主義系統中奮力工作所養成的脾氣，也是他招仇、樹敵的根源。這份報告書招來當時省水試所酷烈的批判，罪名是「文辭偏頗，訴諸情緒」、「以其身為政府科技人員，對『農業科技資料保密細部規定』認識不清，幾與國際間謀奪我農漁專業技術之有心人士隔海相唱，乃有此自毀長城之論！」

捧讀這樣的駁論，廖一久怎麼也無法理解其中的邏輯。他頹然坐在椅子上，搖著頭，默然地凝視著辦公室窗外的天空……

一個鐘頭，我又笑開了……

從1975年的草蝦年產量278公噸，到去年草蝦年產量5萬公噸，十年

成長率高達百餘倍，為台灣賺取數百億外匯。對於締造經濟奇蹟的廖一久，人們怎麼評價他呢？1976年，蔣經國在行政院記者園遊會上，懇切地比喻廖一久的成就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前任經濟部長趙耀東說，「廖一久，你是國寶。」

企業家邱永漢說：「廖博士在水產養殖科技發展上斐然有成，誠可謂億萬財富的推動者。」

裕隆汽車協理張哲偉說：「這個時代需要廖一久這樣的人物。」

深受日本家庭和教育的影響，廖一久非常地重信用，講禮貌。廖一久和太太趙乃賢參加小兒子及亨的小學畢業典禮。



他放棄以技術致富的機會，寧可委身在偏遠的東港水產試驗所，執著自己的研究工作。」

但也有人說，「草蝦、烏魚人工繁殖技術的建立不該完全歸功於廖一久一個人。」「東港水試驗分所浪費公帑，動用數千萬，成果竟是零。」「養殖投資和利潤，只歸於少數資本家，對下層農民反而不利。廖一久只是替養殖資本家服務。」「廖一久翻來覆去，都是吃老本那一套！」

對於外界這些批判，廖一久說：「我很幸運，正因為有這麼多人不斷找我的錯，也算是逆耳忠言吧，才使我在瘋狂的工作中尚能自惕，免去我真的走上錯誤的道路。」他停頓了一下，又說：「我，像是一個孤單的武士，在眾敵環伺中，讓我細心繫緊頭盔的帶子……。」

從他滿是滄桑的眼神裡，我看出了他並不快樂。他習慣一個人咀嚼困難、誤解甚至打擊，在工作

上，他長期是個孤獨的強者。但他擁有一顆體貼、細緻的心靈，每次他沉淪於懊喪，大都是一閃即逝。坐擁「台灣草蝦之父」的美譽的廖一久，誰能相信，他的年考績經常恰好79分，無法列入甲等。這評級是上級單位給的，沒有話說。但每回他工作到天明，走在宿舍小徑上，看見太陽緩緩昇起，他內心即刻填滿了無法名狀的希望和充實感。

「不能變成一個弱者！」廖一



久沉吟了半晌，這樣說：「在不尊重專家，像小偷一樣被人綁手綁腳的體制中工作，曾經好幾次我非常絕望。但不到一個鐘頭，我又笑開了。」

廖一久唯一在乎的是，「在國際競爭上，台灣有沒有辦法一直在養殖科技上領先。」他語重心長地說。有一年，他忽然接到菲律賓打來的電報，說是有關一群外國科學家已經成功地完成了虱目魚的人工繁殖實驗。「在那一

瞬間，我忽然感覺到失去了極為重大的什麼東西。那是我一生中經驗過的最大的灰心。」廖一久回憶說。

後來，事實證明那一宗消息來源過度樂觀了。虱目魚人工繁殖的實驗，終究還是在廖一久的手上搞成功的。「唯一遺憾的是，實驗是在菲律賓的研究單位裡，由我領導外國人完成，而不是在台灣。」他倅倅地說。

他心中掛念的是台灣這塊鄉土，

以及在水產養殖科技上的發展。卻常常有人對他處處排斥、防範。他的耳邊經常拐過幾個彎路傳來這樣的耳語：「這件事，不讓東港知道。」每次聽到這些，廖一久不禁啞然失笑。在這窄小的空間，「假使學術還有一點尊嚴的話，就不應該由派系、小圈子，甚至由政治來主導一切。」廖一久的心中常這樣想。他反省到自己性格上的缺點，「孤注一擲，不管別人怎麼想。」他這樣批評



10月26日早上10點半，廖一久離開一手創建的東港水試所，出了大門，19年4個月來的感情，終於使他不禁流下淚來。

自己，「什麼事都不怕，一心只想做事。」當然，這不是他的錯，廖一久專心投注在日夜的夢想：為台灣搞出一個最進步的水產養殖研究發展單位。有人說他的毛病在堅持廉潔、勤勞、苛以待己，從而也就天不怕地不怕，得罪了多少人！

在重重的困境中，他開始大量用英文在國際科研刊物上發表論文，把他長年來的研究向國際展開。1987年，他獲得世界水產界最高榮譽，「世界水產學會榮譽終身會員獎」。

「然後，他像乞丐一樣，到處為他的研究中心找錢。」廖一久

的一位朋友說。這筆建設經費，廣泛來自日本交流協會，國科會和民間企業。當年，在東港海灘的這一片砂地上，只有兩間海水浴場使用的更衣室；在廖一久的經營下，現在每年有兩萬人次的中外來賓到中心來參觀。「我們中心有時簡直就像觀光地區呢！」

一位中心員工說：「在這兒，有坐著外交部貴賓車跑來的各國總統和總理，也有窮苦的漁民攜帶薄禮，登門致謝，詢問魚病或報名參加養蝦農民訓練班。」

是廖一久，把台灣島上一個原先至為渺小的東港，推到世界水產養殖界舉世皆知的地名。但也

有人說，「瞧，廖一久就會自己搞宣傳！」

廖一久為全體員工感到委屈。他反駁說：「周六和周日，本所研究人員自動地加班，挑燈工作至深夜，就是靠這一股精神，我們才能夠在物質條件不算寬裕的情況下，擁有目前的成績呀。」

咸慶得人

在我的採訪廖一久的筆記本裡，在密密麻麻的字堆裡，我發現到這一行字，「不要去搶、去爭，要看得開！」

今年10月19日這天，中央日報發表一項消息，「東港水產試驗分所所長廖一久博士，頃奉台灣省政府任命，榮升為省水產試驗所所長，水產界及地方各界人士悉此均紛紛致賀，咸慶得人。」

知道了這項叫人雀躍的消息以後，我們急著再度趕往東港。廖一久仍舊忙錄在公文堆裡，連連說：「坐啊，對不起，就不把你們當客人了。」然後，他繼續忙著辦公。我們的採訪工作始終是這樣地在他工作的夾縫中進行的。偶爾，他接完電話，才湊上剛才的話題聊了幾句……。

我靜靜的看著廖一久沈默、忙碌的樣子，怎麼也不能不為他的榮升感到高興和驕傲。「用我這種人當所長，是破天荒的事……」他沈默、堅毅的說。近一年多來，台灣政治銳力改革開放的作風，就在這東港小鎮上廖一久博士的辦公室裡，我極為具體地感受到

了。

離開東港赴基隆履新前的這幾天，廖一久變得比較沈默。從低迴於全體員工內心的感想，可以看出廖一久和員工們的深厚感情，他們說：「這是遲來的正義！」

「覺得他要把他的愛和對人與工作的感情分享給基隆總所，心理



不能平衡啊。」在惜別的酒會上，廖一久一個一個舉杯敬酒，一個一個話別。感情較脆弱的女員工，早已經在低首拭淚了。廖一久一手把這個大家庭建設起來，終於因為廖一久為了馱負更艱鉅的任務，而必須離去……。

隔天下午，東港水試所研究員蘇茂森、阿善、黃博士、意大利籍的拉福等人，黯然地，站在送別的隊伍裡。在炮竹聲中，曾金菊一個人跑在大門口，一邊跑，一邊揮著手。

分所的全體員工，把鐫刻著「永繫長思」四個字的銀匾送給了廖一久。特別是從好幾位跟廖一久沒日沒夜幹活的老研究員戚然、傷惜的表情看來，這四個大字說出了員工多少訴不完的感受啊……

10月26日，記者和廖一久一起坐北上開往基隆的車子上。

我默默地想起了一個悶在肚子裡的問題：根據清華大學的經濟

評估指出，台灣草蝦養殖導致地層下陷所付出的社會成本，僅屏東縣五個地層下陷較嚴重的鄉村，每年就損失掉一百零八億元……

這不能不說是很驚人的數目。究竟當前水產養殖事業和台灣農村經濟之間的結合，是個有害的結合？還是水產養殖帶給瀕臨衰退的台灣農村一條新的生路？對於一手創造了「草蝦王國」的廖一久來說，問題的回答也應該是一個相當嚴重的課題吧。由於中國大陸在養殖技術上的突破，加以人工便宜，對台灣水產養殖資本形成重大威脅。因而最近以來，民間惶惶然傳著「台灣養鰻只剩五年好光景」；「養蝦只剩三年風光」的話，鬧得養殖界人心悸動。

台灣水產養殖事業的道路已經不可能回頭，不可能逆轉了。十年前，廖一久就呼籲過台灣水產養殖業必須設立專業區，把當前無政府狀態的生產與管理納入軌道。土地利用和水利必須及早重新修訂，才能主導民間企業的經營腳步。他主張「台灣西部沿岸的海埔新生地，都係本島高山地

必須提出正確的答案。如果有一天，台灣水產外銷市場喪失了，台灣水產養殖企業在旦夕間全面關閉，一大片鹹化了的土地如何設法復耕？是不是真的「只在政策、技術及早因應，台灣的水產養殖就可安全無虞」？依靠水產養殖新技術的輸出，賺取外匯，或把台灣養殖資本輸出到更廣闊、勞力便宜、自然條件更好的第三世界國家，使台灣成為養蝦資本的帝國主義者……這些問題，正以全新的思維領域，擺在新上任總所長廖一久的桌子上。

台灣水產養殖事業的道路已經不可能回頭，不可能逆轉了。十年前，廖一久就呼籲過台灣水產養殖業必須設立專業區，把當前無政府狀態的生產與管理納入軌道。土地利用和水利必須及早重新修訂，才能主導民間企業的經營腳步。他主張「台灣西部沿岸的海埔新生地，都係本島高山地

東港水試所的同仁和各界代表歡送廖一久，舉杯祝福的同時，廖一久又肩挑了許多重責大任。
10月27日，廖一久帶著複雜的心情，在基隆水產試驗所總所宣誓就職。

區濫墾、濫伐樹林的結果，可開發成為養殖專業區。」為了推行栽培漁業，廖一久更邀請栽培漁業的原創者日本大島教授來台演講，向有關單位進行說服，早日實施人工放流和海洋牧場的長期目標，來解決當前乍見蓬勃，實則問題重重的潛在危機。

可是，十年來，他的這些惱懃、焦切的建言，屢次落空了。好幾回，廖一久在電話裡和上級單位爭得面紅耳赤。然後，他埋首寫報告，直接越級行文到農林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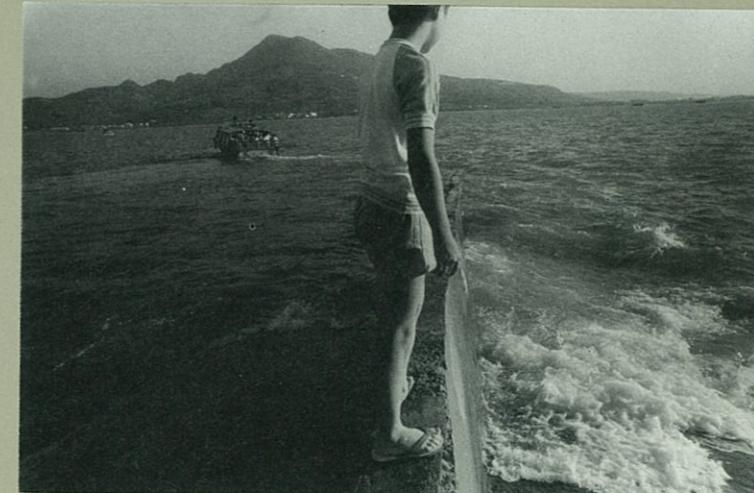
把副本抄送給他的上級單位。「但這樣做有用嗎？」他的同事說：「我聽見他氣急敗壞地大吼，只有更加替他操心啊……。」

十年後，專業區、登記管理制度、海水抽水站、重修水利法、地層下陷……已經成為亡羊補牢的熱門話題了。事實上，這些似

乎可行的補救辦法，基本上還是建設一個人為的漁業生態體系，和自然的生態相較，本質上還是十分脆弱的，亟待科技上進一步的反省與探討。

今天，這位備受爭論的廖一久到總所的辦公室去上任了。一位熟悉漁業界人士告訴我：「等著

留下來的印象 —洪裕正紀念攝影個展



人間出版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樓
TEL:7091920~3

- 展期：76年12月5日～12月17日
- 酒會：76年12月5日下午三點
- 地點：爵士攝影藝廊
台北市八德路二段433號2樓
TEL:(02)721-9011
- 「洪裕正紀念攝影展」
- 定價：300元(郵撥八五折優待)
- 郵撥帳號：1008791-0
人間雜誌社

瞧，不到一年，廖一久就會為目前困境搞出新的轉機。」當我把這個熱切的期望當著面告訴了廖一久，他笑笑說：「不，三年吧。」又說：「先把台灣水產試驗所變成有魄力、有幹勁的研究機構。先找到一群好的學者專家，來共同思索台灣水產漁業的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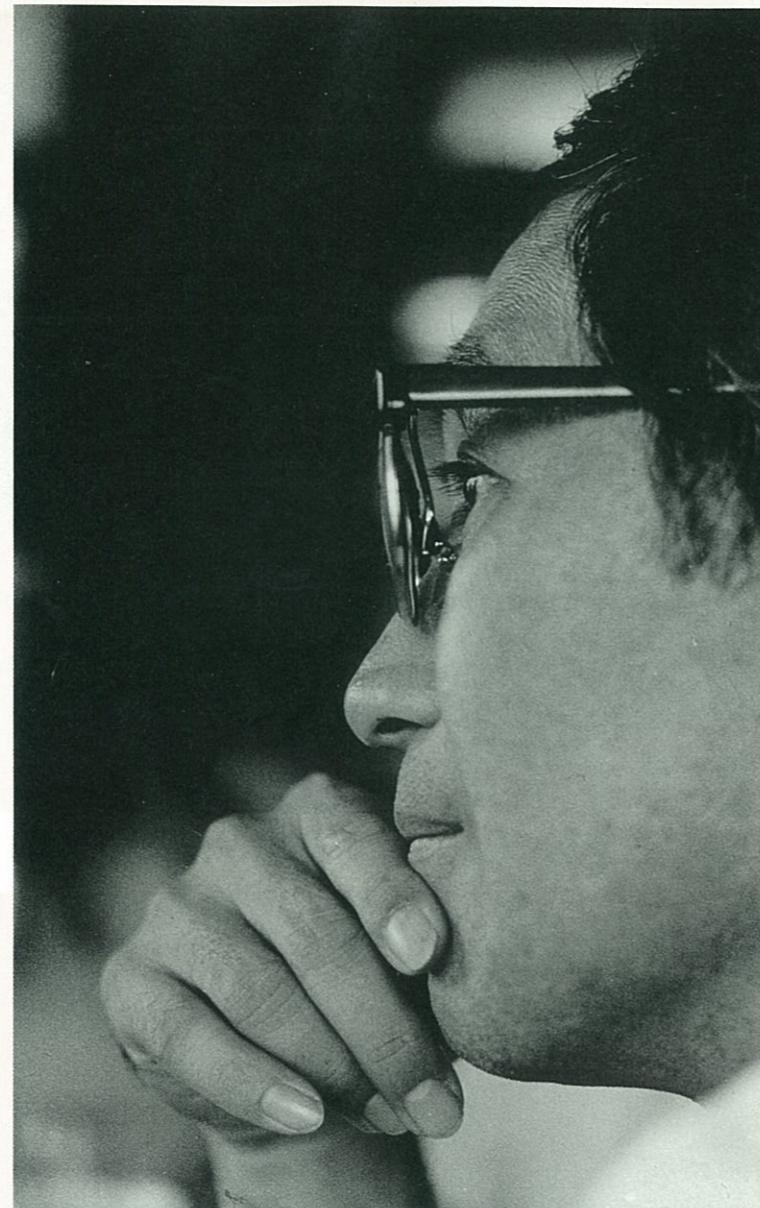
他曾經好幾次面對著台灣水產漁業面臨的巨大困境，執意不肯輕易心灰意冷。現在，他挑起了擔子，他那全心全意為台灣水產界效命的火熱的決意，挑得更高了。他永遠就是那個無法拒絕做事、渴烈地想做事的廖一久。

最近，在一次親自登船為「海建號」出海送行以後，他親切、樸實的作風。聽說很感動了總所的全體同仁。不僅如此，廖一久重用原班舊人，不帶一個親信到新單位，儘量把權力下放的做法，也起了一定程度的鼓舞作用。

下班後，記者同廖一久回到基隆八戶門的公家宿舍。他坐在客廳，一邊起勁地聊起了他目前心目中最優先、急迫的工作。這是一間孤伶伶的客廳，只擺兩張椅子，一支電話。兩杯茶水擱在臨時湊起來的紙箱上。他喝了一口茶，說：「很想立刻到全省各分所走一趟，瞭解基層問題。」

我想起廖一久到基隆後，分所的同事正商量處理某一題。有人這樣叮嚀我：「這，不能讓廖所長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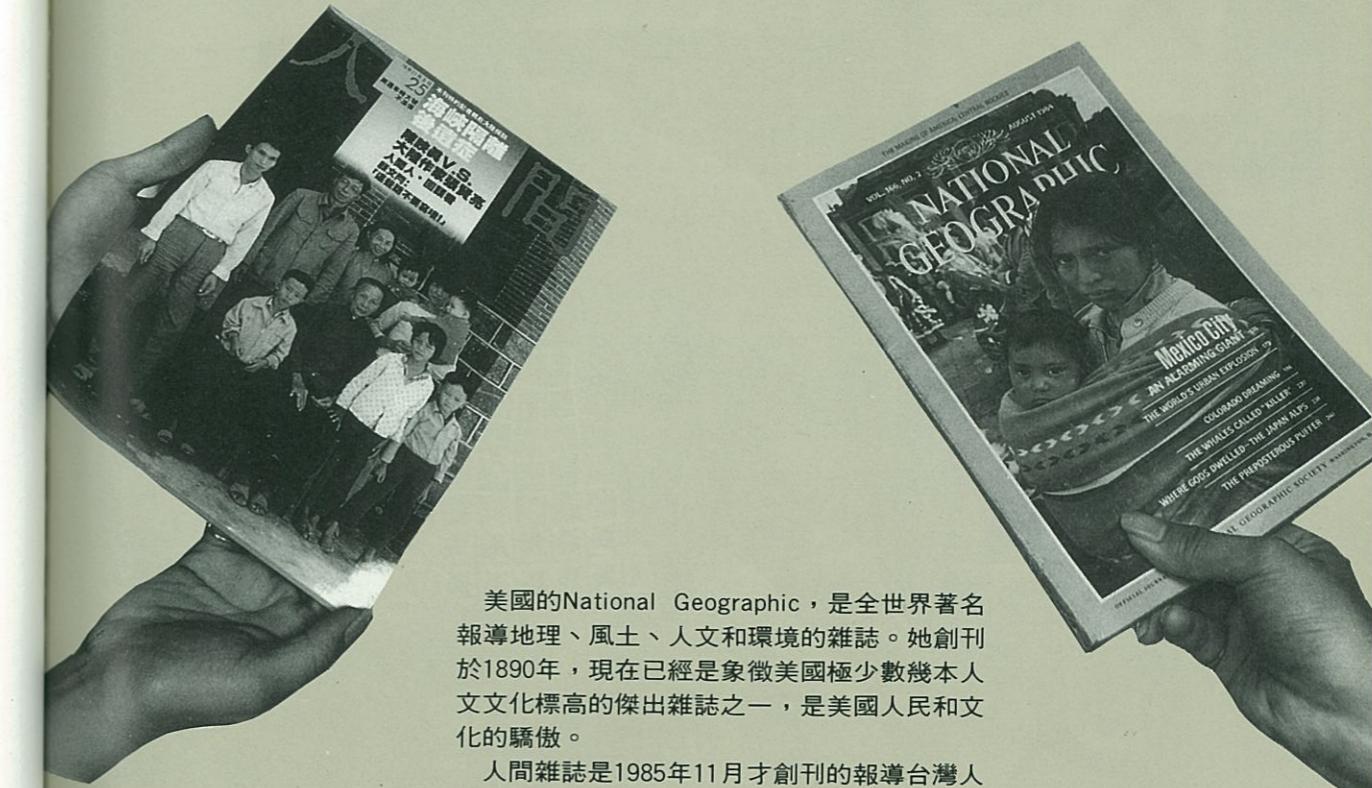
但是這一回，不是因為出於對廖一久的猜忌，而是出於善意、溫暖的叮嚀。「廖所長剛剛上任新職，不能再為東港上上下下的



事情擔心。咱們讓他全力以赴。
廖所長的第二個十九年零四個月，
對台灣的水產養殖事業該有多重
要啊！」一位廖一久的老部屬、
老戰友這樣說。

帶著悲劇性格的
廖一久說：「
我還是對未
來深覺樂
觀。」

美國 : National Geographic 中國 : 人間雜誌



美國的National Geographic，是全世界著名報導地理、風土、人文和環境的雜誌。她創刊於1890年，現在已經是象徵美國極少數幾本人文文化標高的傑出雜誌之一，是美國人民和文化的驕傲。

人間雜誌是1985年11月才創刊的報導台灣人文、社會、環境和自然的雜誌。雖然創刊不久，她的攝影、報導、人文和文化水平，印刷和設計的品質，不但迅速獲致台灣廣泛讀書界的高度評價，也使日本和歐美文化界驚嘆讚譽不止。

人間雜誌象徵著台灣反省的、進步的、參與的文化水平奇蹟般的標高。

您的訂閱，是您參與和支持人間雜誌最直接、最有力的途徑。

就是現在，請您立刻撥台北(02)7091920電話，告訴我們您要訂閱人間雜誌，我們會立刻寄書，再由您補辦郵政劃撥手續。

訂閱全年12期1480元，學生優待：全年1380元
(請附學生證影印本)

凡在76年12月31日前訂閱一年者，可獲人間報導攝影精選集一本。並可參與二週年抽獎活動。

人間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樓
電話：(02)7091920-3
郵政劃撥帳號：1008791-0號

高太太 和她的 七十隻野狗

〈左〉「黑面仔」
喜歡撒嬌，
「台北小姐」
在旁吃醋。

《狗同人完全一樣，有生命，也有靈性。
怎麼能讓牠們流浪、餓飯，
成為香肉攤上的火鍋……》高太太說。
忽然感受到，
高太太外形貧困窮愁，
却在生命上多麼富有……





高老太太的身邊
總有20~30隻的
狗護衛。

「賣——狗——喚！有人要賣——狗——喚！」11月初，重陽剛過，北風尚未冷冽。我在嘉義市的小巷道上，看見一個人騎著一輛在後座上拴著一個生鏽的鐵籠子，大街小巷收買癩狗、病狗、仔狗的人。人都說，這些狗全為了交香肉攤子。他不僅買別人不要的狗，更喜歡的是抓那被遺棄的無主的流浪狗，做這種免本錢的生意。

但是在台南縣永康鄉，卻有一位被鄰里視為怪人的老婦，隻身成立一所流浪狗的收容所，供牠們吃、住，把每隻狗都當成親人般地對待……。

插著三面國旗的 「狗貓救濟院」

11月1日下午，我來到了永康鄉崑山工專旁巷子底的「狗貓救濟院」。還沒下車，打10幾公尺外的一家獨立房子裡，猛地衝出了二、三十隻各色各樣的狗，把我團團圍住。牠們那激昂的吠叫聲，使得在附近崑山工專樓上上課的幾個學生，都探頭出來探看究竟。

就在這當兒，屋子裡走出了一位微駝的婦人，掛著圍兜。她的衣服上面沾著稀疏的、各色狗毛。她就是這些狗的收容者—高秀美。老太太今年62歲，臺南人。對這一群狗斥責了幾聲，竟也使牠們慢慢靜下來。就在屋外的空地上，高老太太就急切地和我談起話來。

原來，為了收養這些人們遺棄的70多隻狗，她最近在經濟上已陷入窘境。再加上前不久有一位台北的方先生，打電話向當地的米店購買15包西螺濁水米，捐給高老太太餵這些狗，沒想到米都快吃完了，米店老板卻一直沒有收到約定要從台北寄來的錢。「今

天米店老闆還打電話來催，要我賠錢，你看我是要怎麼辦？」高老太太說，急得掉淚。

雖然只有3300元的米錢，但對她卻是個龐大的負擔。她給我方先生台北的電話，託我代為催討，「我不敢打電話到台北。打長途電話也要花上幾百塊，好貴喔！」她說，「這些狗真是會吃倒人哦！」

夕陽已經西斜。高老太太的屋外，插著三面國旗隨風飄揚，這是個遠離其他住家的獨立屋。約20餘坪。屋後是一小片甘蔗園，屋前有一片長著雜草的空地，除了掛著「狗貓救濟院」的招牌外，門前掛滿大大小小的木板，上面寫著：「狗是人的至好朋友」、「狗是最忠實的動物」等等。「有人問我，為什麼不去救人，偏要救狗？我是說，路倒的人，自然政府當局會出面幫助，而流浪的狗出去討吃，有一餐，沒一餐，最後大都會遭人補殺，」高老太太說「艱苦人總是卡軟心。自從民國69年我先生過世以後，見到流浪狗，我總是把他們帶回來收養。」目前她總計約收容了近70隻的狗。其實早在丈夫在世時，她就有意收養流浪狗，只因當老師的丈夫反對，只好作罷。另外收容的20幾隻貓也因現在的環境不允許，只好先寄養在小女兒那裡。

在高秀美老太太的心目中，「狗和人一樣有靈性，只差牠們不會講話。狗叫時，我總當他們在唱歌……。」她說。她認為正因為狗不會講話，喜歡對人吠叫，因此得罪不少鄰人，甚至連里長和管區警察都出面干涉。」住到那



祈禱是高太太
心靈上重要的通路，
「哭死也要賴給上帝
幫我解決。」她說。

〈右上〉「這些狗真是會吃倒人喔」
高太太說。



裡，人家都不歡迎我，背後笑我是個怪人，說我瘋子、頭腦殼子出了問題。」她說，笑了起來。

「靠上帝保祐，我才有力量」

經過三遷四徙，高太太到兩年前才搬到這裡。雖然離著別人的住家還有一小段路，但是狗兒們的破壞力的確驚人。高太太花了兩萬多元圍起的鐵絲網，如今都被狗兒們撞壞了。「而且牠們還會挖土地遁哩。有的乾脆跳過鐵絲，哪裡關得住？」她說。對於這些狗的管理，她真有點莫可奈何了。「更糟的是，這些甘蔗收成之後，地主準備要種稻。

人家已揚言：到時候你的那些野狗如果把我的稻子糟踏了，你會賠不完！夭壽哦！你看我怎麼辦？」

隔天清晨，出了暖呼呼的太陽。為了避免和鄰人齟齬，8點多，一等到巷子口的人家都去上班後，她以最快的速度，把小狗拉在路上的屎打掃乾淨。然後，再把狗兒們睡的紙板、氈子拿出來曝曬，準備清理滿屋子的屎尿。由於尊重自己的採訪和採訪對象，加上我的農村出身，我若無其事地說：「不怕，不怕。」但是屋子裡狗屎尿長期發酵後，所散發出辛辣嗆鼻的臭空氣，我就不知要如何形容了。高太太為什麼能在這樣惡劣的環境，就超乎我的理解之外。「連我的兒子都不敢進來喲。來了，也只是在馬路上和我喊幾句要說的話，回頭就走了，像人客同款。」她說。當我看到她用手抓狗屎，就像滿地撿石頭一樣自然時，我啞然了。

到底是什麼力量，使她這樣不可思議地養護這些野狗？「靠上帝的保祐，我才有力量。」本來是「拿香」的高太太簡單地說。據高太太說自從四十五歲皈依基督以後，她體驗過好些神蹟奇事。



老太太認為，這些狗已經成天把她吵得神經衰弱了……

兩年前，她被機車撞斷了右手臂，卸下石膏後，手臂卻失去靈活，無法伸直。民國75年3月12日這天，當她一早起床後，她和往常一樣祈禱唱詩：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我愛主耶穌……「突然之間咻一聲，我的右手自己竟往上伸。我的上帝親自把我的右手臂拉直了，我跪下來哭泣，一直

感謝。」她說在那段日子裡，她是用便宜的碎米煮飯餵狗吃。在瓦斯爐的大鍋上，為了不讓鍋裡的碎米燒焦，她得用左手不停地攪拌。「煮一餐飯下來都已腳酸手軟。」她說。即使在那麼困難情況下，高老太太的狗也未曾餓過一餐。「現在雖然很困難，我只有每天祈禱，『哭死也要賴給上帝』幫我解決。」她一邊說，一邊就沒有停下清潔滿地狗屎的工作。

為了防止發情的母狗出去受孕，她竟把自己的臥房騰出來，自己睡在躺椅上，在房子裡兩個房間各關五、六隻正值發情的母狗，甚至連廁所裡也住了兩隻。在房間內當高老太太擦完了床板，即對發情的母狗說：「你可憐喲！15天若到期，阿嬤就會放你們出來，忍耐點兒哦……」

狗食魚肉，我食粥



客廳裡擺滿籠子，關著尚未打預防針的小狗，「像這隻『薇薇』牠眼睛瞎了，你放她出去，不被車子撞死才怪。」她說。也由於客廳裡狗籠縱橫擺著，掃帚掃不到的地方，都已堆積出一層厚厚的污垢。接下去又是整箱待洗的狗飯盒……等高老太太把這些忙完，都已是下午兩點多了。在這段時間中她已經陸續地煮了六大鍋飯，而狗兒吃的魚、豬皮、雞頭，也已煮熟調好了味。但是高老太太自己的午餐卻還沒有著落。

「我是經常這樣有一餐沒一餐，所以營養不良，現在常會感冒，出冷汗。」她說。

高老太太說，曾有一位台北小姐寫信來安慰她說，一旦高老太太死後，這些狗自然會報答她，並希望她不要受世俗人的譏評的影響，手軟了，把狗全放棄了……高老太太感嘆地說，不知前世是不是欠了什麼狗債，否則怎會這輩子為狗拖磨辛苦。「人家年老了都在享福，可我每天守在這裡，忙得快不成人形了，簡直像乞丐婆一樣。」她說。當她軟弱的時候，曾經一個人在屋裡徹底地哭過好幾次。她調侃地說，這些流浪狗也不知為什麼「狗運」這麼好，碰到她這種主人。單從吃的方面來說，狗每餐有魚有肉，生病的甚至幫牠泡牛奶，煮稀飯配肉鬆，而高老太太卻經常只吃罐頭醬菜、花瓜、麵筋等，胡亂果腹，「對於狗吃的，我從來不會刻薄。有人問我，給狗吃的，怎麼還需調味，我想，他們從來

沒把狗當成有生靈的動物看待，白淡無味，叫狗怎麼吃得下去呢？」她說。

曾經有人打電話給她，希望她能收容一隻養了十幾年的大狼犬。「你自己養了十幾年，難道沒有感情嗎？」她在電話中大吼。「那隻狗一定是有問題，或是快死了，才要送來讓我收尾，」她說，「我罵著拒絕了。死狗我最駭怕了。」她說。

她回憶起從前也有一個人抓來一隻大狼犬，偷偷地綁在她住家外面的電線桿上，高老太太面對著這隻又老又病的狼犬傷透腦筋。因為獸醫不肯為一隻狗來看病，她只好餵牠吃消炎片。雖然治好了牠的扁桃腺腫大，但過了不久，這苦命的狼犬又罹患了感冒，突然死了，最後，還是她拜託一位學生幫她在隔壁的空地上挖個洞，埋了。去年三月間寒流過後，因感冒併發腸炎死亡的十幾隻狗，也都葬在那裡。「那塊土地是一個外省老芋仔的。萬一有一天要蓋房子，挖下去全都是狗屍狗骨，那時我要逃，也無處逃了。」她煩惱地說。還好，離她家不遠處有一條溪。「後來死的狗，我就放水流，並且祈禱，希望牠們後世有好命，出生在富家……」高女士用抖顫的聲音說。

「阿山仔」、「肯他露」、「南南」……隻隻有名

她的每一隻狗都有名字，國語、台語、日語和英文全都用上了。一呼喚起狗兒的名字，高老太太的臉上即浮上一絲溫馨的微笑，她很興奮地告訴我：

「阿憨仔」有兩隻，一公一母，都是白狗，是個成功大學的學生畢業後去當兵前送來的；母的「阿憨仔」自己雖沒生小狗，但是卻會把一個老榮民抓來丟著就跑的

兩隻仔狗（高老太太為牠們取名「阿山仔」）帶大。

「肯他露」自從牠愛人過世後一直悶悶不樂。

「黑面仔」常常咳嗽。

「平安仔」是一隻癩皮狗，看見高老太太要幫牠抹藥，拔腿就跑。

「南南」被車子輾過，下半身癱瘓。見到人就用前腳拖著後半身猛追，還會咬人，卻好像很恨人的樣子。高老太太怕牠下半身拖在地上會受傷，還特別在牠的臀部綁著嬰兒紙尿褲。「當我去雜貨店買嬰兒紙尿褲時，人家問我是不是要買給孫子用的，我還真不好意思回答。」高老太太說。「別人養狗在賺錢，我養這一堆是拿錢在倒貼。」

面對這群狗隊伍，抄電錶的不敢進去；一碰到電器、水管故障，根本沒人敢去為她修理。

這群狗無疑像一道鴻溝，劃開她與她的兒女之間的親情。「我若不養這些狗，孩子就願意讓我家住他們家。但這些狗怎麼辦呢？放生吧，終究會淪為香肉。」她說。

我死後，這些狗怎麼辦

問她是否有勇氣繼續養下去，她拿了一張從日本舊雜誌上剪下來的新聞，對我說，30年前，在日本千葉縣，有一位前海軍少將的太太，名叫清水福子，因為也是對狗的慈愛，總共檢回9000隻野狗，養在京都的一個小山上，當地人稱為「狗山」。「看了這

(左)讓出自己的臥房，關著正在發情的母狗。



〈左〉窗口，是公的「阿憨仔」的地盤。

消息我嚇了一跳。世間怎會有這種人，我養這幾隻就夠我『哀父叫母』了。像這位老太太怎麼吃得消？所以，想著想著，我就多了一層勇氣，一定要繼續把狗養下去。」高老太太說。

另外，她也告訴我，在日本還有一位老太太，因為耗盡財產，無力再收養她的500隻狗和300隻貓，向政府和動物協會求助被拒，終於以安眠藥把全部的貓狗弄死後，自己也自殺身亡。「我看了這報導後，風火很大。當初她又何必還要救養牠們呢？如果是我，當乞丐婆，也要討來讓這些狗吃。」她賭氣似地說。

面對這每月萬餘元的養狗開支，高老太太自知，我們政府當局決不會補貼她錢去養狗，所以也從未申請幫助，只有零星由社會人士來的捐款在支撐著她。

「狗貓救濟院」
高秀美女士
台南縣永康鄉大灣路979巷84弄3號
(06) 2347875

雖然如此，她還是這樣的夢想。「如果有人願意出錢出力幫助我，不知會有多好？」她嘆氣了。她說如果有人捐足夠的錢，她計劃請個煮飯的工人、一個獸醫，還有一部中古的車子，上面寫著「貓狗救濟院」，到處去尋找喪家流浪的野狗，「這樣一來，要養一千隻也沒問題。」她笑著說。

「再不，我希望能活長壽點，否則哪天我死了，這些狗可怎麼辦才好？」高老太太憂愁地說。

「現在，走在外面，我自覺像草地人一樣，感覺怪怪的。莫非，這些狗已經把我吵得神經衰弱了……」她喃喃地說，皺著眉頭，「做人這麼艱苦，看要怎麼辦？」而這句話，她已經重複對我說了好幾次。

生命應有的尊重和喜悅

「至好朋友就是耶穌／擔當罪過和煩惱／真正咱有大大福氣／萬事攏可對祂討／心肝常常失落平安／杳杳掛憂甘苦事／這是由咱未有深信……耶穌知道人心的軟弱／當將個項來祈禱……」當我離開高老家，這首高太太禱禱後激昂的唱出的聖詩，一直縈繞在我的耳際。本來我想採訪得差不多了，暗喜能提早離開臭氣狗毛彌漫的高老太太家，出來呼吸幾口新鮮空氣，這時卻逐漸地轉為不安，因為我開始跟高老

太太一樣感到有著無助，不知怎麼辦，甚至摒棄這些狗的心情。而那老太太竟還那樣信誓旦旦地要「擴大營業」呢。我一路上反覆地想著，終於叫我不得不重新反省自己對「生物」、「生命」、「生靈」的想法了。

採訪筆記

截稿後，當我重新改稿時，無意間發現，單只在文章中，高秀美老太太就說了5次「……我怎麼辦？」的話。從實際上，這些狗的負累，已造成她身心嚴重的疲勞和挫折，我甚至憂慮她憑著個人的意志，還能持續多久？

高老太太對這些流浪野狗的慈悲心，和當前社會、鄰居對她的冷漠和排斥，形成鮮明的對比，長期以來，我們社會的發展，早已不把人當人看待的扭曲心態底下，「流浪狗」又算什麼東西呢？

我們已喪失對生命應有的尊重和喜悅。我忽然感到乍看甚至有些精神異常的高老太太，對我和現代人說了好多好多話。 ◎

關心人間

，參與人間

加入人間，是您生命的另一起點！

人間需要：

■ 契約報導作家

我們徵求台灣年輕一代有社會傾向的小說家、散文家和其他文學青年，來人間從事報導文學的實踐！到台灣生活、自然、農村、山地無限豐富的現場去學習、體驗、調查和創作！

有意者請寄簡歷、得意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合則面談。

■ 契約報導攝影

我們歡迎長期閱讀人間雜誌，理論上、實踐上對報導攝影有認識的攝影青年來應徵。有意者請寄簡歷、作品至人間雜誌社編輯部。（沒有經驗、沒有作品者切勿應徵）

■ 廣告 A.E.

大專以上男女不拘，富雄心愛心人文素養具企劃組織表達能力，能獨當一面的優秀廣告人才。

■ 義工

有理想、有愛心，渴望參與人間的理想者。

■ 駐校代表

稿約：
我們向廣泛的人間讀者徵求報導題材。請寫明題材或故事梗概，為什麼這個題材使您覺得應該報導，及故事地點、人名、連絡方法等等。
題材一經採用，實際採訪刊登，除在文末誌明致謝之外，並優惠價（八折）直接向人間出版社購買各種叢書。

人間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樓
電話：(02) 7091920-3
郵政劃撥帳號：1008791-0號



人間雜誌社



這位老阿婆需要您的援手

在彰化基督教醫院二林分院社工部工作人員的努力下，這位84歲的阿婆順利完成了人工股骨置換手術。

住院病人家屬生活貧困、營養不良、因病失業、子女失學、婚姻破裂……，都是每天等待社工部門去解決的問題。他們急切需要您的援手。為了籌募社工部的濟貧資金，我們將舉辦歲末義賣會，歡迎您捐款或提供藝術品及各種商品，並請於12月13日以前和我們聯絡。

歲末義賣會：

地點 / 彰化基督教醫院二林分院禮拜堂

時間 / 12月15日

捐贈聯絡處：

彰化基督教醫院二林分院社工部

/ 二林鎮大成路358號 電話 / (048) 965155~7

郵政劃撥帳號 / 02575638



人間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樓
電話：(02) 7091920-3
郵政劃撥帳號：1008791-0號

馬赫俊神父

聖高隆會的，年輕的馬神父，
來自迢遙的北愛爾蘭。
他因為在勞動者當中傳道，
令警察、社會為之側目。
他經常流淚誦讀、冥想的經節是：
《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
因為祂為我敷了油，
差遣我向窮人傳播喜訊；
向俘虜宣告解放；
向盲人宣告復明；
使受壓迫的人獲得自由……》



馬神父在桃園市附近的工業區，
散發「愛生勞工中心」的簡介。

攝影■廖嘉展
撰文■曾淑美



即使是土風舞教學，熱心參加的勞工也不多。

五月間一個燠熱的中午，在路邊小店吃過蛋炒飯和貢丸湯後，馬赫俊神父和助手蘇一江散步走回一百公尺之遙的「愛生勞工中心」。

走到門口，兩人卻赫然發現：三十分鐘前還貼在門口牆上的海報和中心簡介，已經被撕得一乾二淨。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為什麼……」馬神父大踏步走進中心，仔細查看有沒有其他的損失。

長期以來，一直有個從不露相的勢力，使愛生勞工中心常收不到信；使寄給勞工的活動表和通知單半途失蹤；使來參加活動的勞工受到威嚇和警告，中心門外

有人鬼鬼祟祟地竊聽……

我看見平時很少在人前祈禱的馬神父，坐到書桌前，按著十字架和聖經俯首默禱了數分鐘。再抬起頭時，他的神情已經恢復平靜，灰藍色的眼睛澄澈地煥發出一股堅執的勇氣。

從「奈爾」到「馬神父」

馬神父的家鄉在遙遠的北愛爾蘭海岸。據他說，那邊的海洋很洶湧，作寒綠色，不同於台灣海洋亞熱帶的藍。他原名奈爾（Neil Magill），一九四七年出生於一個天主教家庭，在七個小孩中排行第三，從小就在濃厚的宗教氣氛中長大。

奈爾小時候並未具體想過長大要做什麼。不過，奈爾童年的偶像，是他們教區的一位神父。「他真的是好得不得了的一個人，對什麼事都了解、都寬容。大人、小孩都喜歡找他告解，向他吐露心裡面最隱密的話。」回憶起那位神父，馬神父仍不自禁地充滿敬意：「我有時候話講不清，他總有耐心等我把真正的委屈說出來，然後呢，招待吃一頓點心！」那時候，奈爾小心眼裡就常想：自己長大了也要成為像他一樣有智慧的好人。

一九六四年，奈爾進入都柏林的愛爾蘭大學讀心理學、政治學和歷史。當時，席捲全球的學生

運動正風起雲湧。反戰、反核、反體制、反權威，大學校園一時湧現了前所未有的血熱的生命力。在這樣的時代氣氛下，再加上，北愛爾蘭本身長期與英國的抗爭，年輕的奈爾比其他國家的激進學生更焦切地體會了被壓迫者的困境。他努力去思索改善世界的方法，思索如何為人類做最徹底的奉獻。

他開始打算做一個神父。

「當時也有許多學生反宗教。奇怪，我倒是從來不懷疑自己的信仰。大概是父母和那位堂區神父，在宗教上為我做了最好的身教，我真的相信人可以在宗教裡成就最美滿的事。至於教會因制度太龐大、沈重，到後來扭曲了基督的公義和革命精神，當然應該受批評。」馬神父說。

他完成了必要的修業，成了聖高隆會（The Columban Society）的神父。



「做神父最大的犧牲，是不能娶妻成家。」有一回大家一起在勞工中心裡喝咖啡。咖啡杯上的一幅家園天倫樂圖案，無意間觸動了馬神父的話題：「在神學院唸書的五年裡，有兩次差一點以為自己大概不適合當神父。那時候，曾經想要擁有一個自己的家庭。」

在他看來，當神父或結婚，都是人間至為美滿的事。他跳課出去約會，回神學院碰到管學生生活的老神父，老神父搖著頭對他說：「奈爾，你這樣不行喲，當不成神父了！」院裡人人知道他墜入愛河。

他回房靜想幾天，心裡很掙扎。他祈禱、懺悔、讀聖經，不斷地等待上天給予他順服的力量。他恆切祈求，「哦，上主，請給我力量，全心全意接受你的差遣，到貧困流淚的人們當中，為上主的公義做證。」他說他是個心思清爽的人，上主幫助他做好了決定。他趕到女孩那裡，千抱歉萬抱歉，在女孩的充份諒解下，和平地分手。走回神學院的路上，他很明白自己的的確確犧牲了人世裡最親密的溫愛。

他終究站到基督的那一邊。

與韓國的「對話」

聖高隆會的特色之一是，會裡神父必須到外國服務，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這正是奈爾最由衷的祈禱。他一直希望能到一個語言、風俗、信仰和愛爾蘭不同的地方，去跟不一樣的人、事、物做「對話」（dialogue），從中體

在台灣6年多來，馬神父一直睡在地板上。

認和實踐他的信仰。他決定到韓國去。

在韓國，教會跟勇於抗爭的大學生和工人緊緊站在一起。因為韓國教會從福音的立場一貫同情和支持群眾運動，馬神父遂有許多上街頭示威的機會，常挨催淚彈。

「韓國群眾對於重大政治和社會的不義，經常自動組織起來表示抗議和異議。韓國的基督教會，從韓國民眾學習了很多。不是教會帶領著民眾，是上主藉著民眾帶領了教會。」馬神父說。

他勤學韓文，在當地交了許多好朋友。或許北愛爾蘭人擇善固執的硬脾氣，和韓國民眾強悍、直率的倫理性格特別投緣吧。他每星期日向兩千名教友佈道，和他們相處得如兄弟姊妹，感覺一生之中從未如此飽滿充實過。

「有一次，我從漢城要趕到南部的釜山支援那邊的工人運動，在公共汽車上被警察攔住，要帶我走。」馬神父回憶，「車上的人不認識我，卻一下子就知道我是韓國民主運動的朋友。警察一開始動手，他們就集體頓腳，眼睛直瞪著警察，越頓越重。警察估量打不過這些人，只好放了我。我就被這麼一車陌生的韓國民眾護送到釜山。」

在韓國前後四年，一九八〇年，馬神父被派到台灣。

據馬神父看，和鄰近的韓國比起來，台灣勞工受到種種不合理法令的壓制和歧視，長時間不理解自己擁有的巨大力量，無法透過健全的工會來爭取應有的權益，

勞資間的糾紛表面上看起來沒那麼尖銳，卻像一根隨時可能卡進社會咽喉的魚刺，隱憂很大。

「愛生勞工中心」

空氣汙濁、交通混亂，整個桃園市的建築物，被工廠和汽車的廢氣薰染成黯淡的灰黑色，到處是規劃得很不完全的工廠。乍看之下，桃園絕不是一個討人喜歡的城市。

但是，馬神父非常樂意住在這裡，因為：「有很多勞工朋友聚集生活在這兒，我可以幫忙更多的人，讓他們透過木工耶穌，認識自己的尊嚴。」馬神父說。

一九八四年，在天主教會的支持下，馬神父的「愛生勞工中心」在桃園市正式成立。那時他已經在台灣住了三年有多，學會了台語和普通話，可以跟本地人流利地交談。

來到「愛生勞工中心」，我特別注意到張貼著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工作通諭海報：

- 「人比物更重要；工人比資本更為優先。」
- 「公正的社會，給予工人合理的工資。合理的工資要足夠讓工人建立家庭，維持一家人生活，保障家庭生活安定無憂。」
- 「工人應享有：一、每週至少一天的休息；二、醫療援助；三、退休金和養老金；四、工商保險；五、安全及衛生的工作環境；六、結社、組織工會的權利；七、罷工的權利；八、失業的保障。」
-

馬神父就住在勞工中心，起居、坐臥都在這些簡單、明確、堅定的信條裡。晚上睡在廳堂角落一張榻榻米上，他的衣物極為簡單，連衣櫈也用不到，草草收到旅行袋裡。他的比較重要的「財產」是書籍。讀過的書，又幾乎全捐給了中心的圖書室。

每天早晨醒來，他先到廚房給自己沖杯咖啡，然後端到中心的木椅上喝，邊看報，邊抽長壽煙。等助手蘇一江、劉素齊到來。

為了遷就勞工朋友的工作時間，中心的活動幾乎都集中在晚上，所以三個人其實白天也無太多事可做。他們為晚上的活動做準備，閱讀報章雜誌和等待偶而白天放假的勞工朋友來聊天。朋友一來呢，馬神父更是咖啡一杯杯地喝、煙一根根地抽，和客人聊個不停。

除了嗜飲咖啡，馬神父在飲食上與一般勞工朋友無異。他不太下廚房，常常勞駕劉素齊弄中餐或晚餐，經常是極為簡單的二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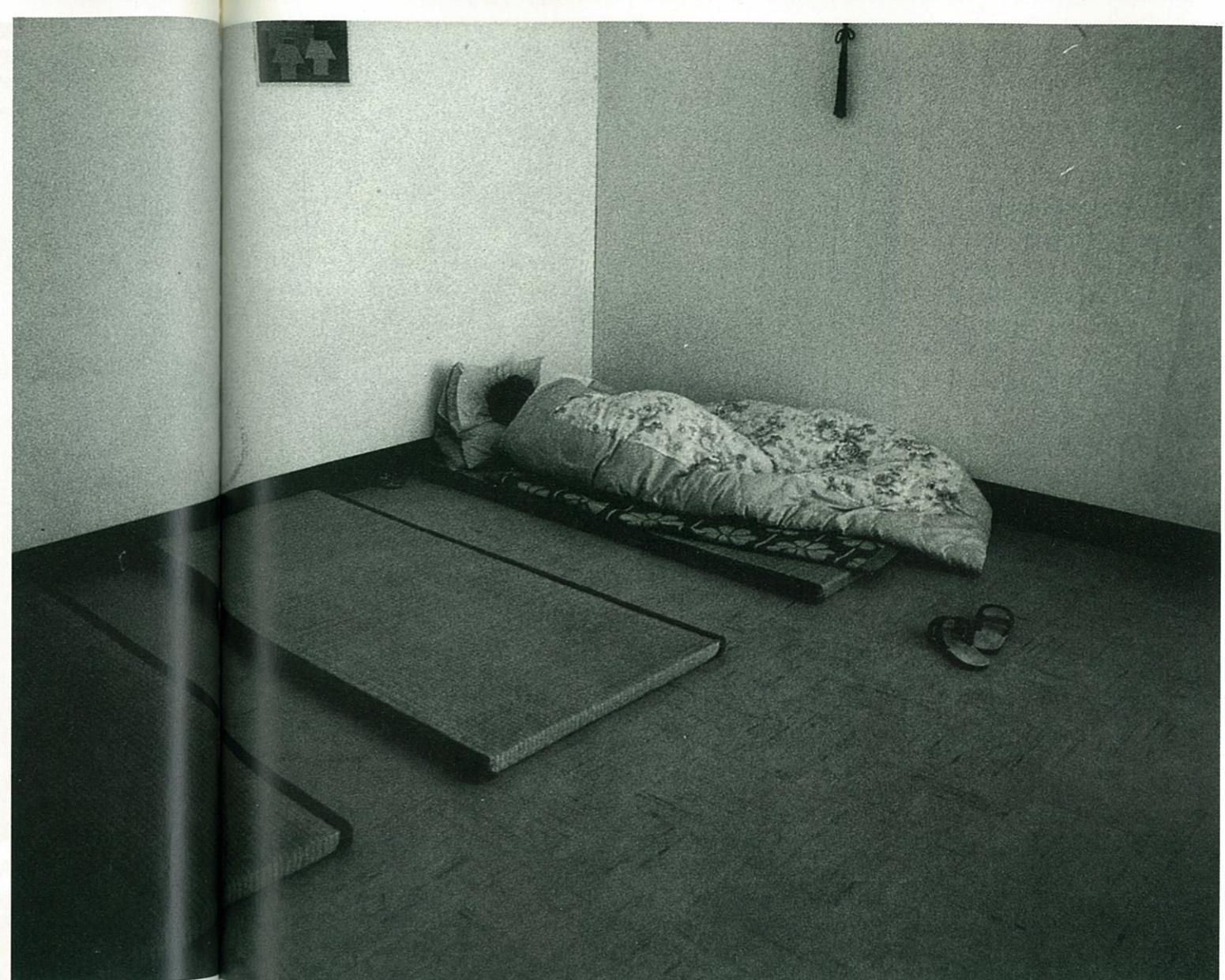
一湯的家常台灣菜；或者三個人一起出去自助餐或麵攤吃飯，吃得也很儉省。馬神父常常忘記飯前禱告，蘇一江和劉素齊取笑他不是個虔誠的教徒。馬神父說：「耶穌看的是作為，不是禱告。」

傍晚工廠下班的時候，他們常到工廠門外散發「愛生勞工中心」的簡介和活動表。桃園地區的勞工，三分之二是從中南部上來打拼賺錢的；出外人在外，都想要省事則事省，對社會的參與態度

特別保守。因此，勞工朋友一看見到馬神父的文宣單上或活動表上有「組織工會」、「爭取合理待遇」等字眼，往往像接到燙手山芋一般趕緊丟到地上，甚至叫警衛來趕他們走。

對馬神父這樣性格倔強的人而言，「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中國式達觀，無法真正安慰他。他是種下什麼樣的種子，必定期待收什麼樣的果的人。

馬神父和蘇、劉兩位助手煞費



苦心地安排工人心理輔導課程和各種文康性活動（舞會、假日郊遊……）；和「勞工法律支援會」合作，義務為勞工朋友服務；每星期三、六，中心固定舉辦有關勞資問題的演講，邀請專家、學者和勞工朋友面對面討論，講解如何來保障勞工的權益。

但，大部份的勞工朋友，因為除了白天正常工作，晚上往往還得額外加班，工作時間長而單調，一有空閑，寧願參加較動態、刺激的郊遊、舞會等文康活動，不願意再耗費心力去參與比較艱澀的勞資問題的討論——雖然這樣的討論，和勞工本身的工作權益關係最密切。

而馬神父最重視在勞資倫理對待上的「觀念教育」，特別重視這方面的演講活動，總是盼望有更多人來參加。他不只一次強調，文康活動人人都可以辦，「觀念教育」才是他給台灣勞工朋友的真正貢獻。目前，腳踏實地為台灣的勞工朋友作勞資結構分析的人畢竟太少了。

「每次一到星期三、星期六，馬神父就坐立不安，生怕來的工人朋友少了。」劉素齊笑著說，「這害得我也跟著他覺得緊張，不由得到處打電話找人來！」

馬神父使我不再害怕

一位滿腹委屈的勞工朋友，有一天對馬神父說：「我們工廠的人叫我不要再來中心。他們說你教我們組織工會、批評制度，思想有問題。」

來台灣以後，馬神父對不合理



的社會現象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意見，聽的人往往護短地回答：「你不是台灣人，不懂我們啦！」或者更直接了當，乾脆就說馬神父「思想有問題！」

馬神父認為，勞工問題是一個整體結構不平衡的問題，牽涉到了政治、社會、經濟各個層面，錯綜複雜，無法抽離出來單獨解決。因此，他不僅鼓勵勞工朋友計較合理的薪資、福利和休假，更希望每一位勞工朋友都能熱忱、主動地去了解各種切身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問題，並且儘量以客觀、批判性的眼光去了解。——就這樣，他為許多人帶來了一扇開啟新視野的「窗戶」。當然，這樣一個神父，也成為另一些人的「問題」和煩惱，為他招致困惑和莫名的敵意。以下是幾則不同的人對馬神父不同的看法：

洪興生，二十九歲，南坎某一家化學工廠的工人。身材瘦削、個性拘謹的他，談到中心對自己在工作態度上的影響時，句句清楚有力：

參加愛生中心的活動以後，我最大的改變是在工作上比較敢跟

上面的人據理力爭。大家都是人格平等的人嘛，老闆跟員工中間的權利義務，勞基法裡也規定得很清楚，馬神父讓我知道了這些，就覺得為自己的權益說話沒什麼可怕的。

我們工廠的工作環境很差，會產生醇類、三氯乙烷這些致癌的東西。可是老闆不替工人做防護衣，卻寧願把錢拿去做制服送給鄉公所。工廠把含有酮、廢油、

強酸和強鹼的廢水，未經處理，就直接排到人家田裡面去。想到我們的下一代要生活在這樣的地球上，覺得真是可怕。

以前我認命，有什麼抱怨，都忍在心裡面。馬神父的「中心」叫我知道，權利不是天生的，要自己努力去爭取！我這半年內會儘量要求工廠改善環境，再不然，我會乾脆辭職，然後把不合法的事都抖出來！

何沛霖，三十歲，工人。

今年三月，我在中壢新明國小那邊，看到馬神父在發中心的簡介。他很和藹可親，我跟他聊一聊，就被吸引過來了。不過，我不是隨便盲從的那種人，我觀察了一個月，才決定加入中心的。中心辦的座談會對我啟發很大。

我在士林附近的眷村長大，很早就加入國民黨。有一次，我在

〈上〉今年5月，馬神父替堂姊認養一位台灣小孩，帶回北愛爾蘭。



〈下〉經常參與社會公益活動的馬神父，到新竹訪問圍堵李長榮化工廠大門的民衆。

〈下〉剛發完於地，可見勞工運動和教育在台灣簡介，就有推展之不易人隨手棄之。

工作單位裡和同事聊組織工會的問題，馬上就有人警告我：不要亂傳謠言。我覺得這種猜忌的態度很不應該。

勞工一直受人歧視，馬神父的這個中心應該多開幾家，讓勞工朋友重建自己做人的尊嚴與信心，知道自動奮發。

高文深，三十二歲，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社工系畢業，聖高隆會神父。

我模仿馬神父的做法，以愛生勞工中心為藍圖，在中壢開了這家「希望職工中心」。

在台灣為勞工朋友工作的人很多，可是大部份人的服務只是安慰勞工，沒有注意到勞工問題到底出在那裡。光是心理輔導不能解決問題的。安慰勞工的作法，只是把社會公義當作小甜食一樣去零售。馬神父對我的影響很大：第一，提醒我注意到勞工問題的「根」，在於結構性的不平衡；第二，他在工作上碰過很多釘子，拿來當我的「前車之鑑」，我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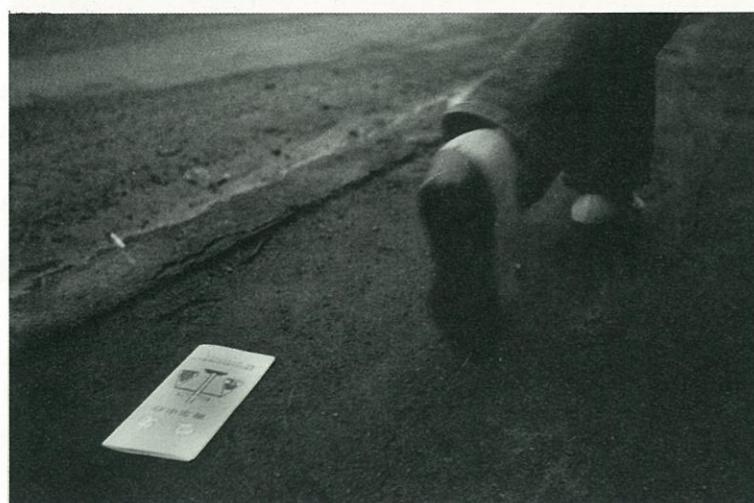
經準備好把皮繩緊了；第三，他非常勇敢，一直努力支撐，使得社會工作更顯得重要；第四，提供給我們的新中心許多很棒的意見，我很感激。

張神父，中國籍，和現任教宗同齡。

教導工人組織工會幹麼呀？這根本不是教會的事。教會只要把上帝的福音傳揚出去就可以了。神父應該多待在教堂裡。

台灣局勢不好，應該以安定為重，馬神父要搞運動什麼的，叫他回北愛爾蘭去嘛，那邊情勢更亂，更需要他。聽說他還請過陳水扁到中心去演講，這不是跟民進黨掛鉤嘛這？我們教會應該超越黨派，不靠任何一邊。

對於該批評的事，教會當然很有立場囉，像我們就反對墮胎、安樂死。我前兩天到縣教育局開會，還叫他們快廢除小孩子的補習，小孩子壓力太重了嘛。我堂區裡的小孩，現在都沒空來聽福音，功課太忙了呀……



民眾的基督

我問過馬神父，他的所信和所行，和教外的工運宣傳家、社會主義者和野心政黨有什麼不同？為什麼神父不能只管教堂裡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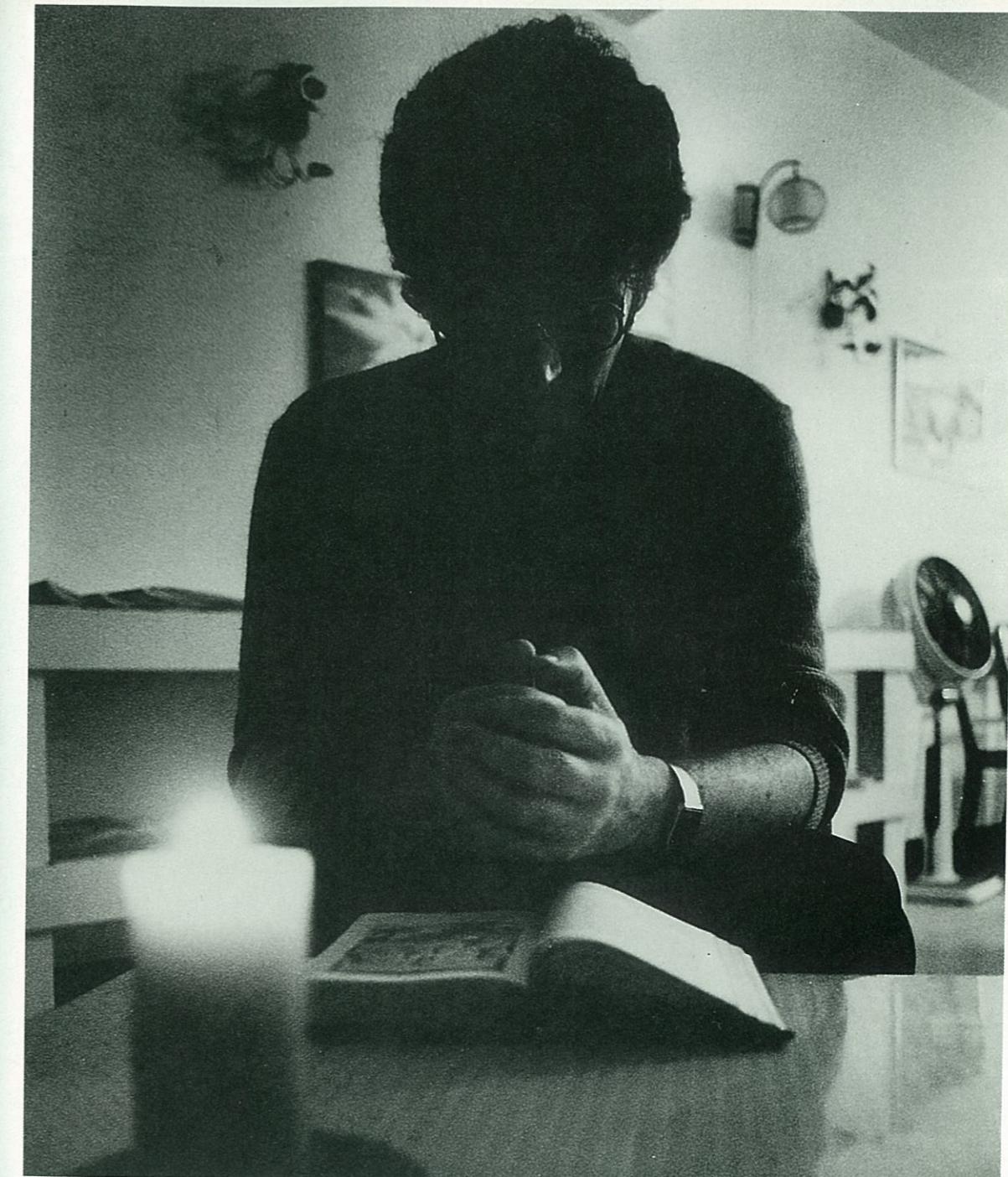
馬神父說，傳統的信仰，只注重耶穌基督作為神之子、救贖者的身份，卻忘記耶穌同時也以窮人、木工、思想和政治異議者的形勢，生活了三十多年，釘上十字架，而不是以王子、將軍、學者的身份，善終在舒適的床上。「基督道成肉身所取的活法和死法，是一個重要的信息，是對人類的一個重大的希望。」馬神父的眼中閃耀著光芒。

馬神父認為，神學和一切思想及學問一樣，常常受到體制化的、支配性的思潮的影響。因此，不能否認天主教會在歷史上，起過麻醉窮人的「鴉片」的作用。「但這不是基督的原意。」馬神父說，「基督的行為、教訓和生活，都說明基督致力在物質和精神雙重奴役中重獲自由……」

天主教會花了上千年的時間埋首在文化、哲學、知識和思想的研究和積累，原是為了彰顯上主的智慧，也從而建立了巨大的基督教文明。「這是十分重要的，是天主教重要的資產和傳統。」馬神父說，「但以生活和實踐，去體會基督的愛和正義，是基督在民眾中渡過他短暫的一生所給我們的極大啟示。」

因此，馬神父最喜愛的一段經文是：

「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



因為祂為我敷了油，
差遣我向窮人傳報喜訊；
向俘虜宣告釋放；
向盲人宣告復明；
使受壓迫的人們獲得自由……」

——路加福音第四章
十八、十九節 ◉

註：本文證言中所引之勞工姓名，為保護當事人，均為假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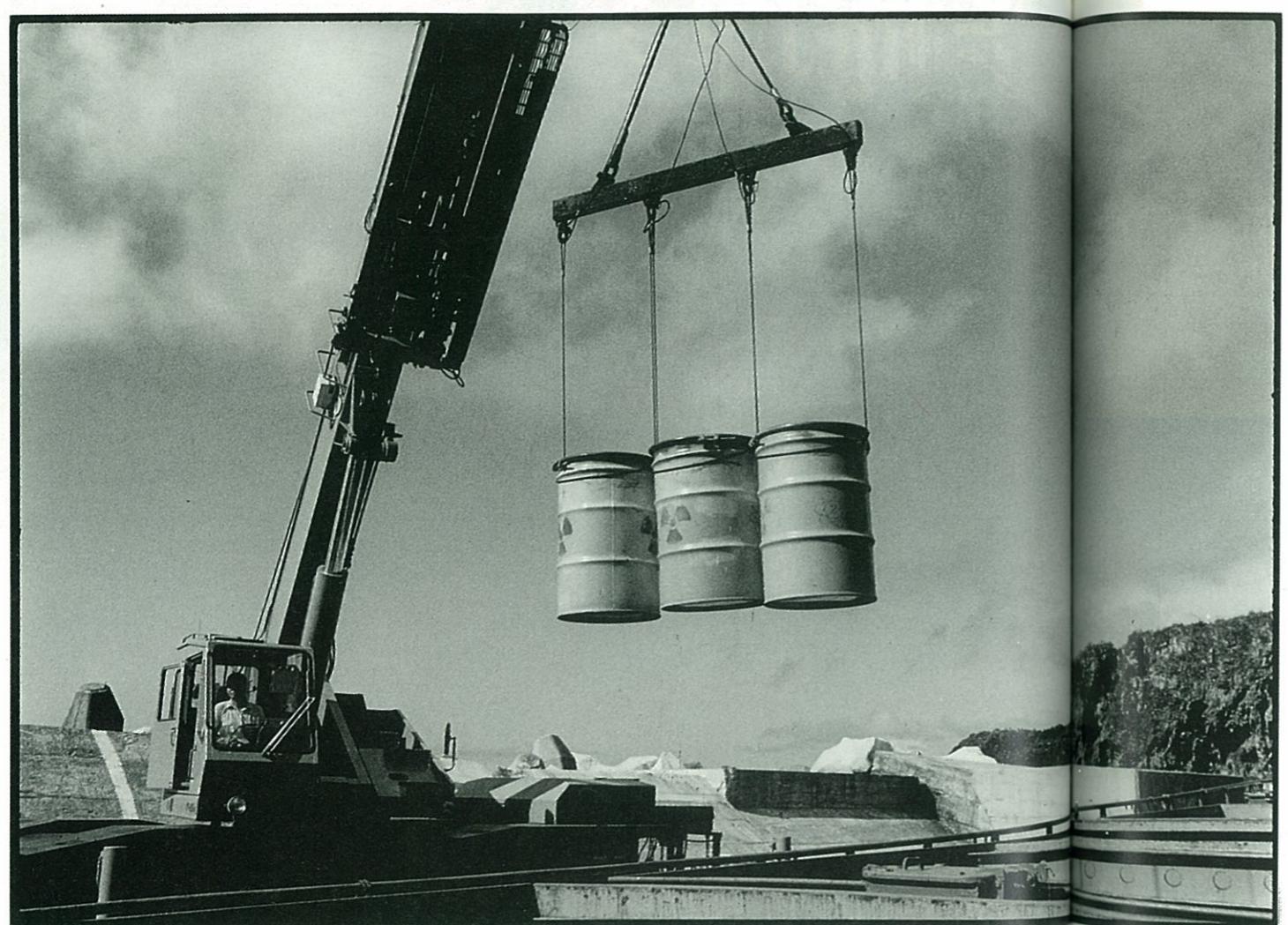
〈上〉5月的某天，中心門前的海報和簡介突然被不明人

物撕走，受到打擊的馬神父隨即做了一次禱告。

一個蘭嶼 能掩埋多少 「國家機密」？

「核能安全論」，一則破產的神話；
「永久陸埋終極處理」，一個被展開的蘭嶼計劃。
於是，從1979年不知情的「罐頭工廠」開始，
從更早的「重刑犯須隔離」開始，
以台灣為中心，視蘭嶼為各種
遺棄、隔離、掩埋，毒害的邊陲之地。
對雅美人的土地、資源和生命
進行肆無忌憚的欺騙、歧視與迫害…

核廢料專用碼頭以「軍港」蒙騙雅
美人。



這不是正常的工作，因為大吊車故障待修。

被展開的「蘭嶼計畫」

當雅美傳統文明被歪扭成為今日蘭嶼觀光資本的工具的同時，台灣本島在追求依賴性經濟成長的能源政策下，台電於1970年建造了第一座核能電廠。為了處理核電工業產生的放射性廢料，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於1974年5月11日展開的「蘭嶼計畫」，決定了雅美人世居的家園，成為今日放射性核電廢料垃圾場的命運。

位於蘭嶼龍門地區的「國家放射性廢料第一貯存場」，於1982年5月19日，接收了第一批10008

桶核廢料。至1987年10月間，核電廢料數目已達47000桶，並且繼續以每航次6貨櫃228桶，大約每週一航次的速度輸入蘭嶼，以消化每座台灣核電廠年產45000桶的固化廢料！

「第一貯存場」工程原擬分六期完成，共可貯存338040桶核廢料。後因已完成的第一期工程，遭到「破壞當地自然景觀」的批評，加上變更設計以便增加核廢料儲存量的壓力，遂委託美國Parsons工程顧問公司核能部門重行規劃，工程改為五期，採地下倉儲設計，容量增加為550000桶。

除此之外，「蘭嶼計畫」預定在蘭嶼設立兩個貯存場，第二貯存場預定用地是龍門附近的「復興台地」，面積70餘公頃，加上第一貯存場，蘭嶼核廢料儲存場所共佔地170公頃。

第二貯存場預計分三期工程，可容227568桶核廢料。（這個數字還可以因設計變更而大幅增加）6月30日，記者訪問前任廢貯場場長吳慶陸時，問及變更設計增加容量，是否意味著要進行核四廠的建設，吳場長卻避不作答。11月6日，聯合報三版刊載：經濟部長李達海在立法院說，為防止台灣未來電源不足的窘況，政府目前「仍未放棄興建核四廠的計畫」，要求台電加強與民眾溝通，做個好鄰居以減少阻力……。

聯合報75年8月23日報導：台灣「放射性待處理廢料」的管理方式，將自83年起由「貯存」為「陸埋」。物管處處長蔡昭明說：陸埋場地將在台灣東部離島中選擇，且不排除以蘭嶼升格為陸埋場的可能。據說，蘭嶼第一貯存場第二期工程，已將符合陸埋的工程原則考慮進去……。

目前蘭嶼核廢料貯存場原非核廢料終極處理，但由於原定「海

投」計畫受到國際公約的約束，遂使蘭嶼立刻暴露在更深重的「陸埋終極處理」的威脅之下。據中央研究院的一項調查資料「蘭嶼貯存場附近海域生態環境之調查」，發現蘭嶼岩螺含鉀-40，鈸-7，釤-106，銫-137等非天然放射性核種在生物體中檢出……「影響程度輕微」。但是這項調查進行時，蘭嶼核電廢料貯存桶數大約尚不及40000桶。若以台灣四座核電場運轉30年後「除役」計算，約將有50萬桶核能廢料產生，屆時蘭嶼貯存核能廢料量是目前的13倍，若再加上「永久陸埋」的核廢料桶金屬開始腐蝕和其他自然災害破壞等因素，蘭嶼和台灣東部外海核汙染的恐怖，是無從想像的。而吳慶陸先生卻笑著說道：「我們沒有疏散島民的計畫，因為沒有這個必要。蘭嶼保證沒有問題，就算一點點輻射外洩，也很容易被海洋稀釋……。」

「放射性待處理物料管理處」所出版的宣傳冊子裡，有一段自問自答的對話：當核廢料貯存場選定建立在蘭嶼後，當地居民的態度反應如何？是否有反對聲潮出現？貴處又如何處理？答案是：

「蘭嶼（核能廢料）貯存場自

如果不危險，我們一人分一桶放在家裏吧！



設立運轉後，經常主動邀請蘭嶼當地各階層人士及中小學教師、學生等，至場參觀有關設施與作業情形，詳細介紹各項安全措施。所有曾赴該場參觀的人士，對運轉設施及作業安全均表滿意。又蘭嶼貯存場一直積極參與地方建設，貢獻良多，故與蘭嶼地方人士始終相處融洽，致本處貯存業務能於和諧氣氛中達成。」

不知情的「罐頭工廠」

這些是低幅射廢料，爲了吃飯，放手幹吧！

距離第一貯存場較近的紅頭和野銀村民表示：當年貯存場地施工的時候，鄉民根本不知道是在建核廢料貯存場。當時的鄉長江瓦斯甚至不懂中文！少數鄉民聽施工的人說是正在蓋「罐頭工廠」，今天運送廢料的專用碼頭被說成某種軍事用途的港口……。漁人村的董森永說：「1979年間施工的時候，我們根本不知道是要貯藏核廢料，1980年間我參加省府召集的神職人員座談會，當時看

到中央日報報導核廢料儲存在蘭嶼的消息，於是找了同鄉人張海嶼一起參加了。當時我對核廢料所知不多，張海嶼卻比較有研究。座談會裡，他們以離島人口少、交通成本低、離村莊遠、安全性高、有良好屏障等各種理由答覆我們的疑問。現在我們更了解核廢料的危險了；當初政府完全沒有徵詢民意，就把這麼危險的東西放在蘭嶼，我們覺得被欺騙，被出賣了！現在全鄉人除了林杉

樹、施馬高等少數吃公家飯的人以外，都堅決反對把核廢料堆放

在蘭嶼！」

董森永是受過現代教育的牧師，可以直接和間接取得有關核電問題的資訊。那麼，老一代的雅美人怎麼說呢？蘭嶼島上流傳著一則深具代表性的說法：「如果核廢料真的無害，他們何不就堆放在台灣？卻要花那麼多錢和功夫運來這裡？如果那些核廢料真的不危險，讓我們一個人分一桶放在家裡好了！」所有滿腦子、滿嘴巴「核能廢料安全論」而滔滔不絕的官員，在安撫雅美人的宣導場合裡，碰到這純粹而充滿智慧的質問，只有瞠目結舌，啞口無言的份。當政府漠視這些反核廢料民意，一面頻頻撥款從事補償性的「地方建設」，一面繼續按原計劃擴大貯存核能廢料設施規模的時候，蘭嶼島上人民的反應如何呢？

朗島村深具族中影響力的一位老人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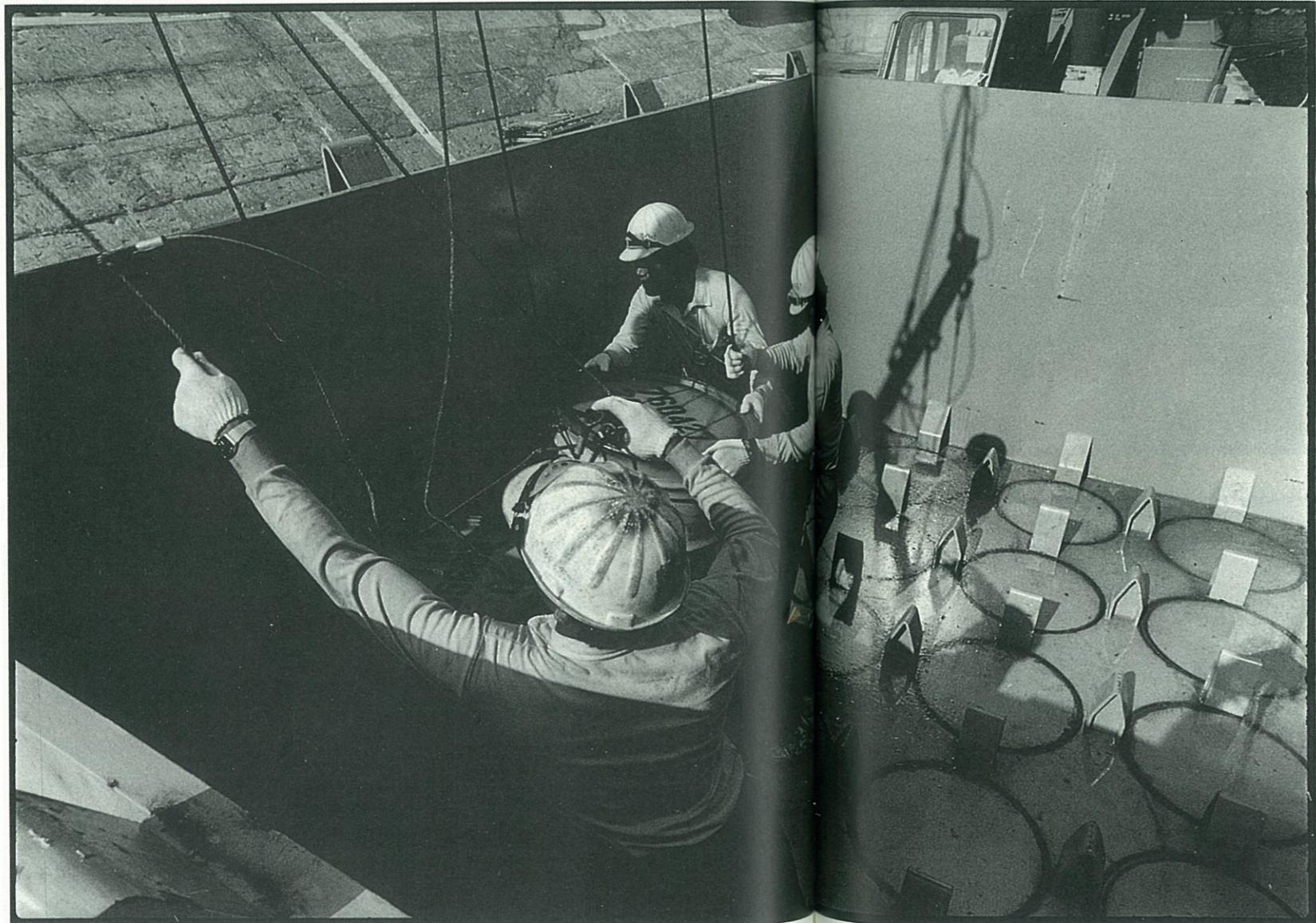
「我們從年輕的一代那裡知道這東西（核能廢料）的危險，一直都表示反對他們把那些鬼東西放在蘭嶼。我們全村人都反對，他們不聽。若他們一定要來，要硬幹，他們摸不清我們的心情，到時就會有不可收拾的場面！」

地方建設・一種收買

「一定要把核廢料擺在這兒的話，就先把我們殺死好了！」

「如果政府愛我們，為什麼偏要把那麼危險的東西放在這兒，如果不愛、不關心我們，乾脆毀滅我們算了！」

「撥款三千萬給蘭嶼，根本就是一種收買，我們已面臨族群存亡的關頭，地方建設有個什麼用？」





〈上〉嘴巴說沒問題，不過翻越廢料貨櫃的手腳還是越快越好！

〈下〉我們只是一群處理核廢料的工人。



我們真的要把這些錢丟還給原委會！」

「政府到底在幹什麼！我們堅決反對的意見已經一再的講清楚了，還是要把那鬼東西擺在我們這裡！忍耐是有限度的，再不聽，最後只有戰鬥！」

知識就是力量。年輕一代的蘭嶼人如何認識核電廢料的問題？他們在反對核廢料方面做了些什麼努力？遇到過那些挫折？有什麼感受？未來的計劃又如何呢？

「從蘭嶼核廢料儲存探討基督徒對生態危機的態度與責任」是朗島村青年王榮基，在玉山神學院的畢業論文。他在讀玉神二年級的時候，林俊義教授到校演講，題目是：關懷我們的生態。其中播放了有關美國三哩島核電廠災變的幻燈片，那是王榮基最早接觸到核能問題的一次。後來，趙耀東坐上廢料桶，而基隆市議員跪下請求核廢料運輸不要經過基隆的新聞，使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從此激起了王榮基認真探索核能問題的動機。「我開始多方面蒐集資料，學習認識核電問題。不先了解核電問題，是無法有效地反對的！把我的了解和族人分享是我的責任。」王榮基說。

王榮基、郭建平、張海嶼、施努來等蘭嶼的知識青年，不僅在認識核電問題的努力上不遺餘力，同時他們在中國時報副刊、教會公報及其他雜誌媒體上，奮力寫文章抗議核廢料對雅美人所造成的威脅。一股不可輕侮的力量——雅美人民為了民族自救，反對故鄉成為核廢料垃圾場的運動——正在蘭嶼全島形成。

現階段的欺罔

郭建平說，當他知道傳聞中的「軍港」竟是一座裝載毒物的港

口，他感到無奈和憤怒。「我感到蘭嶼人不被尊重，被視同畜牲的心痛，和被欺騙的忿怒。」他開始蒐集資料去了解問題，並使他的族人看清漢人核電當局的醜惡面目，進行反擊。「我曾請託『新環境』雜誌副社長張國隆教授，推薦一位國際知名公正的核專家，向台電『放射性待處理物料管理處』處長蔡昭明，提出請國際專家來蘭嶼評估貯存場安全性的要求」郭建平說，「蔡處長起先答應了，並且保證由物管處負責一切費用。但後來他卻以『現階段應由國內專家來偵測評估』為理由而食言。」如果郭建平不同意這個，就只有自己籌錢去請！

「國內專家很多是御用學者，我們不信任，但是我們沒有錢，也不知下一步該如何是好……。我們正在籌設一個固定的『雅美反核委員會』，加強整合全鄉的力量，並與國際上的反核團體取得聯繫，從事與核廢料對抗的工作。」

10月13日下午二時，在鄉公所會議室，舉行了一場有關核廢料貯存問題的官民協調會。原來是中山科學研究院試圖取得編號26號的一塊面積約27公頃的土地。這塊土地是紅頭村村民公共用地。26號地正好位於原定建設第二核廢料貯存場「復興台地」的70公頃預定地之中。雖然，大多數雅美人還不知道，在彈丸家鄉蘭嶼島，不僅有一座核廢料的第一貯存場的六期工程，也不知道還有個第二貯存場的預定計劃，但是第一貯存場第一期工程完工後，不少鄉民對核廢料的認識、疑懼、反抗，混合著受騙和被出賣的敵意與日遽增。中山科學院對26號地的用途又密而不宣，僅以「基於國防保密規定」為由，逃避村民的質問，因此在此前已進行過4次

的同樣協調會，中山科學院仍無法獲得鄉民的同意取得26號地使用權。

26號地在紅頭村753位雅美族人的心目中，是傳說裡的祖先發源聖地，也是代代相傳的公有地，早由全體村民協力開墾、栽植，共享收穫。地瓜、旱芋以及祭祀用的小米，至今猶在這塊傳統的沃土上滋生不息，維繫著村人的生存，也維繫著祖源的精神命脈！雖然這塊土地對村人意義深遠而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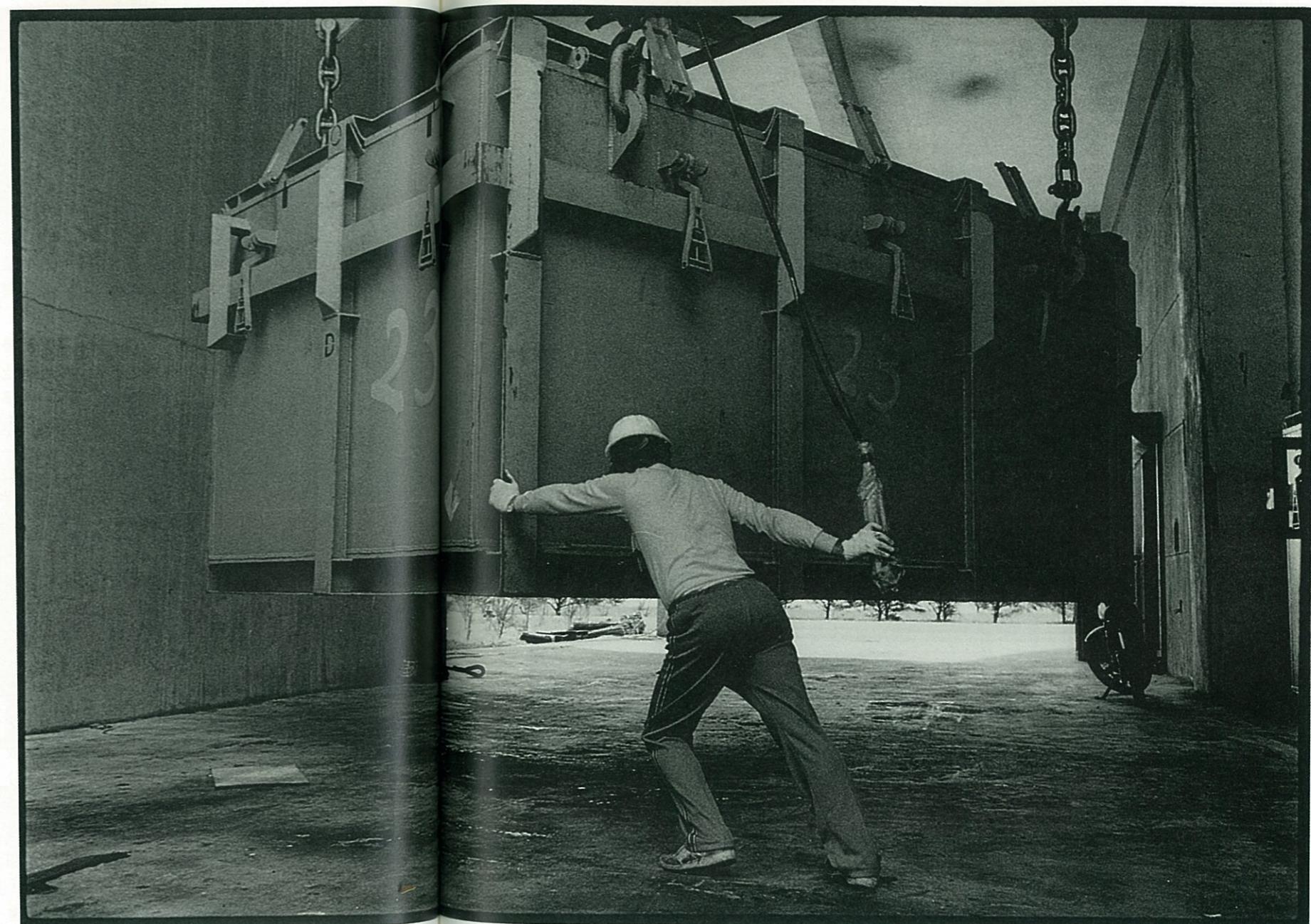
保證不拿與絕對不給

現在中山科學院出面徵用，村民只提一個條件：「保證不拿去放核廢料！」

第五度協調會召開的前幾天，紅頭村人即流傳著自發性的協議：「如果他們不能保證不在這塊地上貯存核廢料，我們絕對不給！」

協調會的熱烈程度，已到村中成年男子傾巢而出的地步。開會的那天，年邁的族長因沒錢坐公車，一面抱怨為什麼不就近開會，一面三、五成群結伴徒步上路，走個把小時到鄉公所，挨餓等待開會。下午一時許，年輕人放下手邊的工作，三三兩兩地騎機車到達會場，在會議室前議論紛紛。兩點鐘左右，會議主席台東縣政府民政局限長徐鼎標和各級官員手提公事包陸續抵達了會場。徐局長為了鄉公所未將簽到事宜準備妥當，開始向職員打著滿嘴酒氣的官腔。

紅頭村民由族長帶頭進入會場，一見人數比會議室裡剩下的座位還多，他們或站或蹲，硬是沒有人都就座。正在此時，一名青年在窗口向座上的官員大叫道：「你們坐得很舒服！我們呢？」霎時間，村民起了一陣騷動。紅頭村



鄉代表周一光火速進入會場喊道：「沒有座位我們走！不要開會了！」

村民瞬間迅速退出會場，留下目瞪口呆的官員，在場的鄉公所人員一面安撫眾人，一面說：「椅子不夠我們搬！我們搬！」

就在這時刻，民政局限長徐鼎標忽然怒喝道：「那邊有椅子，你們坐！你們給我坐下！」

周一光再度衝進會場說：「你喝了酒開什麼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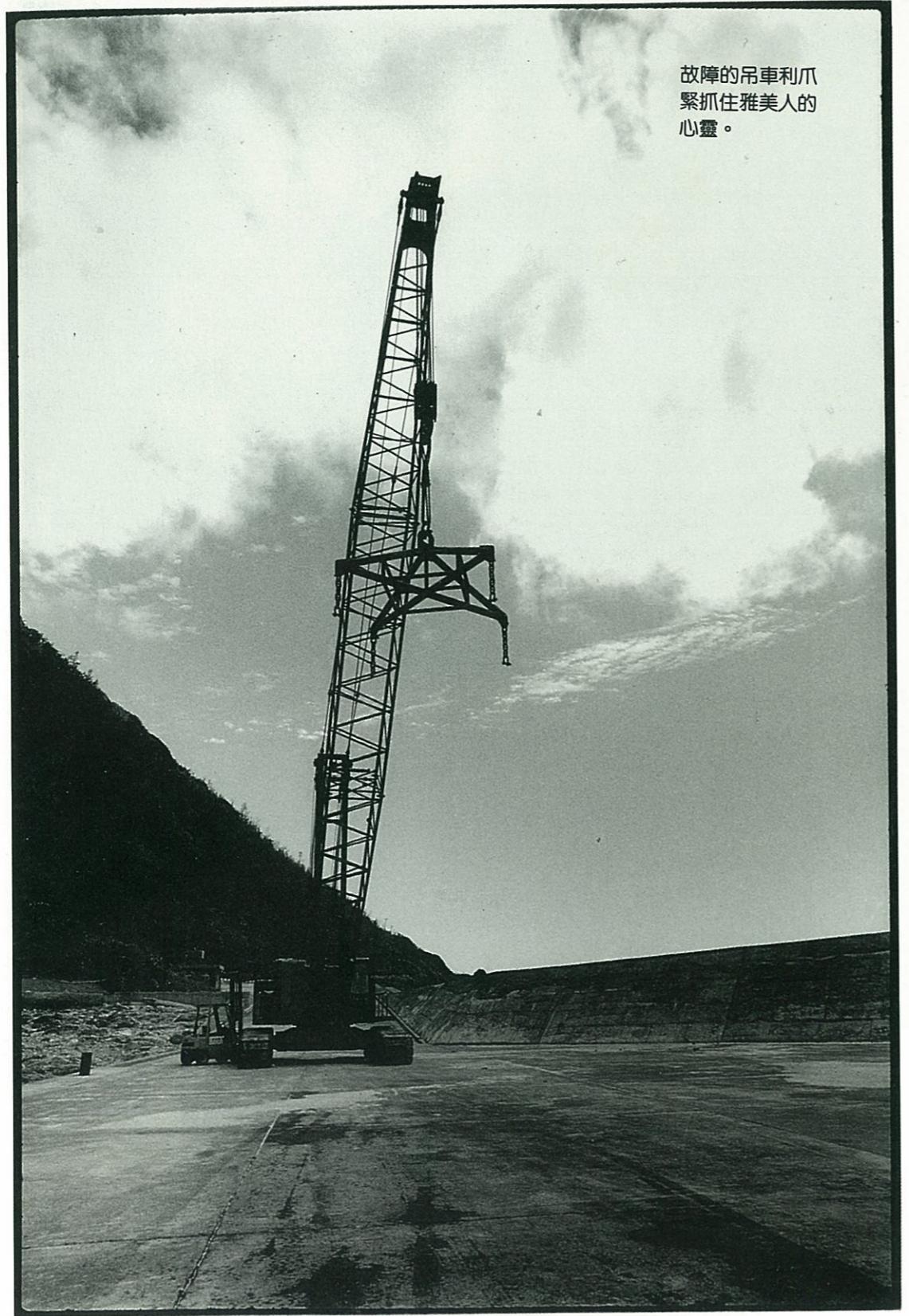
徐鼎標暴怒了：「你帶的頭是不是？你帶頭，是不是？」

「是我帶頭我負責！你喝了酒，我才不信你那一套！」周一光不甘示弱地叫道。

「你坐下，他媽的！你們坐下！」主席面紅耳赤的吼道。

椅子在勸阻安撫聲中排定，村民在鄉公所人員的勸慰下不情願地入坐，座位仍然不夠，青年人只好環立長者身旁。鄉公所人員首先宣讀上次的提案，包括以另一塊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土地交換26號地，及其他補償性的福利措施等。紅頭村長老周澤東站了起來，以雅美族語發言（由

廢料暫存於檢驗場待驗。



故障的吊車利爪
緊抓住雅美人的
心靈。

鄉長翻譯）：「那塊地是祖先傳下來的沃土，別的地方再也找不到，我們堅持不換！」

身穿簾肩身捐驅除惡靈之禮刀的江勝齊說：「我支持他的意見！我們堅持不讓！」

省府民政廳股長宋正民接著說：「剛才有有關的提案，中山科學院已經在七十七年度預算裡編入二千萬。但這只是預算，將來還要經過審核，並不是決定的數目，但這些錢對地方發展會很有幫助。」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中科院代表說明道：「我們會盡力向原子能委員會爭取錢，但數目未知。……我再次強調，26號地是安全地區，不貯存核廢料。但我們只是執行單位，沒辦法給你們任何保證，因為決策不在我們，10年，20年，政策有變化，誰能保證？」

長老周石秋堅定地說道：「協調會開了那麼多次，我是族裡長者，我們堅決反對，不用再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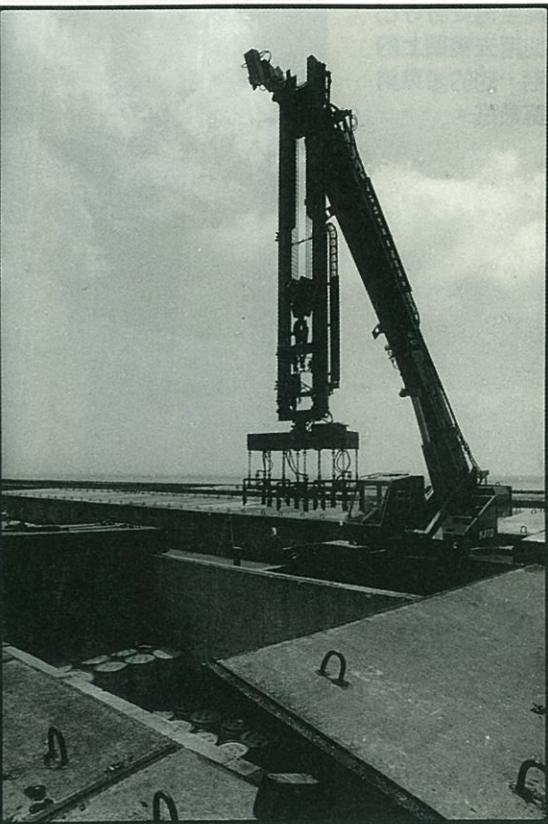
雅美人周宗經大喊道：「我附議，堅決反對核廢料放在蘭嶼！」鄉長宣佈散會，村民開始離座。老者林昧說：「希望這是最後一次，以後不要再開會了！」官員們面面相覷，臉色陰沈。

煙幕下的「國防機密」

中山科學院幾經努力，仍未能取得26號地使用權，其關鍵不外乎他們「國防機密」的煙幕裡瀰漫著下列的疑團：

一、中山科學院無論如何不肯具體保證26號地不貯存核廢料。

二、26號地原是第二貯存場預定的「復興台地」裡的一部份。若原計劃未變，何以放射性待處理物料管理處不出面，而出面的竟是中山科學院？若原計劃果然已變更，不再貯存核電廢料，何時變更？為什麼變更？「物管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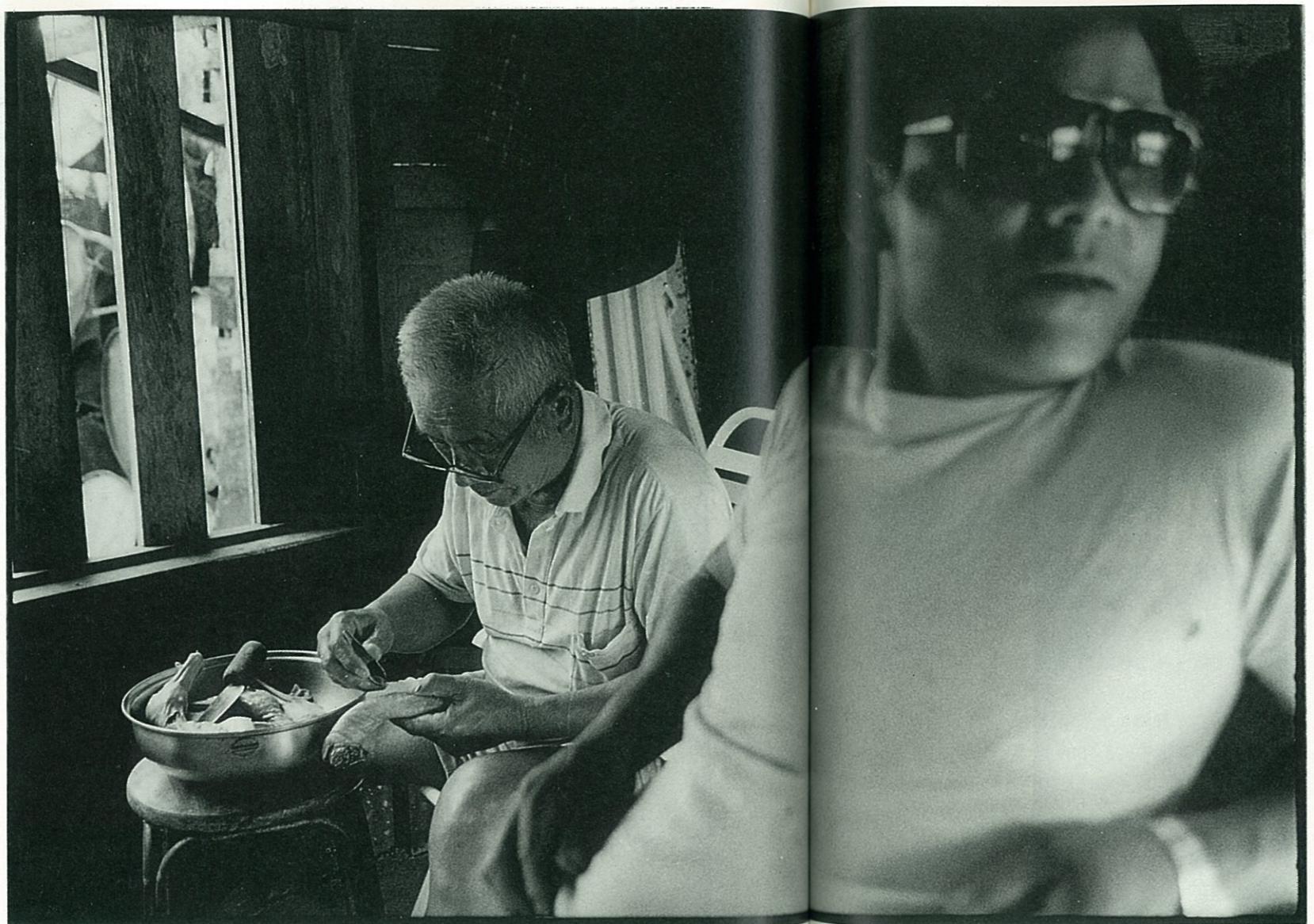


與中山科學院之間是什麼關係？

三、既然中山科學院出面談交換條件，所需經費為什麼竟向「原子能委員會」申請？決定核廢料存放蘭嶼的權力機構不正是「原委會」嗎？

四、糾夾在世界「東西」、「南北」矛盾的第三世界國家，都有尖銳的內部矛盾。為了轉移國內的矛盾，政權每每強調地域敵對和競爭的軍事優勢。擁有原子弹就是軍事優勢最好的象徵。因此想盡辦法製造原子弹。在當今嚴格的國際監管下，從核電廠的用過燃料中提鍊鈽（核彈原料）是一條取得製造核武器原料的迂迴而唯一的道路，雖然不易，但都叫人躍躍欲試。（參見「新環境叢書」天火備忘錄序言）中山科學院直屬國防部，是國家最高國防科研機構，欲取得26號地的「國

喬全有安份守己
地箱去鴨頭上的
毛，他的滷菜銷
路最好。



防機密」的內面，究竟是怎樣的一種難言之隱？

第五度協調會以協議破裂落幕。它的前因後果，證明了雅美族人已經從不知核廢料到知道其危險性而採取抗拒、對抗的態度，立場明確、堅定、義無反顧。然而，那麼多年的努力，只使雅美人掙扎到一個對抗的起點，前面還擺著一條漫長而艱辛的坎坷路。蘭嶼鄉民代表會主席鍾馬雄，曾經問道：「如果26號地一直無法解

決取得時，中山科學院要以何種方式處理？」中科院代表陳又軍回答道：「若一再協調都無法取得用地時，我們為保護24號地內之設施（註：即龍門貯存場），面對26號地的使用，必採取某種程度之限制，會對村民使用26號地造成種種不便，同時可能導致村民因不願交換土地，而無法獲得補償及其他對地方之補助經費等。」（參見民國75.9.10國防部中山科學院計劃使用蘭嶼鄉紅頭

段26號山地保留地取得用地協商會議紀錄。）

神話早已破產

10月13日協議破裂後，民政局長徐鼎標對中科院的代表說：「從前要開闢這兒的開元港的時候，他們也反對呀！那個時候，我們派了軍人，用槍桿子啊！跟他們講道理沒有用！老實說，核廢料不放這裡放那裡？」

近年來，由於被掩蓋的核能事

故逐漸被大量揭發，核災變的資訊廣為流傳，「核能安全論」的神話早已破產，全球在核災難的陰影下，掀起反核的浪潮。西德總理柯爾訪問中國大陸，並與中共當局簽定合約，以60億美元和核能技術的轉移為代價，協議將西德所生產的核廢料運往中國大陸，貯存於戈壁大沙漠。這個消息在西德報刊披露之後，8月14日夜9：10台灣中央廣播電台與另一電台在9：40播出「快樂人家」之前，分別先後製作了新聞短評性質的節目，對大陸同胞廣播。其標題有：「賣國的自私」、「大陸已經成為核子垃圾場」。廣播中，除了說明合約簽定之事以外，可以總結為兩個重點：一、核子廢料幅射線的長期危險及對人類的威脅。二、合約簽定，但未尊重當地人民的想法和看法，出賣人民權益。廣播以這兩個重點，呼籲大陸人民起來反抗該項暴行。

事實上，台灣的核電工業的系譜，基本上是美國新經濟帝國主義與政治霸權，與第三世界國家官僚勾結下的產物。（參看新環境叢書「天火備忘錄」）為了粉飾太平，壓制反核聲浪，台電核電當局苦心營造的「核能安全」、「科技萬能」和「經濟成長」諸神話，終於逐漸在理性的反對力量茁壯中土崩瓦解。前述的台灣對大陸廣播內容，不僅運用了「核廢料危險論」，更出現了「尊重人民意見論」。這表現出當局在核廢安全問題上的明知故犯和不可寬恕的雙重標準。政府何獨愛大陸同胞而百般以近鄰蘭嶼為壑呢？

「（貯存核電廢料的場所）最好無人居住或人口稀少，距離台灣愈遠愈好。」這是「原子能委員會彙報」裡公佈的理想放射性

固體廢料儲存要件裡的第一項要件。在這項要件底下，蘭嶼雅美人的家園變成了台灣傾倒需要隔離的高危險垃圾的場所，它不僅奪去了雅美族人的身家性命的安全，也奪去了族人的土地。67歲的雅美人林昧就曾悲忿地說：「日本人把我們當奴隸，漢人搶走我們的土地。」

被掠奪的土地

當前台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的宗旨，在於保障台灣原住少數民族的基本權益，兼及「發展總體經濟」。翻遍了有關使用或開發山地保留地的規條，沒有一條准許核能廢料可以使用山地保留地。核能廢料非法侵入蘭嶼少數民族保留地，除了這個嚴重威脅蘭嶼土地與雅美族人安全與權益的「核廢料」之外，「漢人」還搶走了他們那些土地呢？這些土地做什麼用呢？

根據民國76年蘭嶼鄉農地資源資料。全島耕地總面積是763.89公頃，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於47年取得了240.19公頃蘭嶼土地，其中的耕地約為160公頃，約佔蘭嶼耕地總面積1/5弱，為數可觀。今天，蘭嶼島上雅美族人依舊維持著游耕、燒墾的傳統農業以謀生存。根據專門研究燒墾游耕農業的日本學者佐佐木高明的研究，東南亞地區燒墾游耕農業的土地對人口支持力，約為一平方公里25至30人的程度（林英彥1974）。準此，蘭嶼全島面積45平方公里，土地條件一致，以一平方里30人計算，它將可支持1350人。這個數字勉強接近1910至1950年，戰後蘭嶼人口成長前的雅美族群人數。但自1960年至今，雅美族群人口已直線上升至今天的2769人，則蘭嶼早已無法養育雅美族群了。蘭嶼既有土地已不足蘭嶼人民使用，何況退輔會、廢料場、各公共設施、軍事用地，佔了極大面積。其中以退輔會的160公頃耕地為大宗，影響也最大。從1985至1987年蘭嶼農作物面積調查資料看來，耕地中約2/3的土地因游耕農業而閒置，等待地力

喬太太忙著小店裏的事務，下午要以鄉代身份參加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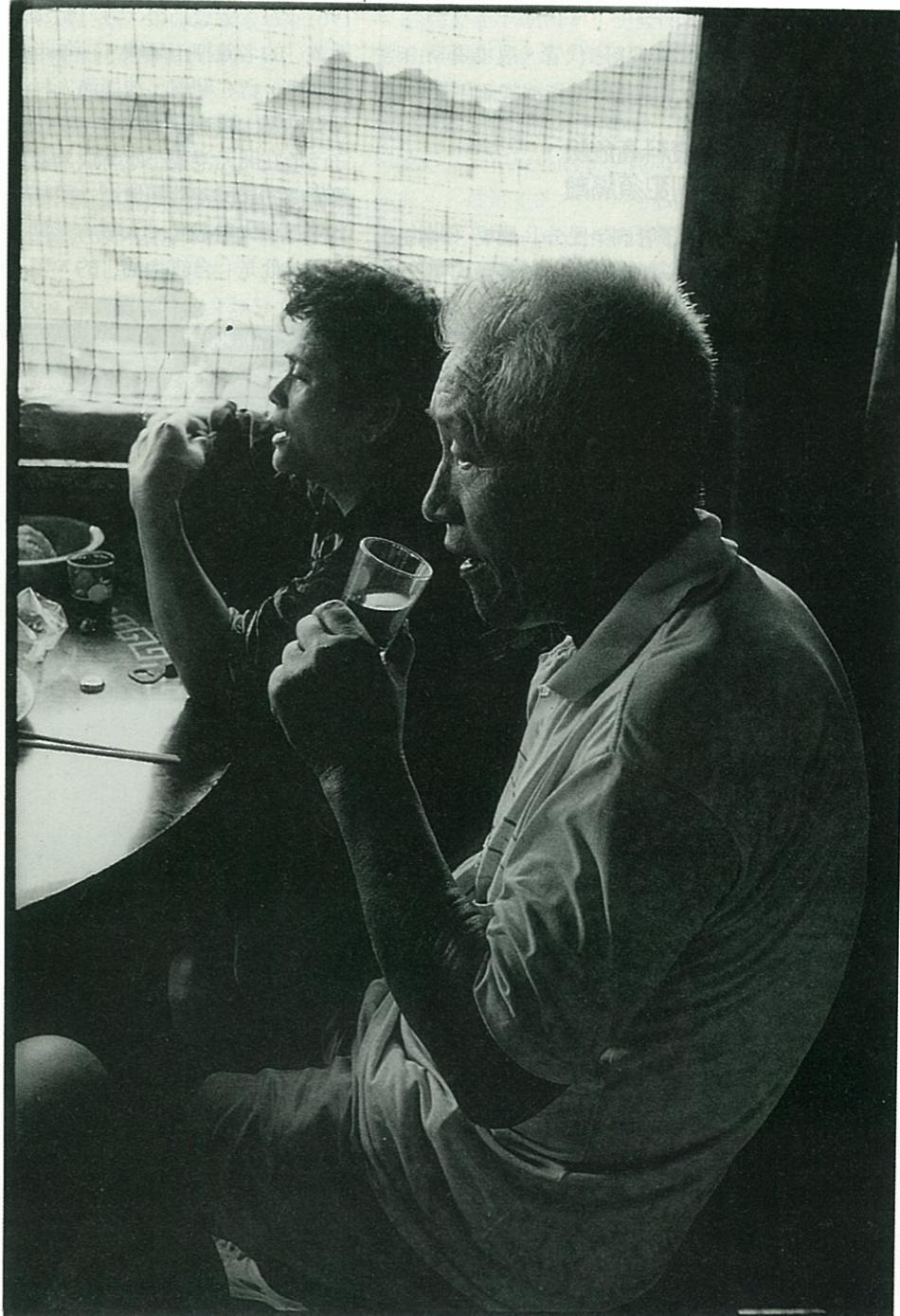
104 人間 [1987·12月號]

恢復。（其中包括了退輔會的160公頃土地）真正能生產收穫的土地，對維持著傳統農業的雅美族人生存的供養，已然捉襟見肘，難怪雅美人憤恨不平地說：「漢人搶走我們的土地！」，並與日

治下的「奴隸」地位並列。

退輔會所得土地，概稱「蘭嶼農場」，共分為定嶼、椰油、榮民山莊、翠微、中興、復興、龍門、永興、萬壽新村、天山等十處，分佈遍及蘭嶼全島。但事實上，

忙裡告一段落，老喬夫婦與「客人」「朋友」共飲閒談。



[1987·12月號] 人間 105

這些「農場」，或是離島監獄，強迫勞役的管訓農場，與核廢料相同的是山地保留地管理法規裡，沒有任何規定足以支持「管訓農場」合法使用山地保留地。

早在1958年農場成立，由退輔會直接管理，對象為「在台表現不良的榮民」，1959年委交警備總部職訓總隊代管，農場場長由軍方蘭嶼指揮部指揮官兼任。

核廢料高危險。 重刑犯須隔離

除了管訓榮民外「農場」開始兼收一般重刑犯，於是榮民稱為

「場員」，重刑犯稱為「隊員」。不論名稱為何，從管訓與監禁的意義看來，這一群人與核廢料一樣具有「高危險而必須隔離」的性質。

民國15年生，現年61歲的喬全有，1959年中尉退伍時年34歲，1961年被警總逮捕後，以「輔導就業」的名義押至蘭嶼，一年半後期滿，留在蘭嶼，後與漁人村婦女結婚，現有三子一女，安份守己地在開元港賣小吃，成為落籍蘭嶼的居民。他回憶道：民國48年退伍人數最多，大概有三萬多人。他是「自謀生活」的，領

了13,000元退伍金。開始在當時的「三合」煤礦做工，後經董事長介紹，轉到南港的木南煤礦，帶了大約30個工人，做掘進工包頭的工作。後來因為工資的問題，跟礦方發生糾紛，礦主上報輔導會，輔導會調查了兩次之後，與木南煤礦協議，由礦方接受100個名額輔導就業的退伍軍人。「而我被抓了起來，關在板橋的職訓總隊。在那裡我上訴中央黨部。中央說：你忍著點吧，這是輔導會的『家法』，輔導會只有錯抓沒有錯放的。就算你沒錯吧，忍耐一下，到農場就業去。」喬全有說。押到蘭嶼時他身無分文。那時候的「場員」從小兵到上校都有，尉官級的最多。「那時節，大家都因為想家啦，不滿現狀啦，言詞行動都激烈點。」警總在那時成立一個『靖民專案』，專門抓部隊裡的這些人。有些被輔導就業的機關打個小報告，不管是賭博、打架或是發政治牢騷，一概抓來。「因為是『家法』嘛！那有什麼審判，瞎眼的、精神不正常的都有。」喬全有說，「名義上是輔導在農場就業，其實就是人犯！農場裡連職訓隊員算在一起，最少的時候是一個隊，150人左右，最多的時候有6個隊在島上。」農場裡養牛、羊、豬、鹿、馬、兔，還種水稻、地瓜、玉米、蔬菜瓜果等。場員們每天領5塊錢薪水，做工過日子。「現在我人也老了，孩子也慢慢大了，你說開放探親想不想回大陸？還回去幹什麼呀，唯一的哥哥早已死了，回去，看了傷心。」喬全有抽著香烟，望著窗外，「這些過去的事，現在很少去想了。但是偶爾想起來還是氣憤。苦了半輩子，對國家沒有功勞吧，也有苦勞，可人家非但不照顧你，反而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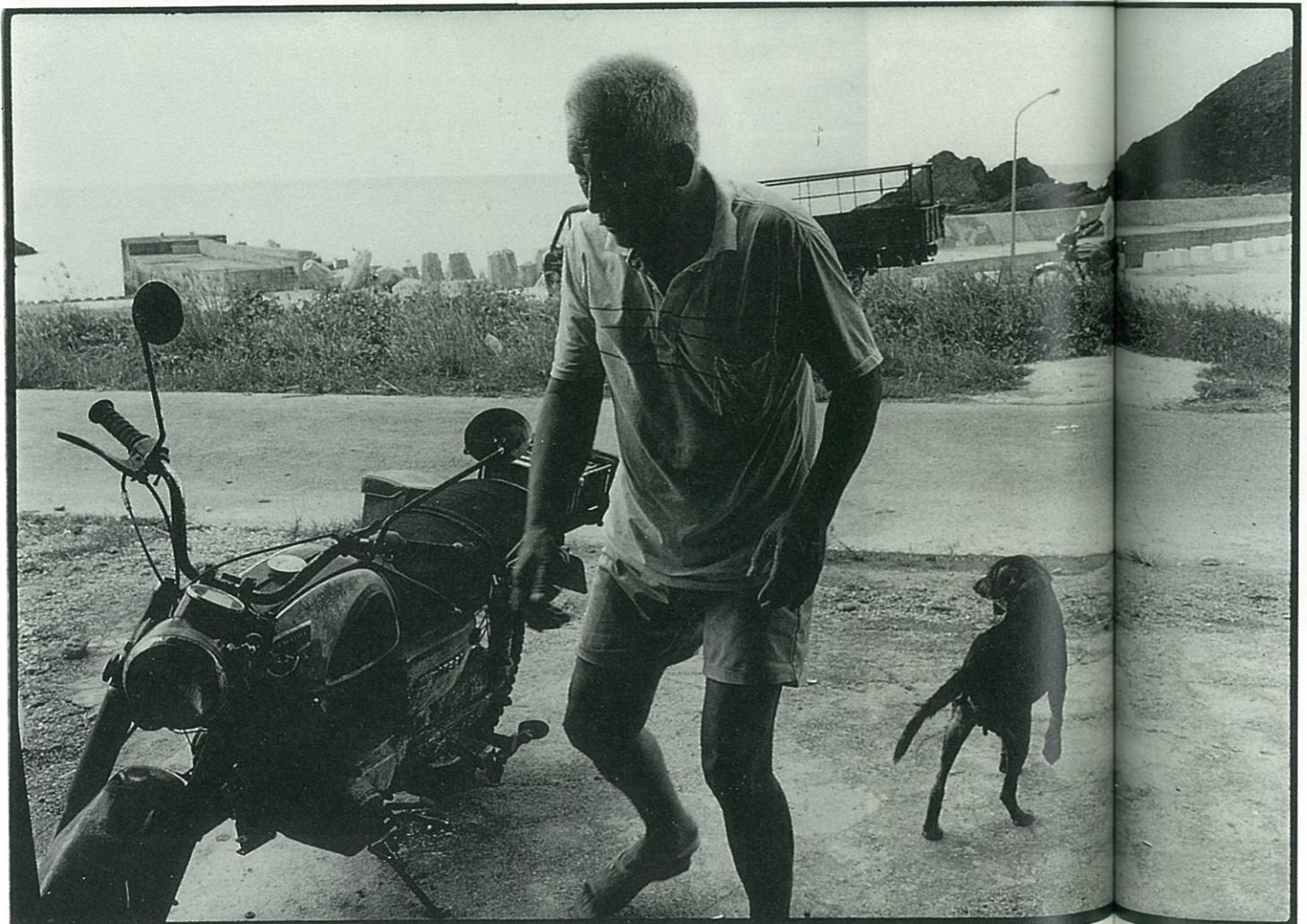
子整人……唉！那時候在島上可不像現在，隊員脫逃啦、偷東西、搶劫都有，也有人犯強暴婦女的，雅美人善良啊！出了事多半覺得丟人，不敢張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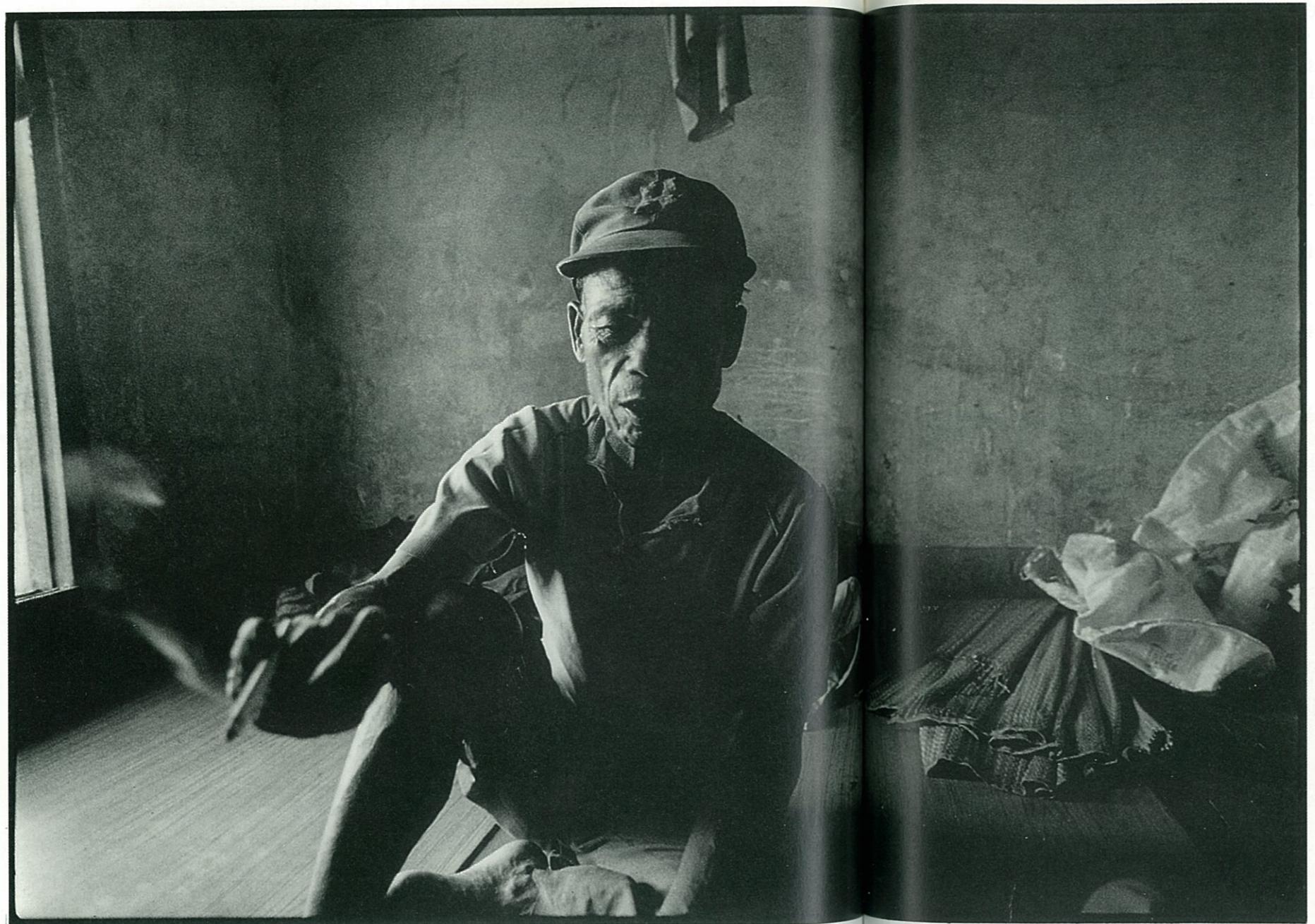
曾任管訓隊隊長的索聚元，退伍後娶雅美人為妻，生男育女，現在在蘭嶼經營雜貨店。他說，當時的隊員、場員，從事強制勞動，開環島公路的路基、開機場、建開元港、以及班哨房舍和一部份國宅。人犯脫逃的問題最叫人頭痛。「最嚴重的一次，是名盜高金鐘帶了6個人逃逸，在朗島殺了一個中尉哨長和一個幫他炊事的場員，事情鬧得很大，還從台灣派了一大隊刑警、步兵連一連，坐登陸艇來支援，又動員了『山青隊員』，不眠不休的地氈式搜山。可是入山一星期，什麼也沒搜到，就連人的大便啦煮的東西這些痕跡都沒有……。」索聚元說。

現年20歲的蘭嶼小姐謝小玲回憶說，那個時候她還小，有時上山撿田螺，隊員威脅我們一定要賣給他們，否則要打！有時他們做工累了，在芋田裡脫光了洗澡，鬼吼鬼叫調戲女孩子，看到他們總是很害怕。碰到聽說有犯人逃跑，老人家都叫我們待在家裡，關好門窗，因為到了晚上犯人會進村裡，偷地瓜、芋頭、鍋子、火柴這些東西，根本沒人敢出門。「有些從事種菜、種瓜果菜農業勞動的人犯，偶爾可以出來賣瓜果。」謝小玲說，「有時遇到過節，犯人『放假』，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們家開了一家小店，他們來買過滷菜……。」

連椰樹心也偷去吃

年長的蘭嶼人林昧和周石秋，對於漢人把充滿威脅性的強制勞





家徒四壁的呂步眼述說被「犯人」打斷三根肋骨的往事。

動犯送到他們的故鄉蘭嶼，極為不平。據他們說，那時候，隊員為了養豬，常偷蘭嶼人的地瓜藤，破壞了地瓜田。犯人為了煮東西，任意砍伐龍眼樹，因為那是很好的柴火。「但那也是我們的果樹，也是我們蓋房子、造舟的重要材料。」林昧說，「他們偷椰子的

甚至懶得爬上樹去摘，把椰子樹砍倒，連椰樹心一起偷去吃。有時被我們抓到送去派出所也沒用，這些犯人簡直是來這裡觀光的，根本沒有關好。」周石秋說，逃跑的犯人有時進村裡偷瑪瑙等貴重的東西，騷擾上山工作的婦女，使婦女們每天擔驚受怕。「到了

忍無可忍的時候，碰到我們人多，一旦抓到他們，乾脆打一頓。因為你去報警，偶而也會叫犯人賠點煙、米。但有時候警察反而向我們要人證物證！我們開村里民會不知講了多少次，有什麼用！」經由青年江仁義的翻譯，林昧與周石秋忿怒地追憶著往事。在事

過多年後的談話裡，依舊不減其當年受害情緒的強度。今天的老人，正是當年整個族群裡擔負家庭生計生產重責的當家人；作物遭到破壞，婦孺遭到威脅，對當時當家的男人是無法忘懷的記憶。

蘭嶼島民江仁義說：「拓寬紅頭段公路的隊員，當工作進行差不多的時候，管理愈來愈鬆，最後根本就可以到處亂跑，當年紅頭村裡的國中女生就有很多懷孕的！」

訪問當年的隊長索聚元的時候，他的雅美妻子與曾秀妹、周朝妹兩位年輕的雅美婦女，在一旁聊天。當問及當年是否發生過人犯強暴雅美婦女的事時，索聚元說：「不知道，沒聽說過……。」話聲甫落，周朝妹與曾秀妹卻異口同聲地衝口叫道：「有！不但有，多著呢！」在一旁的索太太也說：「怎麼說沒有！」進一步追問是否能舉出人來，他們說：「這種事，怎麼好指名道姓？被害人現在年紀也大了，寫出來不好吧……。」

柳油村人呂步眼，民國17年出生：「有一回我曾與另外兩個朋友到洞口那個地方去網魚，看到有阿兵哥帶了隊員在炸魚，我過去撈魚，還沒有撈到，就被他們在岸上的人拿石頭砸，後來發生衝突，他們又找了人來，最後我被打斷了三根肋骨，在紅頭衛生所住了三天，一個月沒辦法做事。他們當時賠了500元，兩瓶米酒、三瓶保力達、兩包糖果、兩包花生……這就算私了，斷了三根肋骨，活該。」

除去以上各種較有形的傷害之外，這些在法理上設定為「與社會隔離」的人犯，對島上的青少年造成什麼影響呢？當時還在玉

強制勞動犯在島上也分派系，彼此間的鬥爭也很多，由於他們反正逃不出蘭嶼，因此在島上有部份行動的自由。「台灣的黑道義理和行為模式，都影響著雅美青少年。我手臂上的刺青就是這種影響下的產物。」他笑著說，「那時我還小，不懂事。名盜高金鐘在蘭嶼脫逃無踪的案子傳遍全島，被年幼無知的我們青少年視為英雄……。蘭嶼青少年從小看著這些強制勞動犯暴戾逞凶、好鬥，能說沒有影響嗎？」

佔用土地的退輔會農場要荒蕪殘敗到幾時？

良知與智慧的掩埋

把台灣不要、對台灣有安全危險的東西和人，擺置在「距離台灣島愈遠愈好」的地方的意識形態，明白地反映了中心與邊陲的基礎結構。先進的中心國家把有毒化學品、汙染工業、戰爭、民族矛盾、核子輻射廢料，一股腦兒往落後、貧窮的第三世界邊陲地區或境內少數民族區堆棄，是今天全球性的現實。今天蘭嶼的苦惱，具體而微地表現了這種剝削的關係。而「任你插翅也逃不



110 人間 [1987·12月號]

出蘭嶼」的構想，使「監禁」的範圍從營舍擴大為整個蘭嶼島，人犯在這大監獄裡擁有某種程度的「自由」，而雅美人則變成這監獄裡被剝奪了「人權」的自由人。為了遂行這嚴重破壞人權和破壞民族團結的政策而佔用的土地，在1979年管訓隊遷離蘭嶼之後，農場荒廢至今，殘敗破落，對雅美人懇求希望收回這些珍貴的祖傳生產資源，充耳不聞！

在中心與邊陲的決定力量底下，走了一群「犯人」，核能廢料接踵而至。在「地球是人類的家園，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的認識下，蘭嶼核能廢料儲存場，不僅貯存了世紀的惡魔，更埋葬了人類的良知與智慧。以雅美文明全面崩解的血淚作為滋養的台灣漢人觀光資本開始肥大，針對蘭嶼觀光經營的永興航空公司，終於豪氣

雲地接下環球小姐的選拔盛事！不久的將來，世人將目睹這朵「血紅的奇葩」在眼前怒放。

當世界各國的美女雲集台灣，搔首弄姿地在伸展台上、螢光幕眩人耳目的時候；核能廢料，在蘭嶼的儲存溝裡，在地球的胸膛上，透散著墳場般刺骨椎心的森森寒氣。 ⊕

爲了輻射上乾淨的蘭嶼請您一定來…

長期以來台電把高度危險的核能發電所產生的輻射廢料，以欺瞞、利誘和威脅的手段，在蘭嶼掩埋棄置。在少數民族所居住的地帶傾銷、堆積、貯存有毒害垃圾，有高度輻射的物質、廢棄物和武器的暴行和歧視，不止在蘭嶼，而是在全世界範圍中發生著。蘭嶼雅美族青年已經憤然崛起，成立了一個關心蘭嶼核能廢料的組織，誠懇地邀請台灣原住民和良心的漢族青年和市民參加我們的討論會。

主辦：雅美青年聯誼會

地點：台北耕莘文教院 4 F

時間：12月 8 日 (星期二) 晚7:00起



[1987·12月號] 人間 111

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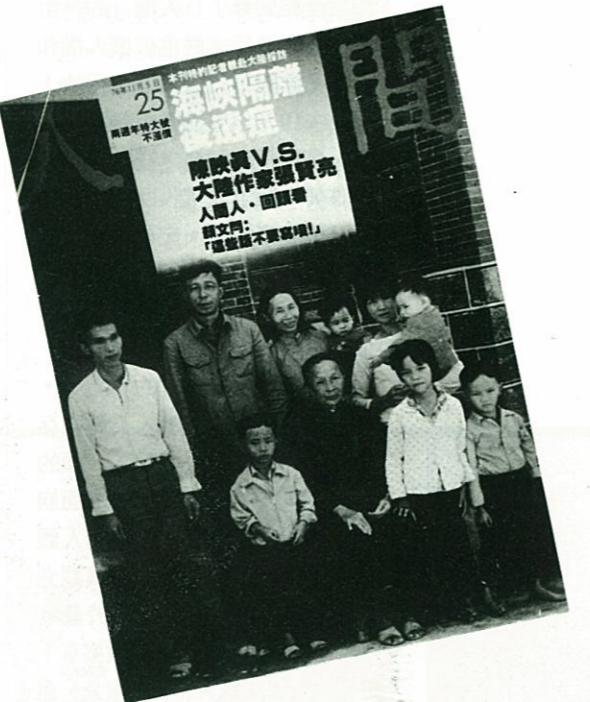
送給知心
一份理想的聖誕禮物：
一年份人間雜誌

閱讀人間雜誌的您，一定有一兩個心靈最為契合的朋友和貼心的人。今年聖誕節，您能送給這些貼心知交最好的禮物，是同他分享人間雜誌帶給您的感動、喜悅、驚嘆和沈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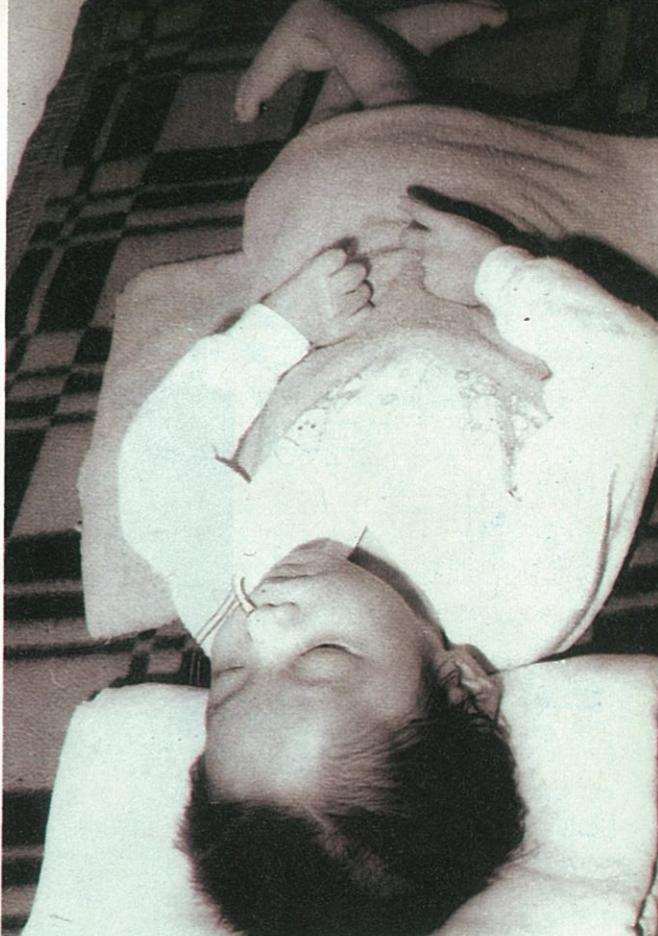
請立刻填寫這張卡片寄給我們。我們會立刻把您訂贈的人間寄去給您知心的朋友，由您補辦劃撥手續。此外，我們會：

- 為您寄一張聖誕賀卡給您成為人間訂戶的知友
- 讓您的朋友有權參加人間兩周年50萬元大抽獎

裁折線



三歲起，
他的生命從此黯然褪色，
無知無覺的歲月，
能否有一天，
再看看四週的一切；
再次喚一聲：
媽媽……



**如果可能，
我多想再喚一聲媽媽！**

敬啟者：

茲為我的知友 _____ 先生 / 小姐，
自1987年12月號訂閱人間雜誌一年，我將在不日內完成劃撥手續。

我的朋友的住址是 _____

電話是 _____

我的姓名是 _____
地址是 _____

電話是 _____

(我是人間雜誌的訂戶，編號是 _____)

廣告回函
台灣北區郵政管理局登記證
北台字第 1717 號

印刷品

人間雜誌社
收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殘喘生命邊緣，無語問蒼天，全殘植物人及其家屬，亟待社會關注！

植物人，又稱多重殘障症，因外傷或疾病腦部受損所致。目前全省共有七百多名植物人，他們終年臥床不起，殘喘生命邊緣，在社會福利無法周全顧及下，更亟需大眾發揮愛心予以關注。

沈重的擔子——鉅額醫藥費用與長期無止境的晝夜照顧，每一位植物人家庭，都有一段無奈悲悽的故事！

割捨不下的親情，使植物人親屬心中仍存有一線希望，不忍棄離……。然而，照顧一位植物人，所需付出的財力與人力，實非一般家庭所能負擔，何況清寒人家！因此，必須有救助機構，在醫護專業人員的料理下，“病人”才能得到妥善的照顧，家人也才能得到支援，免於崩潰……。

“愛心處處飄”共襄善舉，獻出您的愛心，點燃一個“盼望”！

由財團法人基督教橄欖基金會籌劃的“愛心處處飄”活動，將於12月份在全省各地展開汽球義賣，期望各界共襄盛舉，積沙成塔，籌集清寒植物人安養基金，以解除“病人”及其家屬的桎梏。

獻一份愛心，給一份生機

活動時間：
76年12月19日～12月25日

活動地點：
全省各大都市同時舉行義賣及機票摸彩

● 捐款請郵政劃撥1164223-1曹慶，
76年12月19日截止，劃撥通信欄務必註明“義賣氣球款”。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基督教橄欖基金會
籌募清寒植物人安養基金活動籌備委員會
贊助單位：中華航空公司

雪境

—西藏：風土・迷惘和希望

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西藏在宗教封建主義下，形成領主・貴族・高層喇嘛對貧困農奴的支配。

佛國

中共治藏，有過具體錯誤：
如文革對藏族宗教和人的摧殘；
如漢沙文主義對民族團結的傷害；
如「恢復宗教自由」帶來迷信斂財的復活。

紀旅

但無可諱言，特別在80年以後。
西藏的教育、衛生、交通、產業
不少的漢人，為了使西藏早日擺脫貧困落後，
和民族政策上的顯著改革，有長足的進展。
把半生的青春、熱情和夢想
獻給了祖國邊境雪國的藏族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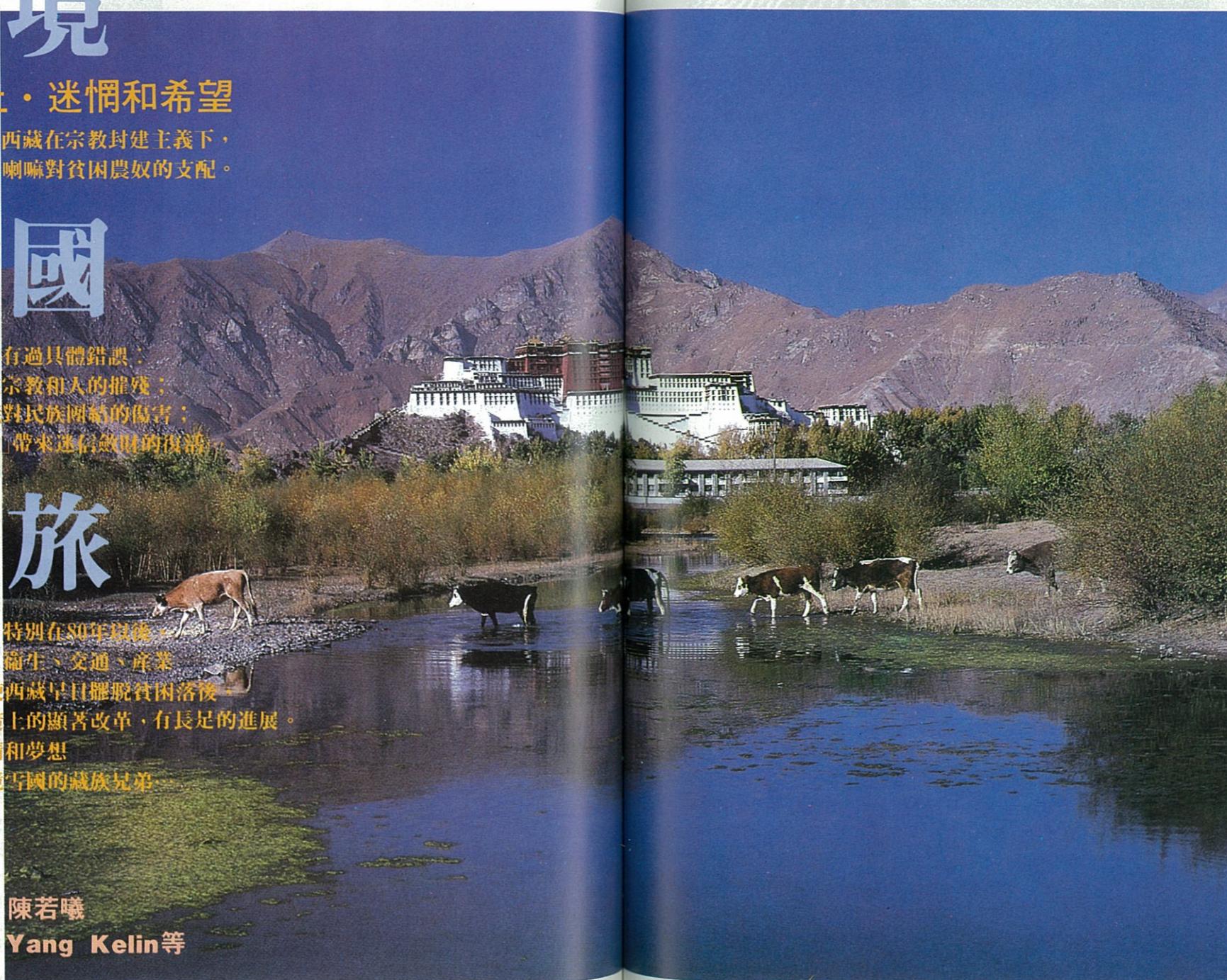
■撰文

陳若曦

■攝影

Yang Kelin等

一群牛正渡過拉薩河，遠處便是布達拉宮。



姜塘掠影

人還沒到西藏，我就聽到姜塘的名稱。它是藏語「北方高原」之意。

我們一大早從首府出發，溯拉薩河北上。

離開拉薩不久，河床逐漸縮小，水流湍急。兩峰對峙，谷地被擠成鼻樑大小，植物分佈也起了變化。時值七月，青稞卻長得瘦弱矮小，油菜才剛剛揚花；而嗜水如命的楊柳，在拉薩觸目皆是，這時已難覓芳踪。拉薩河發源於念青唐古拉山脈，我們顯然已步步深入山區。

隨著地勢節節升高，頻頻出現了覆蓋冰雪的山峰。有時一排望去，像煞頭戴銀盔的戰士，正忠誠地守衛著這沉睡的高原。最美的是念青唐古拉山，海拔七千一百一十七米，積雪長年不化，白雲繚繞其間，欲顯還遮地，益增神祕飄渺。仙山咫尺，伸手可擷，不信神的我，一時也有信佛成佛的衝動。

好不容易前面出現了一片土牆和幾座屋舍，遠望像個小村落。

「當雄縣到了！」

真應了「一片孤城萬仞山」。這裡曾是蒙古人屯兵之地，也是貢嘎機場未修前，內地前往拉薩的飛機起落處。偌大一個姜塘的門戶，竟被四周高山壓成一座泥雕似的。此時日正當中，縣城靜悄悄的，彷彿午睡中。

人在草原上，站久了會有駕雲而去的出世念頭。前後都是藍天，左右有青山白雲。尤其是「白雲滿地無人拾」，一團團棲落山脊，挨近地面，像天女散落的花朵，可以任意採擷。個人置身雲中，極易渾然忘我，一時不辨天上人間。

等我久久凝視這塊土地，心中卻另有一番心酸。常見的牛羊飼



料草，長得十分貧瘠。多的是薊薊草，像刺蝟般怒刺四張。我拿手一碰，感到一陣刺痛。它們的刺尖，都有咬斷的痕迹。原來冬天缺草料時，犛牛用蹄扒開雪，連這種刺也吃。牲畜如此艱苦，人的生活情況，思過半矣。

羊八井的地熱站

從拉薩往日喀則，有南北兩條路。走北路一定會過羊八井，它

在念青唐古拉山脚下。人們在此地草原上打井鑽洞，建立地熱站。我們參觀時，只見水管噴出滾滾熱水，聲隆如吼，熱氣瀰漫。這個站引用地熱發電，長年可以供應拉薩。

附近還有一個熱水湖，溫度常年在攝氏五十度左右，夏天可以游泳。

像這樣的熱泉，藏北高原已經發現了三百多處。自然界真是神

奇無比，缺煤的凍土高原，卻賦予地熱，不能不說造物也有公平仁慈的一面。

羊八井除了地熱站，還建立了 many large warm houses. Utilizing solar energy and geothermal water, it can grow vegetables all year round. We went to visit, the air was humid and warm like Taipei's summer. Tomatoes and eggplants were hanging, and pumpkins were as long as a person's arm, which made people think of Taiwan. We bought pumpkins, washed them in the clear water at the bottom of the ditch, and couldn't wait to eat the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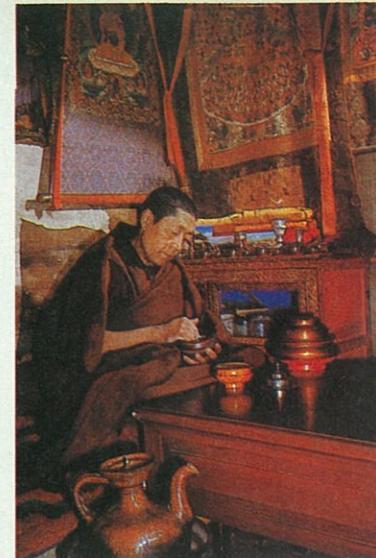
地吃起來。肥嫩脆甜，非常可口。

走出暖房，迎面涼風習習，雪山就在身邊。冷熱變化之快，身歷其境者才能領略。

幽美小城日喀則

過了羊八井，車在山腰中以之字形攀登上，偶尔回首，谷深不見底，十分驚險。

當然，過猶不及，信仰和迷信是有距離的。如何去蕪存菁，當



〈上〉一位喇嘛在他的房內吃糌粑。

〈左〉藏民正在搭帳篷，準備野餐。

是藏族同胞的一大課題。有一天，菩薩身上的金粉化為種籽和農具，牧民把酥油打在茶裡，人和神佛一樣住得同樣溫暖舒適，彼此的關係由主奴轉為父子兄弟。到那時，藏人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民族。我相信他們有能力解放並超越自己，一定會自我成長。

漢化抑或現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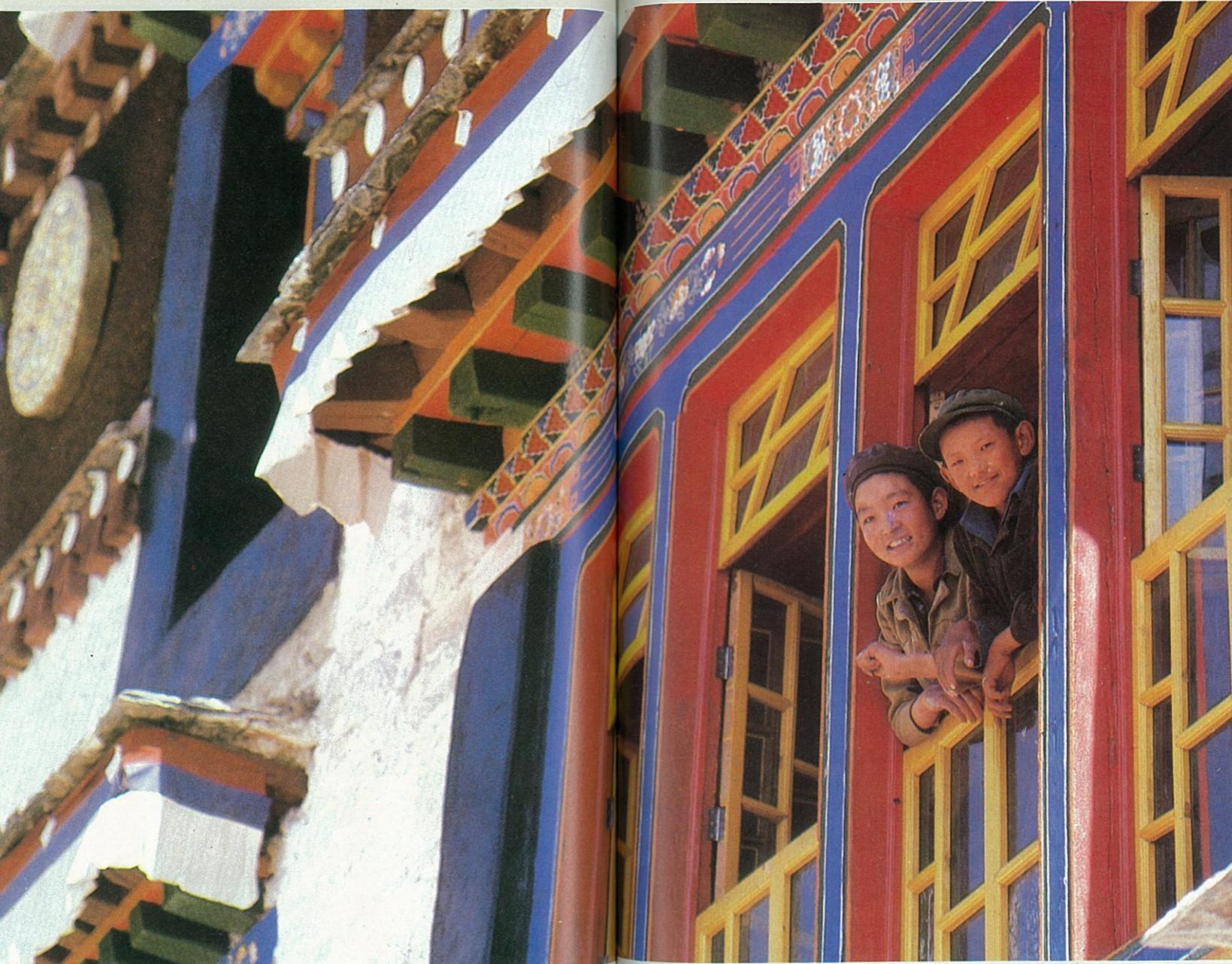
有個美國人聽過達賴喇嘛的宣傳演講，認為中共在西藏推行漢化政策，摧毀寺廟並屠殺地方民族，也跟著叫嚷漢人應該「出去」。85年他訪問西藏，當場修正了許多觀點。

看到大昭寺前磕頭的隊伍，他先就驚訝世上還有「如此迷信」的事。及至參觀完整座寺廟，他鄭重地對我朋友說：「我看，漢人留在西藏不見得是壞事。怎麼漢化我不知道，現代化才是迫不及待的。」

中共政府治理西藏有失誤之處，譬如十年浩劫期間對宗教的壓抑。然而三十多年來，中共政府對藏撥款已超過一百六十億人民幣，加上內地的人力支援，成績還是有目共睹的。從人口和教育的消長，便能說明問題。

根據自治區「人民政府」提供的資料，1959年藏族人口有123萬，80年升為168萬，86年為191萬。1949年前，西藏沒有公立學校，寺廟和貴族壟斷一切教育機會。如今，全區有四所大學，13所中專，2371所小學，適齡兒童的入學率達46%。去年公佈的資料，藏族青少年的身高增長率，為全國各族之冠，可見人民的生活已大大改善。

中共在內地推行強迫性小學教育；在西藏，出於尊重民意，只能勸導，不敢強迫。50年代，為了讓牧民子弟上學，普遍對家長進行財物補貼。有的教師甚至義



務代家長勞動，以交換子弟上學的機會。

令人警惕的是，這幾年恢復農牧責任制，人們又把孩子從課堂中拉出來幹活賺錢了。如今，教師又要同家長展開爭奪戰。了解這些情形便能明白，西藏每前進一步，有心人士付出了多少心血和代價。

和這個美國人一樣，我到拉薩和大昭寺一看，也是十分驚訝。

50年代以前，歐美對西藏已有報導。我從美國僧人伯納書中知道，大昭寺老鼠滿地跑，髒臭至極；拉薩的街道是公共廁所和垃圾場。奄奄待斃的乞丐是野狗爭奪的食物。至於農奴的地獄生活，這兒就不必再提了。比起今日，拉薩的變化用「天淵之別」形容，並不誇大。

和菩薩比賽

當然，過去的領主、貴族和高層喇嘛，他們的權位和利益受到損傷，是可以想像的。中共的政策可能操之過急，對這少數人沒有做好安撫工作，也難辭其咎。可能為了照顧民族情緒，中共當局在80年後，撤走一批漢族幹部。當年漢人在藏是12萬，現在只剩7萬。在拉薩還可以碰到幾個漢人；在後藏三天，除了幾個駕吉普車的公安人員外，我沒見過一個漢

人影子。

有些藏人對撤走漢人表示惋惜，因為「很多工作藏人還不熟習，而西藏又迫切需要建設」。中外合資的拉薩飯店就缺乏合格工人；除了技術，當地人也嫌工作苦，不願意幹。

我接觸的藏胞都相當滿意目前的生活。有一次，我們聽說普布在親戚家喝青稞酒，臨時趕去湊熱鬧。這一家有五、六口人，正



〈上〉在西藏，這是一尊極其受尊重的佛陀像。

〈左〉兩個小畫師倚立在艷麗的窗邊。

為不久要搬進一套公寓而全家喜形於色。眼前他們住著兩間房的藏屋，另在院子的羊棚邊搭了一個涼棚，做為年輕夫妻和嬰兒的臥房；炊具露天放置，四望無廁所。女主人一提到新居，臉上便綻出碗大的笑容。因天色已晚，我們來不及去參觀新公寓，但完全能想像那獨門獨戶，廚廁俱全的套房模樣。如果有人告訴他們，住進那種世界上到處可見的火柴盒建築叫「漢化」，他們肯定會莫明其妙。

每個民族的風俗習慣都應該受到敬重。民俗無所謂是非，也無永恆標準。如果漢人把自己的一套強加於人，那是「漢化」，理應檢討改正。

我聽過這樣的事。有個藏族姑娘在「解放軍」中當護士，學習了漢語和文化。幾年後，她想念家鄉，而父母又為她訂了親，於是退伍返鄉。成親前，母親希望她先和父兄同房。由於耳濡目染了漢人的一套倫理觀念，她一時想不通，竟以死相抗。這是我聽到的唯一「漢化」悲劇。

我覺得，部份漢人可能下意識裡有些優越感，覺得當地人膚色黑，不講衛生。這種優越感若不能克服，很不利民族團結。

漢人在西藏築路，開礦，掃盲，建設醫院和學校……凡此種種，藏人是感激的。但他們也有批評。譬如，有些人懷疑在藏的漢人動機不純，是衝兩張紙而來的。一是鈔票，因為邊疆地區工資高，待遇優，熬幾年便可以存一筆錢；二是黨票，在艱苦地區容易有所表現，入黨較快。

我確實見過這種人，特別是幹部子弟。他們名為支援邊疆，但一年倒有半載待在北京或大城市裡。等升了級或取得黨籍，很快就調回內地。

然而多數在藏的漢人卻充滿了

奉獻精神。我認識拉薩市的某君，娶了藏族姑娘，在此安家落戶，廿年如一日，生活樂呵呵的。

有朋友王君，50年代嚮號召，放棄城市高薪工作，自願到西藏支援兄弟民族。10年他和藏人生活在一起，學習他們的語言和宗教。後來為了健康原因，才調離西藏。另有一位女友，60年代作為知識青年下放西藏務農。她也工作了10年，後來考上民族學院才離開崗位。這兩人均非黨員，都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獻給了高原。他們認為自己還是比較幸運的，不曾死於飢寒或落下不治之症，如關節炎。但也不得不承認，這10年是迄今最苦的一段日子，經歷的嚴寒和缺氧缺菜（幾個月看不到一根蔬菜）經驗，將永生難忘。然而兩人都不反悔。

「是什麼？」我問過他們，「使你堅持了十年之久呢？」

「靠的是一個願望，就是讓西藏早日擺脫貧窮落後的面貌。」

誠然。他們和許多在藏的漢人一樣，堅持一個信念：和菩薩比賽！只有把西藏建設得更美好，大家豐衣足食，幸福快樂，才是對神佛的最佳回敬。當人們留戀今生今世時，自不必寄託於不可知的未來。人恢復了尊嚴和自我主宰，宗教便能歸於宗教，彼此和諧相處了。

我相信，這一天終會到來。

下山抵麻江鎮，發現許多人守候在馬路邊。沿路也有不少牧民騎馬佇候，他們戴金花帽，穿鑲邊的毛呢裝，雄糾糾的像中古世紀的武士。原來班禪預定今天回日喀則，可是臨時延了一日。姜塘的人不知道，已經老遠趕來迎接。我們遂臨時添了一項任務，沿途通知他們延期的消息。

日喀則是後藏首府，號稱西藏第二大城市，實際只有兩三條鬧街，相當內地一個幽靜美麗的小

鎮。我們在的那兩天，倒是熱鬧得很。姜塘的人都趕來拜見班禪，旅舍爆滿。許多牧民就在寺廟附近席地而坐，露天燒火，類似野營。人人穿上最好的衣服在街上閒逛，處處洋溢著節日的氣氛。

尤其是第二天，從進城的公路到廟前，一路上信徒站列兩旁，從一早就守候著班禪的到來。我們也擠在人群裡，為的是分享這一份喜氣。黃昏時刻，班禪的車隊才光臨。所經之處，人們歡呼雷動。不少人把一條條白紗哈達，向著班禪的座車拋去。

可惜汽車跑得太快，平措估計，大約時速六十公里。福氣的人捕捉到活佛的一點影子，我則只見到幾部車子一幌而過。

「大師今天不開心吧。」有人猜測，「或者一路揮手累了，趕著休息去。」

活佛是人做的，大家都理解他的辛苦，也就沒有人抱怨了。

日喀則人口少，建設也較拉薩落後，目前僅有一所現代化的旅館。我們住在地區招待所，衛生設備差些，不能洗澡；此外，客房寬敞，院落幽雅，服務更是熱情周到。

和拉薩一樣，這兒也沒有公共汽車，一般人都是步行。

我們有車，倒是節省了時間。在日喀則一天半，已經去扎什倫布寺瞻仰了三次；重要街道走了兩遭，還去參觀了離此廿公里的六百年古刹夏魯寺。城市的小巧，也就可以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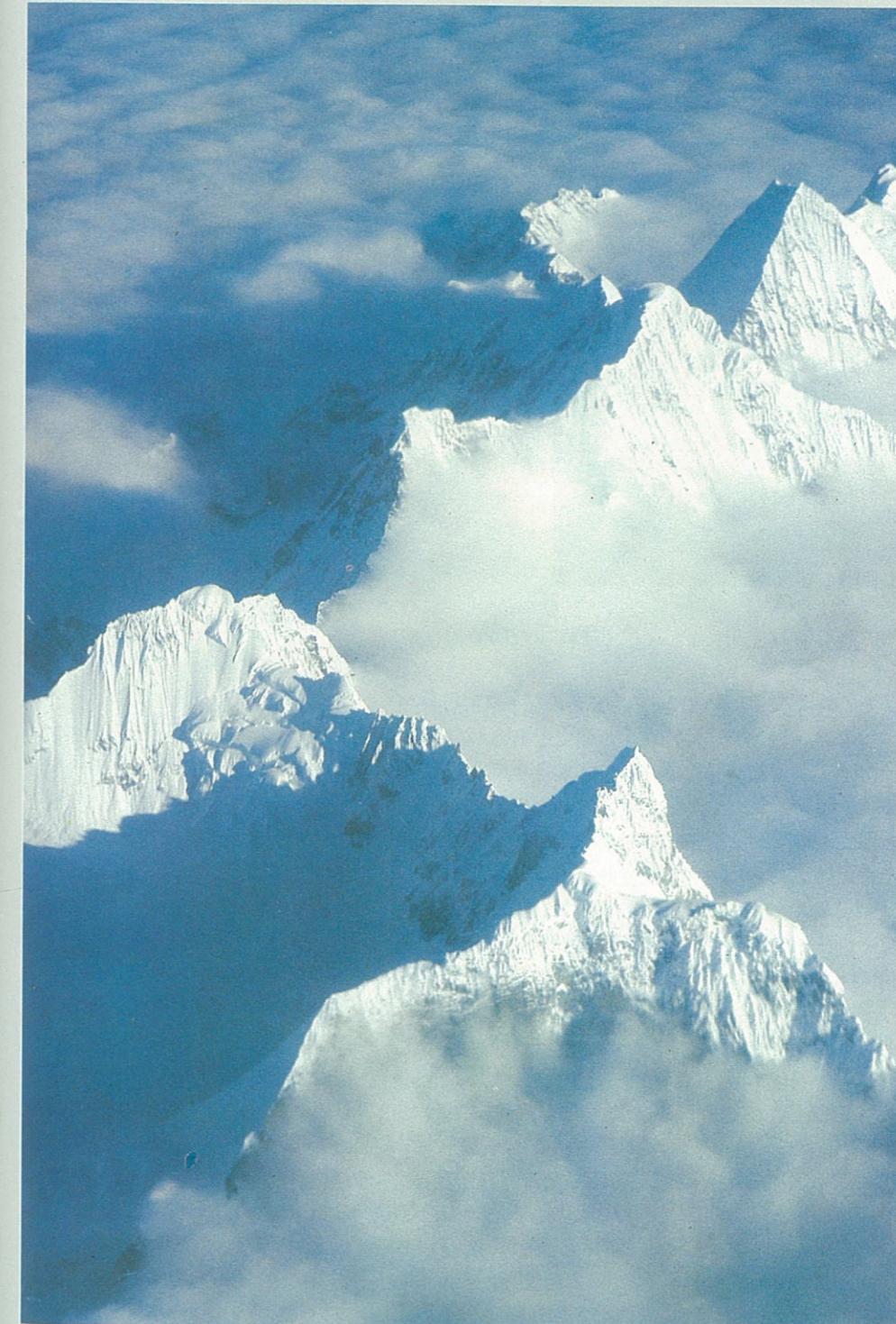
巧遇花教活佛

住進招待所不久，發現湧進許多藏胞。他們風塵僕僕，但滿臉虔誠地奔向走道的另一頭。打聽了一下，原來相隔四間房，正住著一位剛從印度回來的花教活佛。他原是薩迦寺的住持，去國多年，如今應班禪之邀，回國訪問。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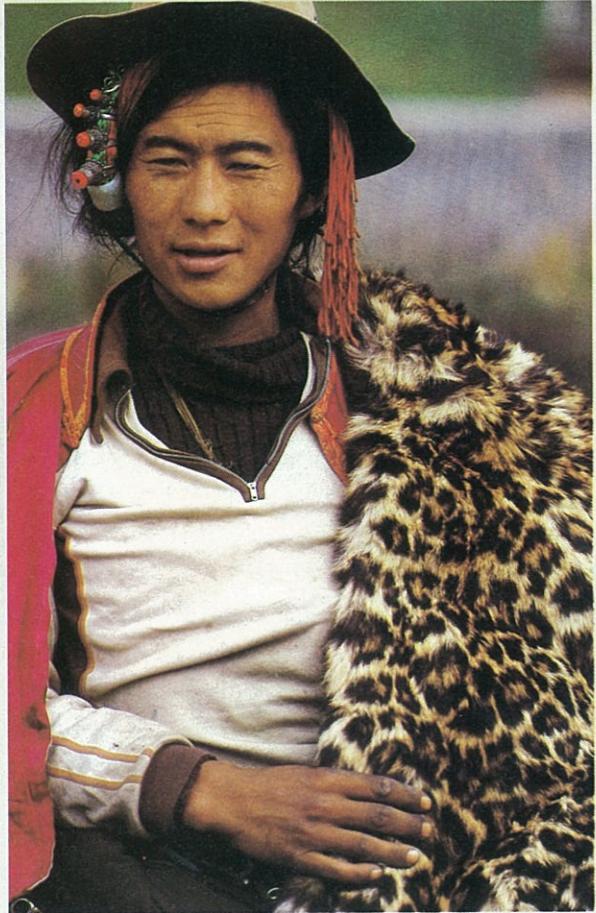
迦的信徒聞風趕來，向他頂禮膜拜。

薩迦是花教中心所在地，距此三小時車程，據說山路崎嶇難行。我們沒有時間去參觀，實在遺憾。如今花教活佛在此，機不可失，

我連忙趕去瞻仰。



這一座山脈位於通往拉薩的路上。



披着豹皮的藏族商人。

說得有理。喇嘛教一詞最早是日本人所用，而非漢人的發明。如今，它指的是流傳在西藏和蒙古一帶的佛教，獨具特色，聞名於世，毫無不敬之意。

喇嘛教原有六大寺廟，其中甘丹寺在四十年代已毀壞，尚未全面修復；餘下的哲蚌寺，色拉寺，扎什倫布寺，塔爾寺（青海），和拉不楞寺（甘南）。這些寺廟都是保存藏族歷史和文化的殿堂，更是美術和建築的展覽館。到西藏而不參觀喇嘛廟，那就等於白去了一趟雪國仙鄉。

這些寺廟在建築上大同小異。它們都以柏木（柳枝）染色為牆，庭院重疊錯落（但避免對稱），圍繞一座拔地凌空的主殿，構成一個建築群。常是依山而築，加以金頂迎日閃光，佛塔高聳入雲，令人仰望時容易產生接近西天極樂的幻覺。殿堂無不雕樑畫棟，壁畫和軸畫色彩濃豔（金粉之外，紅綠黑是主色），而活佛的靈塔也極盡奢侈豪華。廟內日夜點酥油燈——故叫長明燈——由於照明差，處處昏暗，空氣窒悶。至於菩薩之多，一個廟就常以千百計，而佛堂之重複，更令遊客頭昏眼花。幾個寺廟參觀下來，我勉強認得出觀音大士和黃教始祖宗喀巴而已，其它神佛多半和釋迦牟尼混淆為一。

把佛雕當藝術品欣賞，那就會發現一件有趣的事。這些取材金銀銅土木的塑像，凡出自漢人手藝，菩薩便有漢人影子。藏人塑供的宗喀巴，滿臉英氣，一望便知是馬上民族。大昭寺有一座度母（觀音化身）女神像，模樣特別美麗動人，後來聽說是工匠按照某貴婦形像塑造的。「真善美」以「真」為首，確有道理。

雖然菩薩大同小異，但每座廟又都有它獨特的建築和收藏。譬如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就以廿

在地，舉起嬰兒讓活佛為之摩頂受戒。

活佛盤腿坐在沙發上，伸出右手按在來人頭上，口中念頌經文。祝福之後，有時也略為俯首向前，對信徒的傾訴，低聲給一兩句解答。儀式極其簡單，但受過摩頂的信徒，臉上都現出幸福滿足的神情。

活佛叫特庫爾，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在印度和尼泊爾都有住所，也和達賴喇嘛相熟。去國廿三年，頭一次還鄉，顯得非常興奮。他說，過兩天就要回薩迦寺，希望我們下次再來，能去遊覽一下這個全藏有名的花教古剎。

漢人常把花教喇嘛叫做和尚。這可能與「花」字有關，何況該教祖師都是娶妻生子的在家人。其實，所謂紅教黃教，均是從衣冠顏色而來，而花教則是因牆而

起。據說，薩迦寺的廟牆塗有象徵文殊、觀音、金剛手菩薩的紅白黑三色；三色成花，故稱花教。

花教在西藏史上有過輝煌顯赫的一段。它的五世祖師八思巴，與蒙古可汗忽必烈會於六盤山，先後受封為國師和大元帝師。薩迦僧人從此直接掌管西藏政事，實際開啟了政教合一的局面。後來宗喀巴創立黃教，才取而代之。

如今的花教，據說只有薩迦寺可堪代表。

喇嘛廟的特色

西藏的喇嘛不大喜歡人家叫他們的宗教為喇嘛教，寺廟為喇嘛寺。

「喇嘛是上師的意思，對有學問高僧的尊稱。」他會和你辯論，「漢人有和尚，但並沒有稱佛教為和尚教，寺廟為和尚廟吧？」



六米高的強巴銅佛著稱於世，光銅就用了廿三萬多斤。這寺還供了許多半裸的銅塑度母像，個個隆乳蜂腰，美目傳神，令人百看不厭。寺內另有一個漢佛堂，供著乾隆皇帝的畫像，以及「道光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的碑位，也陳列了歷代皇帝贈送班禪的珍寶。佛堂相鄰的會晤室是歷代班禪接旨後會晤駐藏大臣的場所，

這些都說明西藏和清朝的隸屬關係。

即使是小小的夏魯寺，儘管年久失修，建築也別具特色。祿高屋脊，雙瀉水綴綠色琉璃瓦是江南明廳的格式，但院牆不對稱卻又是藏建的特徵。目前廿位喇嘛不到，都以古剎保存了四件寶而自豪，不忘向遊客介紹。記得其中一件是一只密封的銅鑼，十二年

換一次水而河水不減，視為「聖水」，據稱可以洗淨一百零八種汙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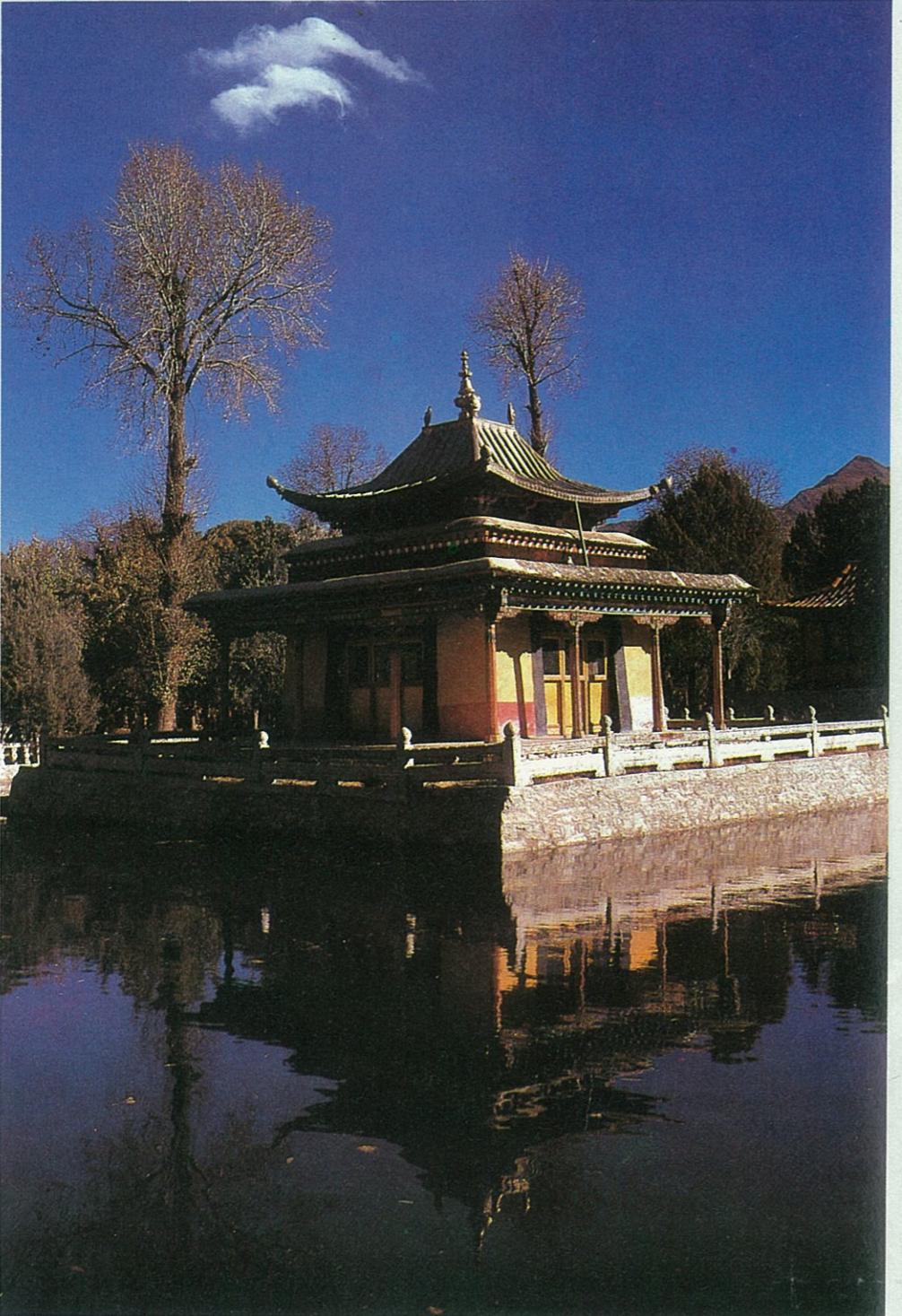
統戰部成投降部

藏人對宗教的虔誠，已到忘我

無我的地步。聽說修建寺廟，許多人會把一生積蓄奉獻出來。有的牧民為了到拉薩還願，變賣所有牛羊，獻出一切後，再一路乞討回去。窮苦牧民捨不得滴酥油在茶裡，卻把它獻給寺廟點燈。

至於喇嘛上門化緣，他們更是慷慨解囊。有些人甚至傾其所有捐獻，等自己一無所有後，又向政府伸手，成為救濟對象。當然，有變相化緣或假扮喇嘛來招搖撞騙的，也聽說過。

位於羅布林格的夏宮。



如今的中國大陸，寺廟一律發工資，按資歷比照幹部待遇，由國家供養。佛門講究「清心寡欲」，但現實生活卻咄咄逼人。我五月在貴州講學時，曾聽到某地的和尚，為了處長級與科員級的待遇之分，正爭論不休。

我訪問過喇嘛，他們中有職稱的按職稱領薪，其他人月入在廿五元至一百元不等，以資歷和念經好壞來區分。他們要自付伙食、衣服和經書的費用。

「你生活中最大的開支是什麼？」

我問一位月入百元的中年喇嘛。

「衣服。」

他指指身上穿的紅色袈裟，一套竟要80元。日用品如此昂貴，生活自必清苦。除了活佛，我在西藏尚未見過肥胖的喇嘛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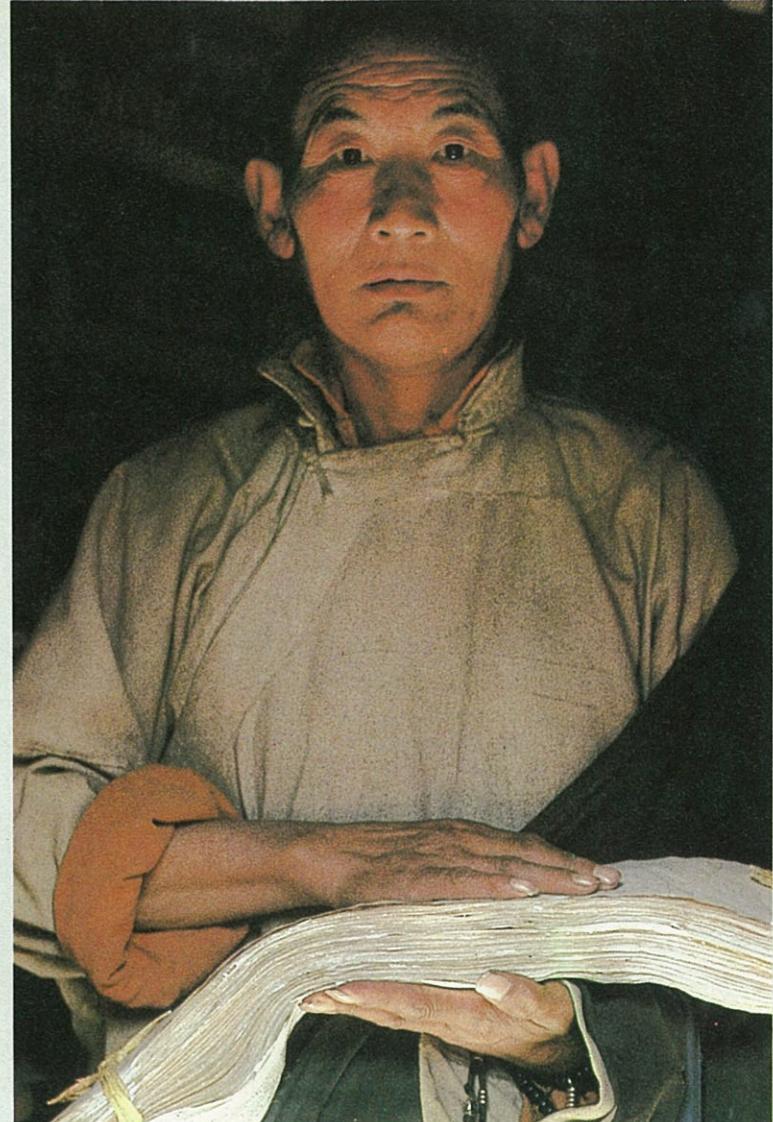
他們雖然生活清苦，但供養他們和維護寺廟，已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大負擔。班禪今年五月在扎什倫布寺開辦首家廟營企業，派一百多名喇嘛到各省去學習會計，烹調和駕駛，便是自力更生的嘗試。

朋友問過一位出家人：「現在的喇嘛好當，還是以前的好當？」

「現在的好當，」他說，「清規戒律少了，也比較合理。」

這使我想起哲蚌寺來。該寺經堂外的廣場邊上，有塊一尺見方的石頭，上鑿一小孔，可繫鐵鍊。據說，從前僧人一旦犯戒，便被赤裸體地鎖在石頭邊，受全寺僧眾鞭打。戒律多少呢？最多高達千條，比起豬八戒，不知翻身了幾百倍！

從1959年達賴出走，西藏進行民主改革起，宗教活動受到抑制，無神論和有神論同時並存。文化革命時，紅衛兵藉口破除迷信，摧毀了眾多寺廟，損失慘重。70年代後期「撥亂反正」，開始修復並開放寺廟。僅1980年以來，已修復二百多所寺廟，並培訓了



6000名喇嘛。佛學辯論和考試的「傳詔」活動已恢復，連活佛轉世也在研擬中。然而，恢復宗教自由以後，許多迷信斂財活動也隨之而來，造成新的社會問題。有些偏遠地區的藏族黨員甚至拜起佛來，認為馬列主義和佛教可以共存。為此，許多長年奮鬥在雪域的漢族幹部感到困擾；就是受過教育和思想開放的藏族幹部也想不通。

「過去的掃盲和宣傳工作等於白做了，」他們抱怨，「安於落後狀態就意味著倒退嘛！」

自治區的統戰部一向與政策宣

傳有關。就因為全面開放宗教，它現在被許多幹部譏為「投降部」。

純樸開通的民族

我接觸過許多汽車司機和導遊，但平措和普布是最令人難忘的一對。他們真誠熱情，毫無心機，處處為客人著想。很少碰到這麼容易交朋友的人了，你坦誠相待，他們就當你親姐妹般關懷，照料得無微不至。正是通過他們，我得以見識到這個高原民族的純樸和優秀。

瘦得像青桺桿的平措，開起車來卻不知何謂疲勞，不叫不休息。有時，我們體諒他開了一天長途，晚上就自己步行逛街。過了一陣，到底被他趕來「撫走」。

平措沒有正式學漢語，只因為工作接觸，便能聽懂並表達大意。我們遇到的藏族幹部，幾乎人人一口流利漢語，藏人顯然有語言天才。反觀漢族幹部，懂藏語的極少。藏語是拼音文字，比漢語容易學。漢人不說，除了懶，也可能是一種沙文主義的表現。

藏人的責任心很強。送我們返成都那天，由於飛機長時誤點，再加上兩班併為一班，乘客非常恐慌，貢嘎機場驗票處秩序混亂。若沒有平措和普布去排隊爭票，我們三個女人一定劃不到座位。就因為這樣，他倆錯過了中飯。我們求兩人先回拉薩，他們卻怕臨時有變，寧可飢腸轆轤地守候到我們上了飛機。

兩人都買了哈達送我們留念。撫摸贈物，潔白柔軟，一如其人之心。

第一次問藏族朋友「貴姓？」，人家瞠目以對，原來一般藏人無姓。取名倒很有講究，像普布是「星期四」，說明出生的日期；布次是「帶男孩」，表達父母對下一胎的願望。連親戚稱謂也很

簡單，像西方白人一樣，父母的兄弟姐妹各用一個稱呼，不分伯叔和姑姨。

平措和普布都早已過了而立之年，卻沒有結婚的打算，父母也不催促，順其自然。藏人對婚姻的開放觀念，並不亞於西方白人。女孩長大，一定有自己的房間，自由接待男友。若未婚生產，父兄也加以養育，絕無歧視。過去因地域阻隔，加上政治經濟的封建落後，存在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父子同妻或母女共夫的現象。這種婚姻道路，有它的地理、歷史和社會背景，許多民族也經歷過，基督教的聖經裡便有記載，實在無足為奇。進行民主改革以來，情況已大起變化。如今，據說一夫一妻制最為流行。

藏人性格最是開朗樂觀，今日有酒今日醉，非常痛快。我在藏九天，從未見過一個愁眉苦臉的，連街上的乞丐也是姜太公釣魚的神情，悠閒坦蕩。他們樂觀到不重儲蓄的地步。像普布，每月工資二百元，都被他花光，生活過得無憂無慮。

「你不為老年做些打算嗎？」朋友問他。

「生病有公費醫療，死了喪葬費很便宜……天葬花費不多，火葬更省錢……哪裡需要傷腦筋呢？」

免於疾病和死亡的恐懼，人自然通達快樂，這一點令人非常羨慕。不信教的他，進了寺廟也跟著合什禮拜。喇嘛教對於藏人，已不僅止於信仰，它是人生哲學，也是生活方式，成為放之高原四處而皆準的法則。正因為雪山高原的生活過於艱苦，芸芸眾生需要「解脫」的希望，「人生苦海」才易於忍受。服膺「無常」和「四大皆空」，人當能視富貴如浮雲，置生死於等閒。藏人的灑脫，顯然也得力於佛教的薰陶。



〈上〉西藏和香蕉似乎是風牛不相干的事，不過在藏東某些地方的確是出產香蕉。

〈右〉這道奇特的城牆是薩迦喇嘛寺的內城牆。



為什麼學問與視力成反比？

這樣的畫面一點都不誇張

根據教育部統計，我們的孩子大學畢業以前，有88%戴眼鏡



与其将来戴眼镜，不如现在换装 **東亞太陽神日光灯**

您實在無法相信，我們的孩子一直飽受著近視的嚴重威脅。

根據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近視眼的比例：

國小25%國中66%高中80%大學88%，已高達全球之冠……究其主要原因，不外乎不正確的看書姿勢，以及燈光照明不良所引起。

現在開始，請您糾正孩子看書姿勢，並改用最接近自然光的東亞太陽神日光燈，來保護孩子的眼睛，東亞與您共同努力！



太陽神日光燈係三美以最先進科技研究出的新螢光體材料LAP(Lanthanum Phosphate)，螢光體的微粒子化技術，獨家開發出「三波長域發光形日光燈」，使顏色在清晰度、鮮明度的演色效果上，眼睛所看到的都如同陽光下一樣真實自然。

- 照明度提高30%，環境更亮，用電更省。
- 高演色性，陽光下真實色彩。
- 三波長域太陽光，清晰鮮明，眼睛舒適。



中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中日合資
日本三菱電機株式會社



東亞太陽神日光灯

公司：台北市忠孝東路二段9號 (02)3914310~29 桃園營業所：(03)628912~3
台中營業所：(04)2212151~3 新竹營業所：(035)715162~4 高雄營業所：(07)2614138
(02)35102111~7 台南營業所：(06)2618178 (三線)

大陸文學

在一片喧嘩的解禁風潮裡，久違、遠隔四十年的大陸，開始在長期孤立的台灣讀者視野中，有了長長短短，或遠或近的里程碑。在此起彼落的開放聲中，大陸文學作品的台灣出版、評介、推廣似方興未艾；二十一、二十二期的副刊人間，曾以相當的篇幅，刊載大陸作家馬建、韓少功的作品。今後，副刊人間更要逐期將海峽兩岸文學的創作作有系統的比較、展現。

將帶給台灣

作者：**金介甫 (J. C. Kinkley)**
譯者：**蕭遙**

金介甫 (J. C. Kinkley)
紐約聖約翰大學亞洲研究所副教授，
以「沈從文的歷練」(The Odyssey of Shen Chongwen)
著名於西片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羣。
「大陸文學將帶給台灣什麼新視野？」短短二千字，
卻將中國現代文學的兩岸交流，作出一定深度的諱言、警語。

什麼新視野？

[1987·12月號] 人間129

台灣引進中國大陸文學是非常令人興奮的發展，其結果應當是完全正面的。

乍看之下，台灣的出版市場非常熱鬧，出版成本便宜，而且內容包羅萬象。但是，中國大陸文學加入台灣出版市場，一定會讓台灣讀者有「更多的書」可讀，可以打開他們的視野。也許台灣無法從大陸作家學到太多寫作的技巧，但是寫作題材無疑的會擴大許多。

對台灣讀者而言，他們第一次有機會從一個中國內部的角度而不是透過第三者的角度來看中國大陸。台灣的讀者，可以經由這些大陸文字作品更具體的瞭解大陸的「社會主義」，而中國大陸的社會問題對他們也會變得不若過去那麼遠，那麼陌生；婦女權益、環境汙染、與「開放改革」後興起的拜金主義。目前在台灣和中國大陸禁忌的話題，尤其是指描述中國大陸與革命的種種寫實小說，卻可能跟著出現在台灣的讀書界。

台灣的大眾文化，主要是受美國和日本的影響，商業氣息濃厚的大眾文化，已經取代比較嚴肅的文化，跟美國一樣。而中國大陸的文學，因為比較傾向於中國受商業文化影響前的樸實根基，加上擁有學術專業作家組織的全力支持，因此一直相當不受商業的壓力影響（雖然相當受政治官僚的干涉影響），所以中國大陸文學的品味不大一樣。

也許中國文學的發展，可以將中國大陸文學的「偉大文化主題」（尋根文學），融合到台灣文學比較傾向於個人與家庭心理問題的探討。

如果你認為台灣過去的孤立狀態，對「流行文化」沒有任何影響，只要看看目前在台灣相當流行的「遊記文學」，即可發現答案。中國大陸的遊記文學，通常描述到中國大陸其他省份的故事，而在台灣，以三毛為例，旅行都是到其他國家。

有機會接觸大陸文學，會讓台灣跳出來，以更寬廣、比較的角度，來探討中國文化與定位認同的問題。中國大陸二〇、三〇年代作品文學的出版，業已經開始填補台灣文學在這個階段的歷史空白。當代的中國大陸文學也對台灣有益。我相信，大陸人民不只把中國當作一個「國家」，而是把它當作一個大的文化宇宙，像歐洲一樣的是個「大陸」。幸運的話，台灣的作家也許對大陸作家的思考與寫作技巧，會有正面的影響，他們也許可以用大陸的讀者能夠瞭解的語言，來批評社會主義。

事實上，台灣與大陸雙方欠缺接觸的事實，已經讓台灣的中國普通話和大陸的普通話發生微妙的差異，結果台灣的學生，即使瞭解中國大陸的文學，卻發現

很難進一步研讀。這是相當值得憂慮的。一個國家中不同地方用不同的語文表達方式是好現象，但是，如果彼此的分離已經造成雙方溝通上的困難，一定會演變成全國文化的分離。

只要台灣的文學能夠融入中國文學的主流內，台灣作家也許不會再擔心自己欠缺優勢。部份海外讀者認為，台灣文學與大陸文學的許多流派相較，事實上相當成功。問題是，台灣的讀者必須要自己去作比較和判斷才能說服自己。

台灣引進大陸文學，一定會有些問題跟著產生。例如，大部份的「宣傳文學」或過度推崇社會主義的理念，台灣可能視為異端。我認為「容忍」是解決這個問題最好的方法。如果台灣只能「選擇性」的引進大陸文學，未免太可惜了。我聽說「許多大陸文學」出現在台灣市面——而實際台灣只引進極小部份的大陸文學，其中大部份都是最特別、社會主義色彩最淡薄的，通常是傷痕文學，才出現在台灣。這樣很可能誤導台灣的讀者，以為大陸人民的價值與品味與台灣相當，因此讓台灣的人民更不能清楚的批評大陸文學的缺點。最重要的是台灣的讀者需要更有代表性的選擇大陸文學，才可能正確的瞭解、評估大陸的變遷。

作為一位當代中國文學的研究者，我個人非常高興看到大陸文學進入台灣市場，台灣的讀者可以幫助世界其他國家，自己判斷那些大陸文學作品有價值或者沒價值。另外，漠視國際版權協定，影響海峽兩岸的文學作品以及受到世界各國的接納，中國的科學家和學生也許從廉價盜印品獲益匪淺，但是海峽兩岸的作家，也因此被歐、美出版商拒在門外，不肯主動替他們出書。而且，外國的中國研究專家在翻譯中國人的作品時，也可以不受到版權的保護。這個問題愈來愈嚴重。我希望台灣和大陸的作家，可以共同想辦法先解決彼此之間的版權問題，再解決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版權問題。如此，兩岸的作家權益才會在世界各地受到合法的保護與出版。

汪曾祺，1920年出生，西南聯大國文系畢業，是著名老作家沈從文的得意弟子。反右派運動中，他被下放到張家口的沙嶺子當農業勞動者。1964年江青徵調他寫著名的樣板戲「沙家浜」。1979年四人幫垮台，大陸思想有了空前的解放。有趣的是，他的小說「受戒」成了80年代中國文學解凍、融雪的表徵。「故里三陳」選自「晚飯花集」，這部書蒐集了汪曾祺從1981～1983年所寫的短篇小說。和「受戒」比起來，「晚飯花集」似乎趨於平淡、沈著，充滿對童年故鄉的懷念。對一個步入中年的人來說，或許童年的記憶反而更加真確。故鄉裡一個個原本看來再平凡不過的人物，經過半輩子的滄桑後，才發覺他們竟是那樣的可愛、可敬。「晚飯花集」裡具體表現了汪曾祺吸收傳統筆記小說加以再創造的「散文小說」的新形式。

看來中國大陸文壇在長期教條主義和政治主義後，開始寫比較潤澤精巧的因素。在創作實踐上的汪曾祺無疑是大陸文學融雪，始作俑者之一。

故

里

陳

撰文 ■ 汪曾祺

陳小手

我們那地方，過去極少有產科醫生。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請老娘。什麼人家請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一家宅門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爺、小姐，差不多都是一個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戶，生人怎麼行？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況，哪個年長的女佣人可以當她的助手，當「抱腰的」，不須臨時現找。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個老娘「吉祥」，接生順當。——老娘家都供著送子娘娘，天天燒香。誰家會請一個男性的醫生來接生呢？——我們那裡學醫的都是男人，只有李花臉的女兒傳其父業，成了全城僅有的一位女醫人。她也不會接生，只會看內科，是個老姑娘。男人學醫，誰會去學產科呢？都覺得這是一樁丟人、沒出息的事，不屑為之。但也不是絕對沒有。陳小手就是一位出名的男性產科醫生。

陳小手的得名是因為他的手特別小，比女人的手還小，比一般女人的手還更柔軟細嫩。他專能治難產。橫生、倒生，都能接下來（他當然也要借助於藥物和器械）。據說因為他的手小，動作細膩，可以減少產婦很多痛苦。大戶人家，非到萬不得已，是不會請他的。中小戶人家，忌諱較少，遇到產婦胎位不正，老娘就會建議：「去請陳小手吧。」

陳小手當然是有個大名，但是都叫他陳小手。

接生，耽誤不得，這是兩條人命的事。陳小手餵著一匹馬。這匹馬渾身雪白，無一根雜毛，是一匹走馬。據懂馬的行家說，這馬走的腳步是「野雞柳子」，又快又細又勻。我們那裡是水鄉，很少人家養馬。每逢有軍隊的騎兵過境，大家就爭著跑到運河堤上去看「馬隊」，覺得非常好看。陳小手常常騎著白馬趕著到各處去接生，大家就把白馬和他的名字聯繫起來，稱之為「白馬陳小手」。

同行的醫生，看內科的、外科的，都看不起陳小手，認為他不是醫生，只是一個男性的老娘。陳小手不在乎這些，只要有人來請，立刻跨上他的白馬，飛奔而去。正在呻吟慘叫的產婦聽到他的馬脖子上的鑾鈴的聲音，立刻就安定了一些。他下了馬，即刻進產房。過了一會（有時時間頗長），聽到哇的一聲，孩子落地了。陳小手滿頭大汗，走了出來，對這家的男主人拱拱手：「恭喜恭喜！母子平安！」男主人滿面笑容，把封在紅紙裡的酬金遞過去。陳小手接過來，看也不看，裝進口袋裡，洗洗手，喝一杯熱茶，道聲「得罪」，出門上門。只聽見他的馬的鑾鈴聲「噠噠噠」……

走遠了。

陳小手活人多矣。

有一年，來了聯軍。我們那裡那幾年打來打去的，是兩支軍隊。一支是國民革命軍，當地稱之為「黨軍」；相對的一支是孫傳芳的軍隊，孫傳芳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他的部隊就被稱為「聯軍」。聯軍駐紮在天王廟，有一團人。團長的太太（誰知道是正太太還是姨太太），要生了，生不下來。叫來幾個老娘，還是弄不出來。這太太殺豬也似的亂叫。團長派人去叫陳小手。

陳小手進了天王廟。團長正在產房外面不停地「走柳」。見了陳小手，說：

「大人、孩子，都得給我保住！保不住，要你的腦袋！進去吧！」

這女人身上的脂油太多了，陳小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把孩子掏出來了。和這個胖女人較了半天勁，累得他筋疲力盡。他迤裡歪斜走出來，對團長拱拱手。

「團長！恭喜您，是個男仔子，少爺！」

團長呲牙笑了一下，說：「難為你了！——請！」

外邊已經擺好了一桌酒席。副官陪著。陳小手喝了兩盅。團長拿出二十塊現大洋，往陳小手面前一送：

「這是給你的！——別嫌少哇！」

「太重了！太重了！」

喝了酒，揣上二十塊現大洋，陳小手告辭了：「得罪！得罪！」

「不送你了！」

陳小手出來天王廟，跨上馬。團長掏出槍來，從後面一槍就把他打下來了。

團長說：「我的女人，怎麼能讓他摸來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許碰！這小子，太欺負人了！日他奶奶！」

團長覺得怪委屈。

陳 四

陳四是個瓦匠，外號「向大人」。

我們那個城裡，沒有多少娛樂。除了聽書，瞧戲，大家最有興趣的便是看會，看迎神賽會，——我們那裡叫做「迎會」。

所迎的神，一是城隍，一是都土地。城隍老爺是陰間一縣之主，但是他的爵位比陽間的縣知事要高得多，敕封「靈應侯」。他的氣派也比縣知事要大得多。縣知事出巡哪有這樣威嚴，這樣多的儀仗隊伍，還有各種雜耍玩藝的呢？再說打我記事起，就沒見過縣知事出巡過，他們只是坐了一頂小轎或坐了自備的黃包車

到處去拜客。都土地東西南北四城都有，保佑境內的黎民，地位相當於一個區長。他比活著的區長要神氣得多，但比城隍菩薩可就差了一大截了。他的爵位是「靈顯伯」。都土地都是有名有姓的。我們居住的東城的都土地是張巡。張巡為什麼會到我的家鄉來當都土地呢？他不是戰死在我們那裡的，這一點我始終沒有弄明白。張巡是太守，死後為什麼倒降職成了區長了呢？我也不明白。

都土地出巡是沒有什麼看頭的，短簇簇的一群人，打著一些稀稀落落的儀仗，把都天菩薩（都土地為什麼被稱為「都天菩薩」，這一點我也不明白）抬出來轉一圈，無聲無息地，一會兒就過完了。所謂「看會」，實際上指的是看賽城隍。

我記得的賽城隍是在夏秋之交，陰曆的七月半，正是大熱的時候。不過好像也有在十月初出會的。

那真是萬人空巷，傾城出觀。到那天，凡城隍所經的耍鬧之處的店舖就都做好了準備：燃香燭，掛宮燈，在店堂前面和臨街的櫃台裡面放好了長凳，有樓的則把樓窗全部打開，燒好了茶水，等著東家和熟主顧人家的眷屬光臨。這時正是各種瓜果下來的時候，牛角酥、奶奶亨（一種很「圓」的香瓜）、紅瓢西瓜、三白西瓜、鴨梨、檳子、海棠、石榴，都已上市，瓜香果味，飄滿一街。各種賣吃食的都出動了，爭奇鬥勝，吟叫百端。到了八九點鐘，看會的都來了。老太太、大小姐、小少爺。老太太手裡拿著檀香佛珠，大小姐衣襟上掛著一串白蘭花。佃人手裡提著食盒，裡面是興化餅子、綠豆糕，各種精細點心。

遠遠聽見鞭炮聲、鑼鼓聲，「來了，來了！」於是各自坐好，等著。

我們那裡的賽會和魯迅先生所描寫的紹興的賽會不盡相同。前面並無所謂「塘報」。打頭的是「拜香的」。都是一些十六七歲的小伙子，光頭淨臉，頭上繫一條黑布帶，前額綴一些紅絨球，青布衣衫，赤腳草鞋，手端一個紅漆的小板凳，板凳一頭釘著一個鐵管，上插一支安息香。他們合著節拍，依次走著，每走十步，一齊回頭，把板凳放在地上，算是一拜，隨即轉身再走。這都是為了父母生病到城隍廟許了願的，「拜香」是還願。後面是「掛香」的，則都是壯漢，用一個小鐵鉤勾進左右手臂的肉裡，下繫一個帶子的錫香爐，爐裡燒著檀香。掛香多的可至香爐三對，這也是還願的，後面就是各種玩藝了。

十番鑼鼓音樂篷子，一個長方形的布篷，四面綉花篷檐，下綴走水流蘇。四角支竹竿，有人撐著。裡面是吹手，一律是笙簫細樂，邊走邊吹奏。鑼鼓篷悉有

五七篷，每隔一段玩藝有一篷。

茶擔子，金漆木桶，桶口翻出，上置一圈細瓷茶杯，桶內和杯內都裝了香茶。

花擔子，鮮花裝飾的擔子。

挑茶擔子、花擔子的扁擔都極軟，一步一顫。腳步要勻，三進一退，各依節拍，不得錯步。茶擔子、花擔子雖無很難的技巧，但幾十副擔子同時進退，整整齊齊，亦頗婀娜有致。

舞龍。

舞獅子。

跳大頭和尚戲柳翠。

跑旱船。

跑小車。

最清雅好看的是「站高局」。下面一個高大結實的男人，挺胸調息，穩穩地走著，肩上站著一個孩子，也就是五六歲，都扮成戲，青蛇、白蛇、法海、許仙、關、張、趙、馬、黃、李三娘、劉知遠、咬臍郎、火公寶老……他們並無動作，只是在大人肩上站著，但是衣飾鮮麗，孩子都長得清秀伶俐，惹人疼愛。「高局」不是本城所有，是花了大錢從揚州請來的。

後面是高蹺。

再後面是跳判的。判有兩種，一種是「地判」，一文一武手執朝笏，邊走邊跳。一種「抬判」。兩根杉篙，上面綁著一個特製的圈椅，由四個人抬著。圈椅上蹲著一個判官。下面有人舉著一個紮在一根細長且薄的竹片上的紅綢做的蝙蝠，逗著判官。竹片極軟，有彈性，忽上忽下，判官就追著蝙蝠，做出各種帶舞蹈性的動作。他有時會跳到椅背上，甚至能在上面打飛腳。抬判不像地判只是在地面做些滑稽的動作，這要是會一點「輕功」的。有一年看會發現跳抬判的竟是我的小學的一個同班同學，不禁啞然。

迎會的玩藝到此就結束了。這些玩藝的班子，到了一些大店舖的門前，店舖就放鞭炮歡迎，他們就會停下來表演一會；或繞兩個圈子。店舖常有犒賞。南貨店送幾大包蜜棗，茶食店送糕，藥店送涼藥洋蔥，綢緞店給各班掛紅，錢莊則乾脆扛出一錢板一錢板的銅元，俵散眾人。

後面才真正是城隍老爺（叫城隍為「老爺」或「菩薩」都可以，隨便的）自己的儀仗。

前面是開道鑼。幾十面大鑼同時敲動。鑼極大，得吊在一根桿子上，前面擔在一個人的肩上，後面的人擔著桿子的另一頭，敲。大鑼的節奏是非常單調的：（鑼槌一擊）定定（槌柄兩擊鑼面）哐定定哐，哐定定哐定定哐……如此反覆，絕無變化。唯其單調所以

顯得很莊嚴。

後面是虎頭牌。長方形的木牌，白漆，上畫虎頭，黑漆扁宋體黑字，書「肅靜」、「迴避」、「敕封靈應侯」、「保國佑民」。

後面是傘——萬民傘。傘有多柄，都是各同業公會所獻，彩綵綉花，緝絲平金，各有特色。我們縣裡最講究的幾柄傘卻是紙傘。硠石所出。白宣紙上紮出芥子大的細孔，利用細孔的虛實，襯出蟲魚花鳥。這幾柄宣紙傘後來被城隍廟的道士偷出來拆開一扇一扇地賣了，我父親曾收得幾扇。我曾看過紙傘的殘片真是精細絕倫。

最後是城隍老爺的「大駕」。八抬大轎，抬轎的都是全城最好的轎夫。他們踏著細步，穩穩地走著。轎頂四面鵝黃色的流蘇均勻起伏擺動著。城隍老爺一張油白大臉疏眉細眼，五縷長鬚，蟒袍玉帶，手里捧著一柄很大的折扇，端端地坐在轎子裡。這時，人們的臉上都嚴肅起來了，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城隍誠恐，不勝屏營待命之至。

城隍老爺要在行宮（也是一座廟裡）待半天，到傍晚時才「回宮」。回宮時就只剩下少許人扛儀仗執事，抬著轎子，飛跑著從街上走過，沒有人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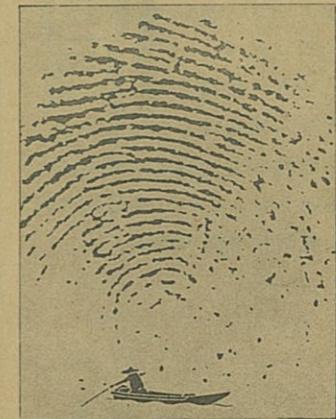
且說高蹺。

我見過幾個地方的高蹺，都不如我們那裡的。我們那裡的高蹺，一是高，高至丈二。踩高蹺的中途休息，都是坐在人家的房檐口。我們縣的踩高蹺的都是瓦匠，無一例外。瓦匠前面有兩個「開路」的，一手執兩個棒槌，不停地「郭郭，郭郭」地敲著。一手執小銅鑼，敲著「光光，光光」。他們的聲音合在一起，就是「郭郭，光光；郭郭，光光」。我總覺得這「開路」的來源是頗久遠的。老遠地聽見「郭郭，光光」，就知道高蹺來了，人們就振奮起來。

高蹺隊打頭的是漁、樵、耕、讀。就中以漁公、漁婆最逗。他們要矮身蹲在高蹺上橫步跳來跳去做釣魚撒網各種動作，重心很不好掌握。後面是幾齣戲文。戲文以《小上墳》最動人。小丑和旦角都要能踩「花梆子」碎步。這一齣是帶唱的。唱的腔是柳枝腔。當中有一齣「賈大老爺」。這賈大老爺不知何許人，只是一個衛役戲弄他，賈大老爺不時對著一個夜壺口喝酒。他的顛頂總是引得看的人大笑。殿底的「火燒向大人」。三個角色：一個鐵公雞，一個張嘉祥，一個向大人。向大人名榮，是清末的大將，以鎮壓太平天國有功，後死於任。看會的人是不管他究竟是誰的，也不論其是非功過，只是看扮向大人的「演員」的功夫。那是很難的。向大人要在高蹺上跨馬，在高蹺上

鍾喬 著

在血泊中航行



定價 / 80元
郵撥 8 折

陳泥鰌來了，看了看。他知道橋洞裡有一塊石頭，突出一個尖角（他小時候老在洞裡鑽來鑽去，對洞裡每一塊石頭都熟悉）。這女人大概是身上衣服在這個尖角上絆住了。這也是個巧勁兒，要不，這樣猛的水流，早把她沖出來了。

「十塊現大洋，我把她弄出來。」

「十塊？」公益會的人吃一驚，「你要得太多了！」

「是多了點。我有急用。這是玩命的事！我得從橋洞西口順水竄進橋洞，一下子把她撥拉動了，就算成了。就這一下，一下子撥拉不動，我就會塞在橋洞裡，再也出不來了！你們也都知道，橋洞只有肩膀寬，沒法轉身。水流這樣急，退不出來。那我就只好陪著她了。」

大家都說：「十塊就十塊吧！這是砂罐搗蒜，一錘子！」

陳泥鰌把渾身衣服脫得光光的，道了一聲「對不起了！」縱身入水，順著水流，筆直地竄進了橋洞。大家都捏一把汗。只聽見欸的一聲，女屍沖出來了。接著陳泥鰌從東西洞口凌空竄進了水面。大家伙發了一聲喊：「好水性！」

陳泥鰌跳上岸來，穿了衣服，拿了十塊錢，說了聲「得罪得罪！」轉身就走。

大家以為他又是進賭場、進酒店了。沒有，他徑直地走進陳五奶奶家裡。

陳五奶奶守寡多年。她有個兒子，去年死了，兒媳婦改了嫁，留下一個孩子。陳五奶奶就守著小孫子過，日子很折騰。這孩子得了急驚風，渾身滾燙，鼻翅扇動，四肢抽搐，陳五奶奶正急得兩眼發直。陳泥鰌把十塊錢交在她手裡，說：「趕緊先到萬全堂，磨一點羚羊角，給孩子喝了，再抱到王淡人那裡看看！」

說著抱了孩子，拉了陳五奶奶就走。

陳五奶奶也不知哪裡來的勁，跟著他一同走得飛快。

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急就

想不到一會，他笑嘻嘻地爬上岸來了！

他在通湖橋下住。非遇風浪險惡時，救生船一般是不出動的。他看看天色，知道湖裡不會出什麼事，就待在家裡。

他也好義，也好利。湖裡大船出事，下水救人，這時是不能計較報酬的。有一次一只裝豆子的船在琵琶湖炸了，炸得粉碎。事後知道，是因為船底有一道小縫漏水，水把豆子浸濕了，豆子吃了水，突然間一齊膨脹起來，「砰」的一聲。

把船撐炸了——那力量是非常之大的。船碎了，人掉在水裡。這時跳下水救人，能要錢麼？民國二十年，運河決口，陳泥鰌在激浪裡救起了很多人。被救起的都已經是家破人亡，一無所有了，陳泥鰌連人家的姓名都沒有問，更談不上要什麼酬謝了。在活人身上，他不能討價；在死人身上，他卻是不少要錢的。

人淹死了，屍首找不著。事主家裡一不願等屍首泡脹了漂上來，二不願屍首被「四水捋子」鉤得稀爛八糟，這時就會來找陳泥鰌。陳泥鰌不但水性好，且在水中能睜眼見物。他就在出事地點附近，察看水流風向，然後一個猛子紮下去，潛入水底，伸手摸觸。幾個猛子之後，他準能把一個死屍托上來。不過得事先講明，撈上來給多少酒錢，他才下去。有時討價還價，得磨半天。陳泥鰌不著急，人反正已經死了，讓他在水底多待一會沒事。

陳泥鰌一輩子沒少掙錢，但是他不置產業，一個儲蓄也沒有。他花錢很撒漫，有錢就喝酒尿了，賭錢輸了。有的時候，也偷偷地周濟一些孤寡老人，但囑咐千萬不要說出去。他也不要娶老婆。有人勸他成個家，他說：「瓦罐不離井上破，大將難免陣頭亡。淹死會水的。我成天跟水鬧著玩，不定哪天龍王爺就把我請了去。留下孤兒寡婦，我死在陰間也不踏實。這樣多好，吃飽了一家子不飢，無牽無掛！」

通湖橋橋洞裡發現了一具女屍。怎麼知道是女屍？她的長頭髮在洞口外飄動著。行人報了鄉約，鄉約報了保長，保長報到地方公益會。橋上橋下，圍了一些人看。通湖橋是直通運河大閘的一道橋，運河的水由橋下流進澄子河。這座橋的橋洞很高，洞身也很長，但是很狹窄，只有人的肩膀那樣寬。橋以西，橋以東，水面落差很大，水勢很急，翻花捲浪，老遠就聽見轟轟的水聲，像打雷一樣。大家研究，這女屍一定是從大閘閘口沖下來的，不知怎麼會卡在橋洞裡了。不能就讓她這麼在橋洞裡堵著。可是誰也想不出辦法，誰也不敢下去。

去找陳泥鰌。

坐轎，——兩隻手抄在前面，「存」著身子，兩只腳（兩只蹠）一蹠一蹠地走，有點像戲台上「走矮子」。他還能在高蹠上做「探海」、「射雁」這些平地上也不好做的高難動作（這可真是「高難」，又高又難）。到了挨火燒的時候，還要左右躲閃，簸腦袋，甩鬚鬚，連連轉圈，到了這時，兩旁店舖裡的看會人就會炸雷也似地大聲叫起「好」來。

擅長表演向大人的，只有陳四，別人都不如。

到了會期，陳四除了在縣城表演一回，還要到三垛去趕一場。縣城到三垛，四十五里。陳四不卸裝，就登在高蹠上沿著澄子河堤趕了去。趕到那裡，準不誤事。三垛的會，不見陳四的影子，菩薩的大駕不起。

有一年，城裡的會剛散，下了一陣雷暴雨，河堤上不好走，他一路趕去，差點沒摔死。到了三垛，已經誤了。

三垛的會首喬三太爺抽了陳四一個嘴巴，還罰他當眾跪了一炷香。

陳四氣得大病了一場。他發誓從此再也不踩高蹠。

陳四還是當他的瓦匠。

到冬天，賣燈。

冬天沒有什麼瓦匠活，我們那裡的瓦匠冬天大都以糊紙燈為副業，到了燈節前，擺攤售賣。陳四的燈攤就擺在保全堂廊檐下。他糊的燈很精緻。荷花燈、綉球燈、兔子燈。他糊的蛤蟆燈，綠背白腹，背上白粉點出花點，四隻爪子是活的，提在手裡，來回劃動，極其靈巧。我每年要點他一盞蛤蟆燈，接連點了好幾年。

陳泥鰌

鄰近幾個縣的人都說我們縣的人是黑屁股。氣得我的一個姓孫的同學，有一次當著很多人褪下了褲子讓我看，「你們看！黑嗎？」我們當然都不是黑屁股。黑屁股指的是一種救生船。這種船專在大風大浪的湖水中救人、救船，因為船尾塗成黑色，所以叫做黑屁股。說的是船，不是人。

陳泥鰌就是這種救生船上的一個水手。

他水性極好，不愧是條泥鰌。運河有一段叫清水潭。因為民國十年、民國二十年都曾在這裡決口，把河底淘成了一個大潭。據說這裡的水深，三篙子都打不到底。行船到這裡，不能撐篙，只能蕩槳。水流也很急，水面上掠著一個一個漩渦。從來沒有人敢在這裡游水。陳泥鰌有一次和人打賭，一氣游個來回。當中有一截，他半天不露腦袋，半天半天，岸上的人以為他沉了底，

「七山一水兩分田」。1942年出生的中國大陸作家——古華，這樣形容中國以及他的出生地。生長在僻遠的山區，曾經三度失學。生命中的多數時間裡一直是個「爬在地上的」幹活的種田人，古華卻從小就懷抱「走出大山」的創作夢。然而，跟多數大陸作家的命運一樣，直到1980年，古華才在「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的新政策下，選入「中國作協」研習，同時完成成名作「芙蓉鎮」。「芙蓉鎮」之後，古華才真正成為一個專業的文字工作者。「議價魚」寫于1985年3月。小說從一對表姐妹排隊買魚的簡單對話，描寫整個大陸，經過「文革」後以及人的生活、生活中的倫理結構，價值觀的質變——正如他的其他短篇小說中多數作品一樣，古華不寫政治的對錯，他恆常寫他觀察到的、退行的政治對於人所造成的扭曲、迫害、壓抑，和人在適應後的反嘲諷。古華的每一篇作品，都包藏一根溫溫的梗刺。

價

魚

撰文■古華

菜市場裡出售活活跳躍的青魚，買魚的男女老幼立即排成了長龍。長龍拐了個大「之」字，尾巴直甩出市場門口。有什麼法子呢？這城市遠離湖泊、河流、大海，附近也沒有大水庫，平日供應的多半是鹹魚、冰凍魚、罐頭魚，難得賣上一回鮮魚。我本從菜市場口路過，一碰上這機緣，不由得也加入了買魚的隊伍。前面起碼排有百十人，我身後更是一字長蛇陣。一位圍著黑色人造革圍兜的菜場工作人員，拿個鐵皮廣播筒在穩定軍心：「依次排隊，敞開供應，敞開供應……」

一時間，這長長的隊列又成了熟人見面、朋友聊天、互道平安的場所。自然也提供了插隊夾人的好機緣。我沒有碰到熟人，我前邊的一位西裝筆挺的女同志也沒有碰到熟人。她側過身子站著，肩上掛了只咖啡色人造革皮包，於鬧中取靜，雙手靈巧地編織著一件金字塔花格毛衣。一頭悠青的披肩髮。嘴裡也閒不住，在輕輕哼著「我的中國心」哩。

「哎呀呀，好妹妹，你可是叫我好找呢！」

一個穿著入時、身子富態的中年婦女，手上繞了個網絲兜，從橫刺裡插了上來，在青年女子身邊站下了，聲音濁重的像個男人。青年女子也是一怔：

「表姐？真巧！都快一年沒見面了……你住的那麼遠，收到無線電了？」

「哪裡，哪裡。我是順路來看看你。先到了你們單位，你們單位的人說你剛走一會兒，估計是到菜場買菜來了。」

「一成了家，每天上班忙公務，下班忙家務，親戚間的走動就少了。」

「有了小男人，每日裡只顧恩恩愛愛，還有不把表姐親戚們都忘記了的……也難怪你們，人人都是這麼過來的。頭年甜，二年苦，三年四年賽老母……」

真是一個婆娘一面鑑。她們的對話，使得排在前邊的人都回過了頭。年輕女子沒邀請，中年婦女也沒忙於插進隊伍來。看來她很懂得凡事都要講究點策略，不要太顯形顯眼。

「好妹妹，你倒是越長越漂亮了。」

「看你罷——，表姐，都三十出頭了，腰也粗，腿也肥，長不像冬瓜，扁不像南瓜，什麼漂亮不漂亮？」

「聽聽你的這張嘴！還那麼刻薄不饒人。不用你編派，表姐自己也明白，心寬體胖，腰粗腿肥，加上人老珠黃——」

「怪罪，怪罪。來來，表姐你與其站著跟我講話，不如站到我前邊來……住在這城裡，什麼供應都過得

去，就是吃魚難……」

順理成章，身子富態的中年婦女進了隊伍。她們前邊的人不會有意見，我這排在後邊的，也不便去打擾她們的趣談。何況在隊伍裡找到了熟人，呱啦上了，算合理夾仁。城市裡人司空見慣的現象。只有那些誰也不相識的人，若要硬夾仁，才會惹得噓聲四起，非被撞出來不行。

「怎麼樣？好妹妹，該買兩條紅鯉魚，坐坐喜了？」

「看你说的！表姐。我們是雙職工，要房沒房，要錢沒錢，連個小阿姨都請不起。兩邊的老人又都要負擔，哪裡養得起娃娃？」

她們的聲音放低了。不管樂不樂意，她們的私房話，我句句聽得清。我還得不時地提醒她們，注意跟著隊伍朝前移，移。

「唉唉！老人，老人，誰家都有煩心的老人。做家務不能做，帶娃娃不能帶，可得給生活費，月月不能少。他們才不替做女兒、女婿的想想哩。只曉得兒子、媳婦要盡孝道，要承擔贍養老人的責任？啊啊，對了，妹妹，你父親他老人家近來身體可好？腰痛的老病發沒復發？」

「多謝多謝。爹他一直住在我哥家。可我嫂子不孝順他。把老人當包袱……我嘛，講心裡話，跟爹沒感情。你知道，我剛滿周歲，媽就死了，爹就因歷史問題，去勞動改造，一去就是二十年。他的歷史問題可坑了我。十六歲就被下放到農村，招不了工，上不了學，參不了軍。背著這個沒撫養過我的歷史反革命父親的大黑鍋……直到現在，我對他老人家只有義務。我們這一代人倒楣，過去受株連，今天盡義務……」

「好妹妹，我何嘗又不是這樣？當然，我媽媽倒是三代貧苦出身。二十九歲上守了寡，死活帶大了我們姐弟兩個……前些年街道上憶苦思甜，回回都有她上場。」

「我要有個表姐這樣的媽媽就好了。母親母親，總是自己的閨女最親。什麼惱人的事，煩人的話，別處講不得，總可以告訴自己媽媽。」

「媽媽……也只是媽媽。你是沒有媽，才想要媽。」「你……表姐，姨媽不是跟你住在一起嗎？」

「早不住了。住到她兒子家去了。兒子孝順，兒媳婦賢慧，勝過了她親閨女，這可是她老人家的話，我一個字都沒拉下。不過好景不常，她那賢慧的兒媳婦最近也開始斜起眼睛看她哩！」

「你和姨媽老人家怎麼鬧的？」

「還不是擺老資格？繼續憶苦思甜，經常眼淚一把，

鼻涕一把。她女婿穿西裝，她看不順眼。我穿連衣裙，她講我也不看看自己的年紀！這也看不慣，那也看不慣，還要經常陪她上醫院，無病哼哼，小病大養。後來，我們也就只好請她老人家自便，「去替他兒子抱娃娃。」

「那你們按月給老人家生活費嗎？」

「生活費？她如今是替她兒子帶人，當保姆，憑勞力吃飯，反倒要我們給生活費？誰養活誰啦？」

「啊，我倒是按月給了父親生活費。」

「給多少？」

「連吃飯、穿衣、零花，每月這個數。」

青年女子舉起了三個指頭。十五元？中年婦女吐了吐舌頭。乖乖咚地咚，太虧了，每月十五塊錢丟進了水裡。那老東西可是一天也沒撫養過她。

她們的談話沉默了一刻。前邊的隊伍越來越短了，距離魚攤子越來越近了。

「好妹妹，告訴你一個消息。我們最近跟舅舅聯繫上了。」身子富態的中年婦女，雙眉揚了揚，忽又按捺不住心頭的什麼機密似地，對青年女子說。

「舅舅？表姐倒有個舅舅？什麼舅舅？」

「你不信？表姐還會哄你？舅舅就是舅舅，就是我媽的親老兄。」

「在哪裡？」

「在美國。」

「喲？海外關係？怎麼從沒聽說過？前些年沒少受株連吧？」

「沒沒沒。『四清』運動那年，我媽倒是要去找工作隊交代，說有個老兄四九年被抓丁，是去了台灣，下落不明。可被我及時止住了，封了口。天呀，都老糊塗了。人家沒揭發，沒審查，你自找晦氣自倒霉？你苦大仇深，只管訴舊社會的苦就是了。我媽聽了我的話，全家人才沒受株連，社會關係才沒摻雜。」

「表姐，虧了你……也是你走運。」

「我舅舅後來從台灣去了美國，開了餐館。如今是一家公司的經理，資本家。都給我們來過三封信了。」

「舅舅，這樣的舅舅，如今可是香餃餃了，貴重得很了。」

「可不是。他那些信，寫的多好，多親人。他說他是炎黃子孫，縱使身在海外，身穿洋服，也是個中國人……我這人愛動感情，每回一讀這些信，就要紅眼睛。我舅舅雖然至今沒有跟我見過面，可我真覺得是天天和他生活在一起似的親近！」

「最主要的，是你們家的電器化，四大件，喊聲來，就會來了。」

綠

園

人

員

楊師傅來到大院門口，見傳達室的矮屋前停著好些自行車、吉普車。他被警衛攔住了。楊師傅解釋說，自己原先也在大院裡工作，而且是綠園的人員……五年前他退了休，讓兒子頂了職。警衛聽他這一說，態度似乎和氣了許多，笑著指了指傳達室，示意他去驗證件，填會客單。唉，如今警衛、傳達都新換了人，在早先，誰還不認識在綠園工作了二、三十年的楊師傅？一早一晚見了他，誰還不打聲呼聲：「楊師傅，早上好！」「楊師傅，下班了？」

綠園位於大院深處靠綠湖公園的一角。正是綠樹婆娑，碧水微笑，花草含嬌。一向為常委們舉行重要會議的場所，也是上級來的貴賓們的下榻處。還接待過好幾回外國元首。小餐廳、小賣部、小劇場、小放映間、小游泳池，一應設施都有。原先還有座小舞廳，後來改成會議廳兼會客廳用了。為了修造這些亭台水榭，還曾經被中央通報批評過。有關領導也曾經作過深刻檢討。但既完工落成，總不能讓它空著閑著，去給蜘蛛結網，鼠兔鑽洞。雖費周折，還是啟用了。小餐廳旁邊有間小理髮室，只有兩位政治可靠手藝高的理髮師，為首長們服務。平常日子，也可為本園一般人員推、剪、燙、吹。但首長一來，就應立即退避。首長們會議多，工作忙，時間緊，總不能要他們坐下來排隊、久等。

綠園的門衛倒是和和氣氣，一聽楊師傅講他兒子在理髮室工作，又是頂的他的職，又有在大院門口填寫的會客單，便立即放行了。他只覺得圍牆比原先又高出了半米。園裡的花草比原先多了些品種，柏油路改鋪成花石子路，還新闢了兩處水榭，養著金魚，流著活水。還有那噴水蓮花，噴珠吐玉，如烟如霧，組成了圓葵形圖案，煞是好看……。理髮室倒是仍在原先的老地方，仍是原先的老樣子，一進三間，外一間掛衣物，中一間才是工作室，裡一間是休息室。只是新裝了窗式空調，一進門便涼悠悠、風爽爽的。怎麼？老趙頭也退休了？那正在給一個老者理髮的後生子，就是小趙了？自己看著他長大的哪！看來這理髮匠的手藝，也父子相傳了。

楊師傅的兒子楊蹻進正閑著，見是爹來了，竟有點慌亂，連忙起身讓坐，好像爹是微服私訪來了。小趙也親熱地叫過了伯父。

「幾年沒進園裡來了，隨便來走走看看……你們忙！你們忙。」楊師傅做出挺輕鬆的樣子說。其實他的頭髮鬍子都老長了。

「那倒不一定。我又不是看上了舅舅的東西……舅舅舅父，情同手足。我可是從小就缺少父愛，我母親二十九歲上守的寡……」

「日立彩電，日立洗衣機，日立電冰箱，日立組合收錄機……廣告上叫做『日立寶寶』，美滿家庭，必備『日立』！」

「好妹妹，你成了家，也越來越懂實惠……其實，我家裡有電視機，只是個九吋黑白的；洗衣機是國產單缸，老修老不轉，還有個小收錄機，是一個喇叭的……怕就怕，這些日立家用電器，我舅舅送得起，我每個月的電費卻花不起。」

「哎呀呀，東西還沒到手，就愁上電費花不起了？」

「鬼妹子，我就曉得你歪嘴咧筋，愛編派人……告訴你，我舅舅今年要回來探親。」

「表姐，你家可是大喜臨門呀。」

「可不。我和我們家的那口子，已經正式向單位寫了報告，提出申請，換房。孩子大了，我們家還是個兩居室。要照顧影響，外事活動麼！便是我單位上的人，我們家的那口子單位上的人，如今都對我們客氣氣，另眼相看。兩邊的領導上都已經來我們家看過房子，由他們去協商。如今這海外關係嘛，又特別是海外公司的經理，真值……」

身子富態的中年婦女，一口濁重的男人似的聲音，只顧自說自悅，大有滔滔不絕之勢。青年女子倒是沉默了。她為什麼沉默？是出於嫉妒？出於羨慕？出於某種私心雜念？還是她表姐口若懸河，一時沒容得上她插嘴？而我這個尾隨在她們隊列後邊的旁聽者，卻已經感覺出來，這兩個女人，氣質上頗有些不同。

「好妹妹，你怎麼了？我跟你講話，你都、你都……你心事都哪裡去了？」表姐忽然發覺了什麼似地住了口。她差點就要勸慰說：「不要緊，不要緊，到時間你可以見見你堂舅舅，我保險送你一雙美國長統襪。」

「表姐，我在想我爹。」

「好生生的，怎麼又想起了你爹？」

「他上了年紀，又有腰病，我應當把他接過來，跟我們住在一起。」

「噃噃，立地成佛當孝女啦！」

「我還在想我的堂姨媽。」

「你想到了我媽媽？」

「我也想把她老人家接過來。」

「鬼妹子，我怕你是神經不正常，犯了病？」

「我還想當一回紅娘。」

「越講越瘋。」

「把你媽介紹給我爹。讓我爹娶了你媽！」

「還有哪！表姐，不怕你不高興，還有哪！」

「還有什麼？鬼妹子，還有什麼瘋話？」

「我爹若真娶了你媽，你美國的舅舅回來探親，就該探我家啦！你聰明一世，怎麼糊塗一時？你要親敬你的閑舅佬，就該先孝敬好你的窮親媽！」

兩位女士沉默了。大約是想笑，笑不起，想哭，哭不出。便是我這個旁聽的，也沒笑出聲。只捂住了肚子，免得憋的肚子疼。

「女同志，你們來條幾斤的？」

隊伍已經排到了頭。戴著黑色人造革圓兜的營業員發問。其時兩位女同志都在發怔，原來魚攤子前放了個小黑板，上寫「議價鮮魚，每斤三元」。

「來條兩斤的。」青年女子收起了手裡一直編織著的毛線衣，從皮包裡拉出個塑膠料薄膜食品袋來。

「議價？如今什麼都興議價！」中年女同志卻漲紅了臉，氣忿忿地轉過身子就走了，頭都不回，連聲招呼都沒有打。白白排了老半天隊也在所不惜。

倒是青年女子覺得有什麼不妥似的，提了條兩斤多的青魚，追了上去。可惜她穿一套西裝，又是高跟鞋，走起路來體態很美，速度卻沒法加快。

「那倒不一定。我又不是看上了舅舅的東西……舅舅舅父，情同手足。我可是從小就缺少父愛，我母親二十九歲上守的寡……」

「日立彩電，日立洗衣機，日立電冰箱，日立組合收錄機……廣告上叫做『日立寶寶』，美滿家庭，必備『日立』！」

「好妹妹，你成了家，也越來越懂實惠……其實，我家裡有電視機，只是個九吋黑白的；洗衣機是國產單缸，老修老不轉，還有個小收錄機，是一個喇叭的……怕就怕，這些日立家用電器，我舅舅送得起，我每個月的電費卻花不起。」

「哎呀呀，東西還沒到手，就愁上電費花不起了？」

「鬼妹子，我就曉得你歪嘴咧筋，愛編派人……告訴你，我舅舅今年要回來探親。」

「表姐，你家可是大喜臨門呀。」

「可不。我和我們家的那口子，已經正式向單位寫了報告，提出申請，換房。孩子大了，我們家還是個兩居室。要照顧影響，外事活動麼！便是我單位上的人，我們家的那口子單位上的人，如今都對我們客氣氣，另眼相看。兩邊的領導上都已經來我們家看過房子，由他們去協商。如今這海外關係嘛，又特別是海外公司的經理，真值……」

身子富態的中年婦女，一口濁重的男人似的聲音，只顧自說自悅，大有滔滔不絕之勢。青年女子倒是沉默了。她為什麼沉默？是出於嫉妒？出於羨慕？出於某種私心雜念？還是她表姐口若懸河，一時沒容得上她插嘴？而我這個尾隨在她們隊列後邊的旁聽者，卻已經感覺出來，這兩個女人，氣質上頗有些不同。

「好妹妹，你怎麼了？我跟你講話，你都、你都……你心事都哪裡去了？」表姐忽然發覺了什麼似地住了口。她差點就要勸慰說：「不要緊，不要緊，到時間你可以見見你堂舅舅，我保險送你一雙美國長統襪。」

「表姐，我在想我爹。」

「好生生的，怎麼又想起了你爹？」

「他上了年紀，又有腰病，我應當把他接過來，跟我們住在一起。」

「噃噃，立地成佛當孝女啦！」

「我還在想我的堂姨媽。」

「你想到了我媽媽？」

「我也想把她老人家接過來。」

「鬼妹子，我怕你是神經不正常，犯了病？」

「我還想當一回紅娘。」

「越講越瘋。」

「把你媽介紹給我爹。讓我爹娶了你媽！」

「爹，我來給你理理髮、修修面？」兒子躊躇着看他的頭臉，手頭雪白的圍兜一抖，提議說。

「可我沒開票哩……也好，我回頭去補一張！」楊師傅坐上了轉椅，對面牆上的大鏡子立即把他的頭臉映了出來，果然是頭髮長、鬍子長了。他不禁暗自笑了，竟忽然想起一支小時候唱過的兒歌來：剃頭匠，頭髮長；轎夫哥，沒婆娘；縫衣匠，沒褲穿，泥瓦匠，沒屋場……。

躊躇給楊師傅繫上了雪白的滌棉圍布，墊上了噴過香水的柔軟毛巾，雙手動作輕巧靈活。接著小電剪嗚嗚地輕輕叫開了，先剪下兩邊的鬢角，後剪了後頸窩……看來躊躇這小子把他六十幾歲的爹也當作青年頭來擺弄了，也要替他蓄起長鬢角、大背頭來了。但楊師傅沒有吭聲，他今天倒要領教領教躊躇這小子的手藝。聽說他們都準備把「理髮室」改稱為「美容室」。於是他們這「理髮匠」也就要被尊稱為「美容師」了。這班小子！

楊師傅坐在轉椅上，任憑自己的兒子去伺弄。他倒是不時地看看鄰座上那位白髮蒼蒼的老者，臉上的皺紋風雨縱橫，正閉著眼睛，讓小趙師傅梳梳剪剪。這臉面好相熟，大約原先也在大院裡工作過……

楊師傅的頭髮正被剪了一半，忽見兩輛銀灰色轎車，「嗤」地一聲，在小餐廳門口停住了。一個秘書模樣的人，快步走了過來，說：

「小楊，小趙！閑人避避！先給馬書記、常書記理髮，十點鐘還有重要會議！」

小楊、小趙一聽這話，立即一人拿來一頂天藍色的厚絨布頭盔，不由分說地朝楊師傅和那老同志的頭上一扣，同聲說：

「請起！請起！到裡面去看看報紙，不叫你們，不要出來，這是這裡的規定！」

楊師傅十分納悶，看了一眼自己那鏡子裡邊的戴著天藍色頭盔的相貌，覺得十分滑稽。那白髮蒼蒼的老者也笑了一聲：

「乖乖！又給戴上了高帽子了哩！當然這高帽子不是紙糊的，嘻嘻嘻……」

楊師傅跟著那老者進了裡間休息。連著理髮室的房門立即被關上了，插上了。只聽得一個洪亮的聲音、一個溫和的聲音，同時在那邊響著：

「小楊！你爹近來身體怎樣？他退休後，我就再沒有見到他了！」

「小趙！有其父有其子，你的手藝強過了老趙師傅……你們工作上有什麼困難，盡管對我說說，我替你們解決……」

楊師傅聽得出來，跟自己兒子講話、聲音溫和的，

是市委一把手，粉碎「四人幫」後由副市長一職提拔上來的；而跟小趙師傅講話，聲音洪亮的，是市委的常務副書記，本來就姓常，因而大家稱他「常書記」，組織部長出身，是市委班子裡的實權派。

這裡間房子，倒也乾乾淨淨。放著幾把長靠椅，還有好幾份報紙。那老者裸露著被剃了半邊的腦殼，已經把藍色頭盔扔在椅子上了。他拿起報紙又看不下去，雙手在顫抖著，嘴裡鼻孔裡直出粗氣：

「這算什麼規定？這算什麼規定？大人物來理髮，我們老百姓就得戴了這新式高帽子來避避？！」

老者兩道如電的目光直射了過來，楊師傅渾身都震動了一下。這目光喚起了他的記憶……他心頭忽地一亮，輕輕呼喊出：

「老書記！是你，老書記，十五、六年不見，我都認不出你……」

「你是誰？你這也戴著新式高帽子的老弟……」

「我就是原先這裡理髮室裡的老楊頭呀，記得五十年代初，你工作再忙，每回來理髮，也總是跟大家一樣，坐在這椅子上排隊呀！可惜後來，這裡的圍牆越砌越高，花草越種越奇……」

「啊啊！老楊頭！老楊頭！看看我這記性……你也老了嘍！退休了？娃兒呢？就是剛才給你理髮的那小師傅？」

老者探過身子來，一把抓住了楊師傅的雙手，很動感情地搖著，問著。

「五年前，他頂了我的職……能在這綠園裡頂職，領導上看得起，我也費了大力氣……」楊師傅說著，眼睛裡湧出了淚花。他顛顛巍巍地站起來，雙手扶住了老者的肩頭，「老書記！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他們就把你打倒了，就再沒有見到你了……我都以為、以為你……」

「以為我見閻王去了？見馬克思去了？嗬嗬！我可是個打不死的程咬金哩！事隔十幾年，才給我落實了政策，讓我調回來，當顧問，還準備給安個政協主席……也是他們看得起，我也費了大力氣哩……」

兩個老人，一個「文革」前的市委老書記，一個退休的理髮師，各自將天藍色絨布頭盔戴正了，面對面地站著，感慨不已，驚詫不已。忽然楊師傅頭一昂，橫目立眼，像頭獅子似地憤怒了起來，轉身要去拉門、拍門，要去大喊大叫，但立即被一隻蒼勁有力的手按住了：「我剛回來，暫且不要為了這些小事，這些新規舊矩的，去打擾了他們，對不對？」

楊師傅回過身來，一把掀掉了頭上的藍色頭盔，扔到了屋角落去！然後哽咽著喉嚨，百感交集地喚了聲：

「老書記！……」

如

虧誰？懶管得。管這號男女偷情的事，背霉哩。看了汗穢，眼眶要發爛，眼皮子要長孢子哩。最好是讓何樂家裡的孫二娘來打翻一罐山西老陳醋，來演一齣「三岔口」，倒是大家看個熱鬧，提提精神，解解暑氣。

胖大嫂也懶得通風報信。如今給人通風報信，類似往領導上打小報告，傳出來名聲不好。何況偌大一座學院，只一個大門出進，還怕沒有人看見，沒人指指劃劃，沒人擠眉弄眼，沒人暗渡陳倉？誰人沒有丈夫？誰人沒有妻子？丈夫年盛易生外心，妻子美貌易被勾引，誰不懼怕、切齒這「第三者」？

有道是隔壁有耳，鴨蛋不通風還透鹽。終於，一天的中午兩點，何樂老師家的孫二娘到傳達室來了解，來證實：

「何樂那狗窩裡來了嬌客？」

胖大嫂微微笑著，沒吱聲，卻點了點頭。

「您看見進去的？」

孫二娘又問。胖大嫂煞有介事地翻閱著來客登記表。其實她一般也懶得讓人登記，又不是政要機關，一座破學校，有什麼可偷可搶的？

「學院這麼大，我不敢說人家進哪裡去了……您倒是可以去看看，那大樓口，是不是有輛破鳳凰女車……不知借的偷的。」

胖大嫂終於指點迷津。

教研大樓門口果然擺了一輛破鳳凰女車。管它借的偷的！

孫二娘要採取行動，消息不徑而走，立即驚動了一大班學校裡的閒散人員。他們都不約而同地穿著海綿拖鞋，悄無聲息地尾在孫二娘的身後，進了大樓，上了三層，來到何樂老師賴以栖身的斗室門口。這斗室只十來平方米大小，沒有側門、後門，無須著人前後把守。孫二娘見有這麼多人來給自己壯行色，精神越加激奮、亢進。

斗室房門虛掩著，裡頭也沒傳出什麼動靜。閒散人員的目光全都集中在孫二娘臉上。什麼樣的目光都有啊，挑唆、鼓勵、憐憫、嘲諷、慶幸……孫二娘的臉龐成了熱刺刺、火辣辣的焦點。馬上就有好戲看了！說不定，還能看到兩個光赤條條的人兒，摟抱在一起，正做那事兒。倒插花，仙姑戲老翁……活祿相，活電影。大開一次眼界，飽享一次眼福，滿足一次心理的、生理的企望、渴求。禁慾必生變態，變態必走極端。但這不算黃色電影、淫穢祿相。公安局和學校保衛科也不會找麻煩。值得樂得。樂得值得。

在這無情的斗室門口，孫二娘又悲又怒，想哭又想叫…人的感情總是複雜的。要不是有這麼多壯行色的人用各種目光、表情激勵著她，督促著她，她真需要

從別的方面補充些勇氣…終於，孫二娘控制住了自己的悲痛使悲痛轉化為滿腔的仇恨和怒火。她兩眼充血，劍眉倒豎，兩頰的顴骨比平時更加泛橫，雙手拳頭鐵緊了，渾身力氣拚足了，一腳踹開了房門，大叫：

「第三者！小娼婦！不要臉的第三者！臭娼婦，賣席子的！你勾引我男人，拆散我家庭！老娘今天要抓你去見官！跟你拚到底！」

可是同來的閒散人員們看得明白，斗室裡，那年輕女子與何樂老師，都一人捧了一本書坐在窗下，中間隔了張書桌在閱讀。絕對保持著「授受不親」的古老的規訓，古老的距離。

孫二娘冲進房來時，何樂老師首先起身阻擋並怒斥：「住口！什麼第三者？誰是第三者？」

「就是她，就是她！大家都看見了！第三者，第三者！小娼婦！狐狸精！」

孫二娘拍腿跳腳，大叫大嚷。比學校上下課的電鈴還清脆，比早起做操的大喇叭還嘹亮。

大家的目光已經集中到了那年輕秀麗的女子身上。那女子身高起碼一米七，一時間滿面春暉，秀眉高挑，大眼圓睜，矯健得像個運動員似的一個箭步沖上來，推開何樂老師，迅雷不及掩耳，左右開弓，啪啪兩聲脆響，就給孫二娘兩個嘴巴！一時竟把稱雄一方的孫二娘都打懵了……接著，但聽那秀麗女子邊哭邊罵：

「第三者！你才是真正第三者！臭不要臉的第三者！一九五八年搞大躍進，你這個運動幹部就勾引上了我爸爸，逼著他跟我媽離了婚！害得我媽領著一歲的我，無依無靠……我媽一九六七年在批鬥會上被人打成重傷，臨死前唯一的心願，就是想見一眼我爸……都是因了你這母夜叉……我跟我爸二十幾年沒見上面……這暑假，我萬里迢迢的來照顧我有病的爸，倒成了第三者啦？你們，你們的良心哪裡去了？你們的封建的傳統美德哪裡去了……你們還是高等學府，還算高等學府哇……」

秀麗女子又哭又鬧，又潑又辣。普通話可講得不怎麼的，雜了濃重的南方口音。仔細看上去，額上有了抬頭紋，是個大齡女子了呢。

何樂老師氣得渾身發抖，一邊請大家離開，一邊還要安慰自己的閨女。

「爸！向法院起訴，離了她……女兒替你做介紹，討個年輕漂亮脾氣好的，氣死她……」

孫二娘哭泣著，首先敗下陣去，竟覺得自己底氣不足，不是對手。尾隨著來看「活祿相」、「活電影」的閒散人員們，也一個個自覺沒趣，退下陣去。其中以那胖大嫂走得最為風快。沒有什麼奇怪的，她要趕回去守傳達室，如今偌大一座校園空落落的。

●訂閱全年12期1480元，半年6期750元。二年訂閱特價：2800元

●台灣地區學生優待：全年1380元 / 半年700元
請附學生證影本直接寄本社。二年學生訂閱特價：2600元

●永久訂戶：16,000元
優惠全年訂戶：凡在76年12月31日前訂閱一年者，可獲贈「公害大輸出」一本，並可參加人間二週年抽獎活動。

讀完這一期人間，如果您有一份激動和
感銘，請立刻採取行動，訂閱人間，實
踐您的理想・愛和希望。

收據號碼：

局號：

主管：

經辦員：

帳戶：

◎存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號	郵	郵
帳	戶	10087910	新	新
收款人	姓名	新臺幣	臺	臺
人間雜誌社		請用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未加一整字	經辦員	經辦員
		(郵遞區號)	郵	郵
		地址	人	人
		電話	帳	帳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號	郵	郵
帳	戶	10087910	新臺幣	新臺幣
收款人	姓名	請用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未加一整字	經辦員	經辦員
人間雜誌社		(郵遞區號)	郵	郵
		地址	人	人
		電話	帳	帳
		次	元	元

100

為什麼胃痛的時候， 你要選擇100倍制酸能力的健胃仙？

怎麼了？胃又不舒服了嗎？是不是最近三餐
不大正常，有一頓沒一頓的，還是工作忙碌，一
急胃就痛了呢！其實，大部份胃痛最初都是胃酸
過多造成的！

胃酸過多，會傷害胃壁，造成胃的不適

胃酸由胃壁所分泌，幫助消化我們吃的食物
但是過多的胃酸，輕者會傷害胃壁，致使胃部疼
痛；重則引發胃潰瘍或十二指腸潰瘍。所以對於
胃酸，我們實在不能掉以輕心。

通常生活緊張，情緒高亢都會刺激胃壁分泌
大量胃酸。暴飲暴食、酒精、咖啡等也容易造成
胃酸分泌過量。所以飲食正常、鬆弛心情都是避
免胃酸分泌過多的好方法。一旦胃酸分泌過多時
，就要選擇好的制酸劑。

選擇好的胃藥，請考慮胃藥的制酸能力

胃藥，和制酸能力有很大的相關性。

根據Goodman and Gilman's "The Pharmacological Basis of Therapeutic" 6th Edition, Chap 42, P996-997所述，選擇胃藥的準則
之一是“選用經證實具有高度制酸（或中和胃酸）能
力的製劑”。

體外胃酸中和能力的模擬測驗

由於我們無法在人體內進行“胃酸中和能力”的
測驗，所以通常在體外模擬狀況下進行，把標準
鹽酸溶液 (NHCl) 當做胃酸，以測驗各種胃藥
(制酸劑) 對標準鹽酸溶液的中和能力大小。

健胃仙經實驗證明，能中和100倍胃酸， 治療胃痛

健胃仙於體外模擬實驗中，證明一粒小小的
健胃仙 (重1.2gm) 可以中和121ml的胃酸(重143
gm)，亦即一粒健胃仙能中和100倍的胃酸。

正因為健胃仙具有這種制酸能力，可以迅速
吸收100倍胃酸，因此能有效地解除胃痛。

所以說，健胃仙是理想的制酸劑。像你現在
的狀況，服用一粒健胃仙，嚼在口裡，清清涼涼的
迅速解除胃的不適。還有，如果
你的生活形態、工作壓力無法立
即改善的話，你更應該特別照顧
自己的胃，
要隨時攜帶
健胃仙喔！



PARKE-DAVIS

派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桃園縣中壢市自強路3-1號 電話：(03)4520500

地區	年份	1 年	2 年
港澳區	NT : 1696元 (水運) US: 56.5	NT : 3232元 (水運) US: 107.7	
亞洲區	NT : 2404元 (空運) US: 80	NT : 4648元 (空運) US: 155	
歐美區	NT : 1900元 (水運) US: 63	NT : 3640元 (水運) US: 121	
	NT : 2644元 (空運) US: 88	NT : 5128元 (空運) US: 171	
	NT : 1900元 (水運) US: 63	NT : 3640元 (水運) US: 121	
	NT : 2872元 (空運) US: 95.7	NT : 5584元 (空運) US: 186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通 信 欄	
<input type="checkbox"/> 新訂戶	<input type="checkbox"/> 繼訂戶編號 _____
訂戶姓名：_____	
訂閱日期：從 年 月 起 至 年 月 止。金額 元	
電 話：	
地 址：	
職 義：	
<input type="checkbox"/> 請開收據	<input type="checkbox"/> 不開收據
收據地址：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一年訂費 1480元 半年訂費 750元

掛號投遞(每期另加郵費10元，全年120元)

此欄係備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
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